

鏡

鏡

月

版 出 月 十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鏡 花 月 全 書 一 冊

實 價 法 幣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作 者 馮 玉 奇
校 正 者 周 曉 光
發 行 人 張 瑛
出 版 者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九 弄 二 號 上 海 廣 藝 書 局

社會言情
長篇小說

鏡花月

（黃金禍續）

馮玉奇新著

一 家不和被人欺多事之秋

何玉明雖然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但是聰明往往反為聰明所誤。她只爲了一己之私，再加以章祖國的暗中挑弄是非；因此她就不顧手足之情，而且更忘了當初和弟弟站在一條陣線上把石福奪得來的困難，終於於忍無可忍的決心預備和弟弟健生打一場官司了。她叫祖國到王柏春律師那裏去商量進行這官司的辦法，自己因爲和魏家驛有過一番很自腦筋的辯論，所以她感到有點疲倦。正預備向二層內進去找到自己臥房裏略事休息，忽然那根欄杆外跳入一個男子來；却是被自己辭敬的惡僕阿頑。他手裏握了一把小刀，竟向自己身上直刺過來。

何玉明這時心中一急，這是非同小可。因爲弟弟是跟着家驛怒氣沖沖的走了，母親帶了杏春又進到家驛家內去了，家裏除了自己一個人之外，是只有門房間裏的趙大了。但趙大遠在大門口，那麼自己一個人將怎樣去對付他這一隻蠻不講理的豺狼呢？一面想，一面身子向後急退。但阿頑此刻的神經完全麻木了，他是並不肯放鬆的向玉明身上直撲過去。正在千鈞一髮之間，忽聽外面一陣皮鞋聲響進來。口中還叫着道：

「健生！健生！」

「救命！救命啊！」

一 家不和被人欺多事之秋

玉明一聽有人進來，一時也不去管他進來的是什麼人？就高聲地大喊起救命來了。經她這麼一喊，阿根心中就吃了一驚，到底謀害人家總有一點虛心，所以手裏握着的刺刀，不知怎麼的竟會沈重起來？因此他的手兒也瑟瑟地發抖得厲害。阿根究竟是個狡猾之徒，他覺得三十六着走爲上着，這就一骨絡翻身跳出欄杆去逃跑了。

這時玉明糊裏糊塗的已經跌到在地上了，她粉臉是漲紅得好像吃醉了酒，額角上也急得冷汗陣陣地冒上來。就在這時，外面走進來的不是別人，却是魏家驊的女兒麗英。麗英一見玉明倒在地上，心中也是一愕，連忙奔上去，把她扶起了身子。急急的問道：

「玉明姊姊！這……這是怎麼的一回事？是你在高呼救命嗎？」

「哼！何必要你假癡假呆的來問我？好好！你們串通一氣，竟然不顧念同胞手足之情，健生這沒有心肝的東西！不知聽了那個狐狸精的話？他……他竟然叫阿根來暗殺我了。」

玉明在站起身子之後，他的神經在過敏之下，忽然想到了阿根和健生本來是一隻襖統裏的。而且麗英此刻忽然到來，那明明是他們對付我有組織的行動。一時痛恨入骨，遂把麗英討厭地推開了。口裏雖然是罵着健生，但骨子裏當然是對準麗英而罵的了。麗英不是一個呆笨的人，雖然她覺得是太受一點兒委屈，不過她還弄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於是皺眉問道：

「玉明姊姊！你現在說的什麼話？剛才阿根來暗殺你的嗎？他……他有這麼大的胆量！人到那裏去了？這奴才王法都沒有了，那還當了得！」

「什麼了不得了？你此刻到這裏來做什麼？是不是健生叫你看我到底有沒有……阿根

暗殺了？可是你來得太早一步，要不然，我也許真的會在這奴才的刺刀下，血汨汨地躺在地上。」

玉明聽她這麼地代自己憤憤不平着，一時覺得她的舉止都是戴着假面具，所以她糊住了面孔，冷笑了一聲，就這樣毫不客氣的向她直言了。在她自以爲是料事如神，但她並沒有考慮到這件暗殺的事情，究竟是爲了什麼的起因？麗英聽她含血噴人，心中再也不能忍耐了，遂嚴肅了態度。急急的說道：

「玉明姊姊！請你把頭腦子弄清楚一點，不要抓不住影子就憑空的來冤枉好人！你以爲阿根暗殺你，是我和健生對你有組織的行動，那你完全是一種神經衰弱的緣故。健生和你到底是同胞手足，就是爲了爭奪遺產，也決不會幹出這種喪心病狂的事情來。至於我，……玉姊！我懇切的對你說，我和你無怨無仇，我對你而且還有一種親熱的好感。我爲什麼要來離開你們姊弟感情呢？所以請你相信我，我對於你們家庭中的事情，我決不參加意見。同時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聽信旁人的謠言，來和健生鬧到決絕的地步。」

「承情，承情！你這一番金玉良言，總算是叫我銘感心版的了。哼！麗英！我老實對你說，你的詭計太厲害了，你的陰謀太兇惡了。你把健生視作了未婚夫，所以叫你爸爸來代他保打官司！你把我弟弟迷戀得忘記了骨肉，忘記了手足，你真是拆散我們這一份家庭的罪人！虧你還有這一副臉兒來跟我說話？我老實警告你，你要不給我滾出了這屋子，我馬上可以說你是暗殺我的指使者！」

「玉明姊姊！任你怎麼的冤枉我？我不生氣！我覺得你這麼一個聰明的姑娘，忽然被人家迷惑得這樣糊塗起來，我簡直爲你要痛哭流涕起來。玉姊！你能不能給我再和你有半小時的解釋？也許你的心中就會明白過來了。」

「不必再要你假慈悲地來爲我痛惜，我覺得我自己已經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明白你是個不知廉恥的賤東西！對不起！請你馬上離開這個屋子，因爲這裏沒有你說話的資格。」

玉明是痛憤過了度，她也許真有些兒神經失了常，怒目切齒的神氣，把手向門外直指，是不許麗英在這裏再站下去的意思。麗英被她這一頓侮辱，她氣得幾乎要哭出來了。這就鐵青了臉色，也不再多說話，恨恨地奔出大門外去了。

玉明這時心中完全認爲阿根的暗殺自己；是麗英給健生出的主意，所以健生害死了阿根，來對我下此毒辣的手段。她此刻心中的痛恨，把健生根本已視作了仇敵；她覺得與其是和虎狼共處一室，那還不是爽爽快快的分了家來得乾脆。因此她認爲這一場官司，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的了。

玉明眼瞧着麗英奔出去之後，她坐在椅子上方才定了一定心神。然後把趙大叫進來，向他用了埋怨的口吻。說道：

「趙大！你爲什麼把阿根再放進大門來？你可知道他是被我辭歇的刁奴嗎？」

「他說因爲找不到東家，所以向小姐來求情，再給他在這裏吃一口飯。我心裏一軟，遂

給他進來了。可是他此刻已經匆匆的出去了。他說小姐不答應。我想小姐既然討厭他，我以後一定不再放他進來是了。」

王明聽了趙大這樣回答，遂點點頭兒，因為有人暗殺自己，這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當然她是不願意再向外面有所宣佈出來的。所以只向趙大叮囑道：

「趙大！石福華差了流氓來尋事的事情，你心裏總也該知道，所以我認爲你看門的責任是非常的重大，千萬不能疎忽，一定要小心一點兒才好。以後若有陌生人到來，你也必須先索取名片，來報告了我，再放他入內，否則，萬一出了亂子，那是你的罪孽！」

「是！是！我以後一定小心，無論什麼人，該先通報，方可請入，否則，我就老實不客氣的給予拒絕好了。」

王明點頭稱是，趙大方才又匆匆的回到門房間裏去了。正在這時，忽然來了電話，王明連忙前去接聽，只聽是祖同的聲音。問道：

「是何公館嗎？請王明小姐聽電話！」

「我就是王明，你是祖同嗎？什麼事情？哦！叫我到王律師事務所來一次是不是？唔！好的，好的，我馬上就來。」

王明一面說，一面已擱下了聽筒，她匆匆地回到房中，披上一件短大衣，挾了一隻皮包，遂坐車急急地趕到王柏春事務所來了。王明和祖同是已經在準備着打官司的手續了，但是健生可憐得很，還在旁惶地委決不下，這是爲什麼呢？原來家驊一番好意，被何太太也毫不用情的挖苦了

一頓，所以他心中一氣，便坐了汽車回家來了。但健生認為家驊是自己的保障，所以覺得還是不能離開了他；當下就追趕着到了魏家。家驊一見健生追來，遂對他很認真的樣子。說道：

「健生！我爲了你的事情，我的委曲已受得夠了。所以請你不必再來找我了，你還是爽爽快快的去請別的律師跟王明分了家不就完了嗎？」

「老伯！我還什麼要去請別的律師來呢？難道你老人家就不可憐可憐我給我講幾句公道話嗎？唉！我此刻覺得自己好像是迷途的羔羊失羣的小鳥，我若沒有老伯來給我指點，我真不知該走上那一條路才好呢？」

健生聽家驊推手不管，一時急得心頭別別的亂跳。在他說完這兩句話的時候，他連眼淚水都逼出來了。家驊聽了，忍不住感到好笑。他取了一支雪茄，健生連忙給他劃火柴。家驊噴去了一口煙，望了他一眼。微笑着道：

「健生！你爲什麼把這件事情要看得這麼的嚴重呢？我認爲你可不必感到好像十分危急的樣子。因爲你們只有姊弟兩個人，再不會有第三第四個人來爭奪遺產，那麼你無論失敗到怎樣的地步？至多的限度，也無非是分得少一點。我認爲年輕的人，最好是不要得祖上的遺產，因爲遺產是決不能吃上一輩子的。當然，一個人是需要自立，自己創造事業，尤其你是一個男子，和一個女流之輩爭奪遺產，那在你說起來確實是可恥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煞費苦心的去爭多奪少，多分少分根本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因爲將來的前途，是還需要自己去努力和創造。健生！你急什麼呢？你仔細想一想，覺得我這個話可

對不對？」

「老伯！你這篇話確實金玉良言，使我聽了頓開茅塞。不過可恨的，就是章祖同這小子，他是一個局外人，但姊姊在他甜言蜜語迷惑之下，恐怕他會坐享其成的得了姊姊的財產，而且是得了姊姊的身子，這就叫我心中實在有點氣不過。」

健生聽了家驊這一番話，他把剛才那種焦急的神情果然平靜了一點。但是他說起祖同這個人來，又表示無限憤憤的不平。家驊搖了搖頭，用了輕微的聲音。說道：

「健生！你這話錯了，我覺得你至少是犯了自私的毛病。對於各人的婚姻問題，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中，當然是應該要絕對的自由，你姊姊她已經是二十以上年紀的姑娘了，她認為誰是終身可靠的伴侶？只要她自己心中願意，你弟弟是沒有阻止她的權力。反轉來說，你和麗英這頭婚姻，我預料玉明也絕對的不贊成，然而她是否有權力來阻止你呢？所以分產是一件事，對於這點又是另一件事，所以我勸你不必替她操這一分兒的心了。」

「是的，婚姻當然是應該絕對的自由，不過我並非是爲了妬忌他們。我是代姊姊担心，因爲祖同這小子不是人養的東西，他況且又是石福華的外甥，所以我怕姊姊將來會上他的當。」

家驊聽健生這麼的說，倒又覺得這是健生忠厚的地方。遂望了他一眼，把雪茄煙的灰伸指彈了一下。微笑道：

「玉明不是三歲的小孩子，我想她總比你更懂得多一點，所以這一件事情，你就不必給她憂愁了。即使那祖同真如你所說那麼的陰險可惡，但玉明竟一點兒瞧不出，反而把同胞弟弟視作仇人，把一個無賴當作親人，那麼她將來的吃苦，也可以說是罪有應得的了，你說我這話可不是？」

「是的！唉！」

健生只回答了兩個字，他沒有再說下去，却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家驊覺得在他這一聲嘆氣中，至少還包含了一些情感作用。遂點頭笑道：

「健生！我勸你對於這次分家，切不要站在主動的地位，那麼你的名譽上，我以為至少是比你姊姊更好得多了。」

「不過爲了在法庭上有個說話的地步，我想請一個律師這是少不了的事情。老伯！我的意思，最好是你，你能給我盡一點義務，那我心中真是感恩不盡的了。」

健生說到後面，還是需要家驊親自出馬來幫助自己的意思。家驊在沈吟了一回之後，他又搖了搖頭。說道：

「健生！你要我給你上法庭打官司，我以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剛才你也聽見你母親對我說的這幾句話嗎？她說我做律師的什麼地方都可以去賺公費，爲什麼偏要把你們家中的事情當作老主顧呢？你母親這句話固然是很不錯，但是她沒有想到我爲你家奔波忙碌，除了貼車錢，勞精神，聽風涼話之外，我是否得到一點什麼的好處呢？對於這點，

我覺得除了你本身明白，局外人無論是誰恐怕都會感到懷疑？那麼我覺得我是不應該再這樣的糊塗下去，我是不能不避一點嫌疑的。健生！我在過去確實有這麼的思想，就是不能讓你太受到一點委屈。但現在我的思想兩樣了，我覺得你這場官司，勝利也好，失敗也好，總而言之，在你打完了這場官司之後，我便馬上可以給你們先訂一個婚約。說得明白一點，我決不會是爲了你的財產，所以才看中你做女婿。即使你分不到一個子兒的家產，我也決不會把女兒另外去配有錢人家的少爺。健生！你現在可以完全懂得我心中的意思了嗎？那麼你就不必再一定要我出場爲你打這一場官司了。」

「老伯！你確實爲我家盡了不少的義務，我覺得姊姊假使稍爲有點心肝的話，她是不能忘記過去你對她一番深夜相救的大恩。所以今日你推手不管，這也是怨不了你的事。總而言之，我健生心中明白，你老伯是熱心仗義第一個的好人！」

健生聽了家驊這一番解釋，他心中是有說不出的感動，因爲事實上家驊是出力不討好，他沒有什麼人會去諒解的。一時也頗爲同情他的苦衷；所以在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的眼角旁幾乎又要湧上一顆晶瑩瑩的眼淚來了。但家驊却又淡淡的一笑，毫不以爲然的樣子。說道：

「其實，我們做律師的人，爲人羣做保障，爲社會謀福利，這也是應盡的責任。所以我那天深夜到警局裏把你姊姊保了出來，這也是我分內的事情，根本談不到恩惠這兩個字。照理，做律師的人，應該是鋤強扶弱，保護社會上一羣被壓迫的貧民。然而現在世界不同了，律師可以給強盜做辯護；只要公費拿得多，無理的可以說到有理；唉！那我還有

「什麼言語可說呢？」

家驊表示無限痛心的樣子，憤時嫉俗，他就忍不住大發其牢騷起來。健生沒有說什麼，坐在旁邊，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一回子。不料正在這時，外面汽車喇叭嗚嗚地響了兩聲，接着阿芬匆匆入內前來報告，說何太太來了。健生想不到母親會趕到這裏來，便急忙起身迎出去。只見杏春扶了母親，由甬道上氣呼呼的走進來，這就忍不住問道：

「媽！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健生！你還來問我，我覺得你簡直是交了暮苦運，你一味的聽信外面人閒話，你難道真預備跟自己姊姊打官司了嗎？魏律師在那裏？我倒要向他請教請教？他到底拿了你我多少公費？竟然要他這樣的瞎起勁呢？」

健生見母親臉色有些兒發青，她說話在氣喘的成份中還帶有些兒顫抖；顯然她是存心來吵鬧的樣子。因為恐怕家驊聽見了生氣，所以他急急的搖手。說道：

「媽！你氣頭不要這樣急，我覺得你完全還不知道其中的曲折。你應該明白，並不是我健生要跟姊姊打官司，姊姊交了暮苦運，他要跟我鬧着打官司。所以媽決不能和姊姊串通一氣，來把你何家的子孫壓迫得簡直透不過氣來！」

「什麼？什麼 你……的胆子越弄越大了！這是誰在後面教你對我做娘的說出這幾句混賬的話來？我問你，在你的心目之中到底還有你的母親沒有？」

何太太氣得全身也有點發抖，她把兩腳頓了頓，似乎已經要有號哭的樣子。健生這就更急了

起來，只好把態度轉變得緩和一點兒。說道：

「媽！你……不要弄錯了，這裏可不是我們自己的家裏，這麼的吵鬧起來，恐怕有些兒不大方便吧！」

「健生！我覺得你不應該有這一種態度來對付你的母親。」

健生回頭去看，原來家驊已從後面跟了出來。他用了正義的態度，向健生責備着。一面又向何太太彎了彎腰，表示相當有禮的樣子。說道：

「何太太！你的來意，我已經知道了。你正來得好，因為我極希望你來跟我談談一切的事情。何太太！請裏面坐吧！」

家驊把手一擺，是請何太太入內的意思。何太太見他以禮相待，這就把要發作的話再也說不上來。健生見母親在家驊幾句話兒之下，態度果然是平靜了許多。這就上來把母親身子攙扶了，也很孝順的樣子，扶着何太太走進會客室內去。家驊在讓坐之後，遞上了一枝煙捲，健生給她燃了火，阿芬倒了茶。家驊坐在沙發上，把右腿在左膝上擱着，搖動了一下。方才低低的說道：

「何太太！你剛才說我到底接受了健生多少公費？所以一定要代健生瞎起勁。這一句話，我覺得你完全是誤會了我。因為你家發生了這爭產的不幸事情，假使健生不來求我幫忙的話，我是絕對不會知道的。既然不知道，我那裏還會來參加意見？況且……並不想代替健生來跟他姊姊去打官司，我剛才到府上來的目的，也完全是給你們有一種和解的意思。你假使不信，你可以去問你的兒子。不過你這位玉明小姐，他現在已中了旁人的圈

套，她的態度相當強硬，在她好像非打一場官司不可的樣子。當然，那還是爲了後面有人給她撐腰的緣故。所以我覺得非常痛惜，因爲一個好好的家庭，讓外頭人來作主意，引起同室操戈的怪現象，這不是太令人心痛之至了嗎？現在我敢對何太太罰誓，我魏家驊總不會來干涉你們何姓的家事。至於以前，我也完全是一片好意，假使我有什麼幸災樂禍的存心，那就罰我沒有好的結果。最後，我要向何太太叮囑一句，就是他們姊弟的分家不冷家的問題，你老人家應該可以給他們作一個主意，切不可讓他們任意的胡鬧才好。」

何太太聽家驊說得這樣仁義道德的神氣，在她心中認爲家驊至少還戴有三分虛偽的成份。不過他既然肯放棄給健生出頭來和玉明打官司，那多少還使自己感到一些兒安慰。於是冷冷的說道：

「我希望魏律師言而有信，即使健生有所委託你，你也應該予以拒絕。因爲他們小孩子根本不知道什麼，假使外界不去刺激他鼓勵他，我想他們決不會幹出這麼激烈的行動來。至於玉明一方面，我可以負責，她決不會反對我做娘的主意。她是因爲健生要和她打官司，所以她才不得已而只好有所準備。」

「媽！你這話顯然有了偏見，難道鬧成今天打官司的地步，是我健生一個人的罪魁？姊姊她竟不負一點兒責任？」

健生聽母親這樣說，他心中又覺得十分的不服氣，遂在旁邊憤憤的插嘴。家驊笑了一笑，向

健生望了一眼，顯然有阻止他不要捨口他母親的意思。一面對何太太說道：

「既然玉明這一方面你老人家可以負責，那再好也沒有了，因為我一直到現在，對於你家這件不幸事情的發生，我始終沒有改變我的宗旨，就是使他們有和解的希望。」

「這樣很好，我希望你不要口是心非，那麼事情既然這麼的解決了。健生！我們可以回家去了。」

「何太太！你是難得上舍間來的，要不如爲了這個誤會，我想你也不會玉趾親臨，所以我的意思，請你在這裏便飯好不好？」

家驊見何太太一面說，一面已是站起身子來。於是也跟着站起，含了微笑，對她表示有一種親善的樣子。何太太爲了家驊趕走石福華的事情。她對家驊始終是有一點兒怨恨。所以搖了搖頭，說道：

「謝謝你的美意，可是，我却不敢驚吵。」

「已經是快近午飯的時候了，我也不去添什麼小菜，那也說不上驚吵兩個字。何太太！我希望我們能夠成一個比較密切一點的朋友，那麼將來在患難的時候，至少大家可以盡個互助的義務。」

「哼！互助我倒不想，能夠不拆散人家的家庭，我認爲已經是很夠朋友的了。魏律師，我們再見吧！」

何太太冷笑了一聲，她却點點頭，便和杏春先步出會客室去了。家驊心中雖然有些兒難堪，

不過他涵養工夫是很深的，臉上還含了一絲毫不介意的淺笑，一路送出院子來。說道：

「何太太！你今天也許心思不寧，等你心神安定之後，我一定還得請你吃飯。」

何太太這回却並不作答，她很生氣地跨出了大門，和杏春跳上汽車。回頭只見家驊却直送到大門口，他還彎了彎腰兒，真是十二分恭敬的樣子。因為心中奇怪着家驊這種客氣的態度，她也忘記了顧到其他一切。直到汽車開的時候，她才想到健生不但沒有跟着自己回家，而且連送都沒有送出來。想不到自己親生的兒子，他的心已經是向外了。一時感到空虛的悲哀，她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

家驊回到裏面，只是健生坐在沙發上，手托下顎，兀是呆呆的出神，這就呀了一聲，他也才想到了似的。問道：

「健生！你媽不是叫你一同回家去嗎？為什麼還留在這裏？」

「我真不願意還到這個死沈沈的家裏去，況且……況且……老伯！我覺得這樣子總也不是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你看母親剛才的來意，她完全是庇護姊姊而來的，並不是我做兒子的說這一句話，她們母女兩人簡直要把我趕出何家門了，你想，那叫我怎麼受得住？」

健生把手兒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用了頹唐的精神，抬頭向他望了一眼。顯然在他這幾句話中是包含了無限痛苦的成分。家驊沈吟了一回，搖了搖頭。說道：

「我想你母親對你還不至於到這樣見外的地步，這也許是你過分考慮的緣故。我知道你母

親的意思，因為她還沒有死去，你們姊弟就鬧着分家，將來在報上一登載，那麼在她當然是萬分失面子的事情。所以她堅持着不許你們打官司，我認爲的確是這個緣故。」

「可是她有權力阻止我不打官司。恐怕就阻不住姊姊對我有打官司的行動，所以我以爲她剛才的到來，也無非是費心血。」

「假使你姊姊真的像你所說那麼的倔強，那麼在她老人家的中心，多少會感到一點兒子比女兒好的印象吧！」

家驊見健生這一副愁眉苦臉的神氣，遂向他低低的安慰。就在這個時候，忽見麗英匆匆的回了，她臉色有點兒懊傷。先向家驊問道：

「爸爸！你們到何家去後事情到底怎麼樣的解決呢？我想那事情也許會越鬧越糟的吧！唉！算我晦氣，碰見了鬼，才觸了一鼻子的灰！」

「麗英！你這話是怎麼說的？難道你也到我家裏去過了嗎？」

健生聽她這樣的說，遂不待家驊的回答，先向她急急的問。麗英紅了眼皮兒，用手背擦了一下，顯然她是曾經受過委曲的樣子。恨恨的說道：

「我真想不到玉明姊姊竟會變死到這個樣子，……其實這也可見她平日的爲人，所以才結怨小人，人家會有暗殺她的行動。最可恨的，是我這一陣叫喊進去，救了她一條性命，誰知她倒反而冤枉到我的頭上來？早知如此，我就不該在這個時候到你家去，否則，也好叫她死得不明不白的了。」

「麗英！你到底在說些什麼？真叫人有些兒聽不懂，」

「孩子！你還是詳細的告訴我們一個明白吧！難道有什麼人在暗殺玉明嗎？」

健生家驛聽她東一句西一句的說着，當然是弄得莫明其土地堂了。這就不約而同的，向她追問。麗英方才把剛才的經過情形，向他們訴說了一遍。並且恨恨的說道：

「你想，玉明這妮子爛舌根的胡嚼，她一定沒有好死的！」

「孩子！你不許胡說，她沒有好死，與你有什麼好處呢？」

「可是她今天對我太侮辱了，真叫我肚子都氣破了。」

麗英見爸爸還喝阻自己的咒罵，她把小嘴兒一鼓，表示餘怒未消的樣子。這裏健生呆呆地想了一回，說道：

「我想不到阿根這奴才真有這樣毒辣的手段，倒實在是可惡之至！但姊姊會疑心到我的頭上來，這似乎也太混賬一點了。」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這許多的變化，我覺得阿根這麼的一來，當然使你們姊弟間的感情會弄到完全破產的地步。雖然在你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可是在玉明的心中又有什麼人可以和她去辯白得清楚呢？唉！這是真所謂事情越弄越糟的了。」

家驛覺得不幸事件的發生，顯然是有了波折，那麼這和解的希望恐怕是難以實現的了。他爲何姓家庭而感慨，忍不住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健生怔怔了一回，他忽然憂愁地道：

「老伯！那麼姊姊會不會到法院裏先去告我有暗殺她的嫌疑呢？」

「她沒有把凶手提住，而且她又沒有什麼證據，那當然是不能隨便去認告的。所以對於這一點，你倒可以不必憂愁。」

家驊見他愁眉苦臉的樣子，遂向他低低的安慰。這時僕婦已把飯菜開上，大家遂坐下吃飯。飯後，家驊有公事出外。這裏麗英伴着健生彈了一回鋼琴，唱了一回歌，可是健生心事重重，一點感不到什麼興趣。麗英這就安慰他說道：

「健生！我看你這個人呀！就一點兒心事都担不起的。其實這也算不了是什麼心事？男子漢大丈夫，打官司怕什麼？你也不是犯了法，至多她理由充足，她多分一點家產。我想終不至於一個做兒子的倒反不如一個做女兒？那麼現在這世界無怪要顛三倒四混亂得不成樣子了。」

「我倒並不是爲了害怕，我想着我們姊弟兩人是共過艱難的，照理就不應該再有這樣不幸的事情發生。所以真的上了公堂，我怕被外界真要笑罵死了！」

「所以我說你不要站在主動的地位，假使是被動的話，那麼社會上人士一定也會諒解你的了。健生！你不要老是皺了眉毛，叫人見了，也代你難過，你有興趣嗎？我陪你看電影去！」

麗英說到後面，她是顯出無限溫情的意態，目的是在博得健生的歡心。健生也覺屋子裏的空氣太沈悶，遂點頭答應。這裏麗英吩咐了阿芸幾句，便和健生挽手出外。健生在萬分煩惱之餘，總算還有素心人在一旁作伴，他才把憂愁的胸懷慢慢地寬鬆起來。

兩人在大光明看畢影戲出來，在又一邨小吃部略用點心。麗英還要健生到她家中去吃晚飯，健生恐怕母親記掛，遂和她握手分別。

健生回到家裏，何太太又向他半教訓半勸慰了一番。健生說只要姊姊沒有異心，大家公公平平，不受束縛，他也當然不願分家。母子談了一回。但玉明却不見回來。問了趙大，趙大也不知小姐是上那兒去的？這時天已入夜，廚下開上飯菜，母子飯畢，玉明仍然還沒有回來。健生暗自猜測了一回，遂自管回房去安睡。一宵易過，到了次日，健生一問杏春，說小姐昨晚沒有回家。何太太心中也很着急，可是在十點鐘的時候，法院裏却果然有一張傳票送來了。

二 身已污悔莫及天長地久

章祖同打電話給何玉明，叫玉明立刻趕到王柏春律師事務所。當時由王律師向她細細問明了家中一切的情形，認為這件事情可以接受承辦。其實在王律師手裏辦的事情，不要說是這些爭奪遺產，就是謀了財害了命，他也可以使凶手不受鐵窗風味，依然逍遙法外。這是什麼緣故呢？那當然這是因為在敵僑時期的畸形怪現象。豺狼當道，虎豹滿街，什麼是警察局？什麼是叫法庭？只要你有勢力，都是暗無天日。王柏春據說和日本憲兵司令部有密切關係，所以天大官司，他都可以操必勝之券，正是天高公道遠，地闊畜生橫。當下議定多少公費，說明天下午就可以開庭。其實捕房法院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之所以弄一張傳票，也無非是一個形式而已。

從王律師事務所裏出來，差不多快近中午了。玉明因為全仗祖同協力幫忙，所以請他到梅龍

鑽吃飯，兩人還稍許喝了一點酒，祖同十分得意的含了笑容，望了玉明一眼。低低的說道：

「你看二律師不是很有把握嗎？他在司法界人頭熟極了，假使他沒有相當勢力的話，我想他亦決不會答應你明天下午就可以開庭。不是給他誇一聲口，十個魏家驛都不是他的對手。」

「這場官司打起來也許可以不會輸給弟弟，不過我此刻想起來，好像我女性急的走上了極端，那麼外界知道了，似乎我已經站在主動的地位，所以我的心中總覺得感到有些兒不安。」

玉明此刻喝過了一點酒，她的粉臉兒好像海棠花那麼的嬌艷起來。但是她微蹙了柳眉，顯然又有些兒感到懊悔不該這麼的決絕。祖同淡淡的一笑，挾了一筷干貴妃鷄，一面吃，一面說道：

「其實事到如此，好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假使你要退一步，那麼他便要進一步，所以已經鬧到了這個地步，我以為也管不了什麼外界指謫了。況且這個年頭兒，昏天黑地，那一件事情有些兒公道？所以你要心中感到不安，還可說是你自尋煩惱。」

「話雖這麼的說，不過第一個問題，我在母親面前就沒有交代。因為她老人家是不願我們拋頭露面去對簿公庭的。假使明天來了傳票，我在母親面前該怎麼的回答？」

玉明點了點頭，秋波盈盈地看了他那麼一瞥，顯然她是感到那麼心事重重的樣子。祖同沈吟了一回之後，忽然計上心來。遂笑道：

「我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你一點兒都不用爲難。」

二 身已污悔莫及天長地久

「是什麼辦法？你快對我說吧！」

「這個辦法，就是最好和你媽避而不見。」

「避而不見？難道叫我不要回家？」

「這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因為明天下午就可以開庭，你就是一夜不回家，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呀！等大家在法院裏見面之後，那就根本無所謂的了。你說我這個辦法是最妥當也沒有了，否則，被你母親眼淚鼻涕的一哭，那事情就有變化了。你要知道，你到年底是一個女孩子，將來難免要嫁人，你若趁此刻不把產業分了，恐怕將來你就感到大大的吃虧了。」

祖同滔滔地向她說出一篇大道理來，表示他非常忠心耿耿的樣子。玉明聽了，雖然覺得他的話很不錯，但是，忽然她不知怎麼一個感覺之後，立刻有個新奇的思想浮上了腦海。遂很認真地神氣，望了祖同一眼。低低的說道：

「你的意思，好像我做女兒的分父親遺產有些兒勉強；其實你這思想也錯誤的。我覺得現在二十世紀的新時代，要真正解放女子，在社會上求自由平等；那麼我認爲我分父親的產業，完全是於心無愧的。不過我的意思，完全打倒女兒是外頭人的一句不平等話，比方說，我既然是得到了父親這一筆遺產我當然可以和弟弟一樣永遠地姓何下去。換句話說，姊姊和他的哥哥是沒有什麼兩樣分別的。」

「那麼你難道就一輩子不嫁人了嗎？」

祖同聽她這樣的說，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望着她粉臉兒急急的問。王明却顯出一本正經的態度，搖了搖頭。說道：

「爲什麼嫁人兩個字偏偏要用在女子的身上？這是誰定出來的章程呢？其實男女的結合，無非是家庭合作的起點，那麼結了婚後的女子，不是一樣可以保留自己的姓字嗎？所以我的宗旨，就是永遠的姓何。表示我這次和弟弟分家，在我是決沒有對一位已死的父親。」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不是誰要和你結婚？誰就應該跟着你一同姓何？對不對？」王明這幾句話是很顯明的，祖同似乎已經理會她的意思，這就哦了一聲，向她繼續地低低的問。王明到底還是一個待字閨中的女孩兒家，被他這麼的一問，一時也感到難爲情起來了。秋波斜乜了他一眼，有點赧赧然的點了點頭。說道：

「我想假使知道我家內事情的人，他一定能諒解我的苦衷，況且真正懂得愛情的人，也決不會斤斤向我計較這一點小問題。」

「王明！你這話就說極了，因爲你所以這樣，也無非是爲了一點兒孝心，所以我第一個先同情你的身世。」

祖同是個思想敏銳而又狡猾的人，他在眸珠轉了一轉之後，便顯出十二分誠懇的樣子，對她低低的回答。王明聽他這樣說，那塵在無形之中好像解決了他們兩人的婚姻問題。因爲王明的意思，她步不忘其本，很想招個入贅女婿，來頂替父母的香烟。不過她不能明顯的表示，所以她是

很委婉的繞了一個圈子說話。好在祖同爲了人財，不要說是叫他改了姓，就是叫他再委曲一點，他當然也是無不樂而接受的。彼此既然已經是心照不宣，所以玉明那顆芳心總算是得到了無上的安慰。秋波含情脈脈的遞給他一瞥感激的目光，她到底又慢慢地低垂螓首來。

兩人在一回沈默的時候，祖同由不得暗暗地盤算了一回。覺得玉明這姑娘的思想倒真有些兒顯得特別的，但仔細轉念之下，也可見玉明是個太有心計的姑娘了。大概她怕我把她財產亂化費，所以她要招入贅夫婿，目的在不許我掌握大權的意思。那麼我現在幫助她成功了大事，一旦她分到了遺產，或許她另有好的對象而把我一脚踢開，這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所以我當然不得不先落手爲強，等她的身子落在我的手中，那時候就只有我說話的餘地了。祖同想定了主意，遂溫和了口吻。低低的又說道：

「玉明！那麼你今天到底預備回家不回家呢？」

「你問我，其實我連自己都有點不知道，你看我到底怎麼樣才好呢？」

「玉明！我覺得你今天的心思爲什麼這樣亂？其實你可以把思緒安靜一點兒，就是到了明天下午，時間也會這樣悄悄地過去的。」

「奇怪！我想鎮靜自己的思緒，可是我那顆心不期然地會跳躍得厲害。我覺得到了明天，我會像臨到了大敵一般的驚慌。」

「這當然因爲你從來沒有經過這些事情的緣故，所以你會這麼的擔心。玉明！你不要害怕，我的意思，你還是不要回去，今天索性爽爽快快的玩一天。在遊玩的時候，當然不

會再想到這些煩悶的事情了。」

祖同見她微微地蹙了眉尖兒，粉頰上是浮現了無限憂愁的顏色。這就很關懷的樣子，對她低低的貢獻意見。玉明認爲他這些話倒也相當有理，遂點了點頭。說道：

「也好，我就準定照你這麼所說辦吧！」

祖同聽了，自然暗暗歡喜。兩人吃畢這餐飯，已經下午兩點相近。玉明的意思，一同去瞧電影，祖同是沒有不同意的，兩人遂坐車到影戲院裏去了。在影戲院裏消磨了兩個鐘點，看完影戲出來，時候還只有四點多一點。玉明說道：

「我們現在上那裏去消磨光陰呢？」

「地方是有一個可以去消磨，但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去見識見識？」

「是什麼場所？可以去得就去玩一回也不要緊。」

「是南市靜園俱樂部，你去過沒有？」

「靜園俱樂部？這不就是賭場嗎？」

「是的，我們又不是去賭錢，也無非是消磨時間而已。」

「賭場我還沒有進去過，前去見識一番也好。不過我們得抱定宗旨，不能落手賭錢的。因爲這殺人不見血的魔窟，有了一千輪一萬，爲了賭錢而家破人亡的也不知有多少呢？」

「你放心，我們的目的不是賭錢。那麼既然決定了，我就叫三輪車子了。」

祖同在得到了她的同意之後，遂向人行道旁三輪車一招手，於是兩人匆匆跳上，說明了地

點，那車夫便向前駛行了。車到靜園俱樂部門口停下，就有穿紫紅色制服的 Boy 走上來，很恭敬的樣子，給他們代爲付了車鈔，然後領導他們入內。玉明因爲是初次見到這個情形，所以心中由不得暗暗的細想，賭場招待客人竟有這樣的週到，那麼賭錢人之多也就無怪其然了。這真是香餌層層，安得魚兒不上鉤？玉明心中正在暗暗的感嘆，忽然聽得一陣女子的聲音，高喊着開拉開拉！玉明連忙向四面一望，原來兩旁置有長形的大菜檯。正中坐着三個女子，都是年青美貌，手指上環戴了亮晶晶的鑽戒。四周圍着男女老少的賭客，有的額角上青筋暴露，有的汗冒如珠。但也有神情泰然，臉含笑意，各人的表情，都有顯著的不同。這三個少女笑盈盈地對那些賭客十分溫順的樣子，當中一個手捧搖缸，「開拉！開拉！」的聲音，正出自她的口中。玉明瞧了，她心中就有些兒不高興的感覺。賭場要用了這般花季兒女的姑娘做職員，那就怪不得這般涉世未深的少年迷戀忘返了。賭場之害人甚於吸鴉片，當局爲了捐稅的收入，竟然給他們公開的存在，這實在是令人心痛極了。玉明心中這麼的想，但身子是跟了祖同走。穿過兩間，步上樓梯，上面寫着特別間三字。祖同方才移開桌旁的椅子，和玉明兩人一同坐了下來。引導他們入內的那個侍童，方才對裏面的管理員說了幾句話，把手指指祖同和玉明兩個人，大概是說給他們付了車鈔的意思。那管理員於是給他簽了一張車票，侍童方才盡了他的責任般的，匆匆地自管走開了。玉明見特別間內的賭客，衣服都很整潔，不像下面那樣的混濁，甚至穿破襖袴的也有。這張檯子上的搖缸是個身穿西服的小白臉，兩旁管賠吃的是很摩登的少女。她們見祖同玉明坐下之後，便含笑先送過一包三炮台的香煙來。這一包香煙是不大好接受的，祖同是個中老門檻，因爲在他們這樣招

待之下，顯然把我們是當作了老主顧看待。那麼便使不下注來賭一下，恐怕就會遭到他們的白眼了。祖同在這樣思忖之下，他在袋內亂摸出念萬元錢來，好在他這幾天的鈔票是帶足的，因為他要得到玉明的歡心，當然自己也要放一點本鈔；來不可的。不過這些本鈔是誰給他放的？原來就是他的舅父石福華。福華一心要在玉明身上出一口氣，所以他是挖空心思的在計劃着一種報復的手段。不過他也考慮得很周到，鈔票雖然是借給了祖同，但祖同也有筆據在他手裏。所以祖同現在的自由，完全是交在石福華的手掌之中。但可憐的何玉明，她是矇在鼓裏怎麼會知道呢？

當時祖同取出念萬元鈔票來，賭檯上那個少女便送過來一本預測鐘子並一支紅藍鉛筆。玉明見了，便把祖同衣袖輕輕的一扯。低聲兒的說道：

「你不是說我們不賭錢嗎？怎麼你進了賭場，就忘記了呢？」

「你看他們把我們招待得好像上客似的，我們好意思不賭一下嗎？」

「可是你不該拿出這許多鈔票來。」

「你不知道，上海地方，充闊是最便宜的，賭不賭在於我？鈔票只管放在檯子上，回頭他們把我們會當作爺娘那麼客氣的。」

玉明聽他後面這一句話，至少是包含了一點俏皮的作用。這就似嗔似恨的逗給他一個白眼，也忍不住抿嘴笑了。但祖同的猜測是對的，那個少女職員又斜七一個媚眼來。笑嘻嘻的說道：

「這位老闆，這位小姐，你們點心阿要吃些兒嗎？」

「不要吃，等一回兒吧！」

祖同搖了搖頭，很大方的回答。一面向玉明望了一眼，還把嘴兒努了一努。玉明知道他是問我他的猜測可靈驗的意思？於是微微的一點頭。就在這時，那個捧搖缸的少年忽然高聲地喊起來。道：

「雙四六十四點，我的搖缸頂準足，一大一小，各位老闆摸着了路把人也騙得上去的。噯！狄位老闆財神菩薩跟着走，十四點不押十三點不押，偏偏的押了一個十四點，正是中了頭獎似的。老闆真爽氣，吃大烟鈔不用說的了。」

「玉明，你看十四點一元賠十四元，押着了真也有趣。」

「可是這也不容易押着的事情，你難道不曉得，賭可常贏，天下經營第一的一句話嗎？」
「這是當然的，不過照了他的路子走，是有些兒把握的。你聽他喊着一大一小不是很準足嗎？那麼我這次就押兩萬元小，再押兩千元七點，看這一下子，賠來數目是很可觀的。」

「祖同！你說不賭不賭，怎麼偏又大賭起來？難道不能少押一點兒嗎？」

玉明見祖同一起手就押兩萬元，心中不免有些兒肉痛，這就又拉了他一下衣袖，低低的說：在她這兩句話中多少包含了一點埋怨的成分。祖同因為已經把鈔票押了上去，當然沒有縮回來的道理。於是回頭望了她一眼，微微的一笑，用了安慰她的口吻。低聲回答道：

「玉明你不要着急呀！因為這一下子我覺得至少有十分的把握，好像和你這次打官司一樣，是可以操必勝之券，所以我才押下去的。你瞧着吧！十拿九穩，不賠我馬上就走。」

玉明聽他這樣說，芳心中不由暗想，祖同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妨暗暗禱告一下。假使這次賠了，我明天開庭一定可以勝訴。倘然吃去了，那麼我明天這場官司也就很難有把握了。一個人在無聊已極的時候，往往有這種無聊的忖想。不料她正在低頭思索的時候，忽然聽那個搖缸的少年又興奪地叫起來道：

「雙三一隻么七點，哈哈！你這位老闆真是老門檻，出門得利，真是恭喜恭喜！」

「玉明！你看！你相信我這句話嗎？」

祖同是樂得心花都開起來了，他拉開了嘴兒，笑嘻嘻的向玉明得意地問。玉明這時歡喜的倒並不是爲了他押中了可以贏錢，因爲自己明天開庭至少是不用担什麼憂愁的了。就在這時，那個管賠吃的少女含笑送過七疊鈔票來說道：

「老闆！小字上一賠帶本四萬，七點上一賠十四元，二千賠二萬八千，帶本五萬，一共七萬元，請老闆點一點。」

祖同點點頭，把七疊鈔票放在面前。他數了二千元錢，給他們做頭鉅，他們說了一聲謝謝。那捧搖缸的少年。又笑着說道：

「搖路沒有斷，準可以押下去，這次十二三上很有希望，諸位老闆千萬不要錯過良機呀！」

祖同因爲一下子已經贏了五萬元錢，他心中是熱烘烘的，況且聽了那捧搖缸少年的話很有道理。遂又取了兩萬元錢放到大字上去，再取兩千元押到十三點上去。那捧搖缸的少年笑道：

「老闆！你聽我的話，這次押着了，我好吃東道了。開拉！開拉！啊呀！斷命骰子不幫忙，好好的搖路架子，偏偏連路起來了，雙三四剛剛小。唉！這是我的運道不好，老闆這次不着還有下次機會哩！」

那捧搖缸的少年在揭開蓋子之後，他一團高興的神情立刻會冷了下來，連說話都有點有氣沒力的樣子。祖同似乎也感到一團空高興，因為得而復失，這是一件使人感到最難堪的事情。他臉兒是漲得紅紅的，額角上也有點潤濕起來了。玉明給他計算一下，兩記平均還贏着二萬六千元錢，至少可以抵去今天一餐飯錢。這就第三次拉他的衣角了，低低的說道：

「我們識相點，還是贏着一點開步走吧！這種地方，你要如戀戀不捨的話，恐怕連你這冷萬元本鈔也休想帶回家去了。」

「但勝敗乃兵家常事，讓我再押一次，開路走好不好？」

「也好，你不走，我先走。」

玉明見祖同還賴着不肯走，可見得賭博的魔力，真是超越了一切。一時心生一計，遂站起身子，一面說，一面表示要走的意思。祖同見她沈寂的臉色，覺得至少是已經有點生氣的樣子。他這就沒有了辦法，連忙把她拉住了。低低的說道：

「玉明！你不要性急，我走，我走好了。」

「我看你像蒼蠅見了血，你不肯走，你就只管多遊玩一回好了。讓我先走一步也不要緊，難道一定要我陪在你這兒受悶嗎？」

兩人在離開靜園俱樂部時候，玉明故意瞟了他一眼，俏皮地說。祖同覺得她第一句的話，至少還含有一點兒骨子，因此報之以微笑，却默不作答，一瞧手錶，已經五點半了。遂忙說道：

「此刻正是茶舞時間，那麼我們還是上舞廳去聽一回音樂吧！」

「好的，我們還是到仙樂斯去，那邊清靜一點。」

玉明點頭答應，兩人遂跳上三輪車，叫他駛到仙樂斯舞宮去。在路上大家都靜默了一回。玉明望了他一眼。含有點作用的成分說道：

「爲了賭場而自殺的新聞，這在報紙上時常可以發覺。那麼賭錢可見是一件萬惡的事情，我想凡是稍具知識的人們，無論誰都有點知道。可是奇怪得很，你看今天這每一個賭檯上還是那麼擠得人山人海，我真不懂這裏面四周難道有吸鐵石放着不成？比方說你吧！剛才要不如我生氣先要走的話，恐怕你一時裏還不肯離開，我說的可是冤枉你嗎？」

「這是一個人的慾望終是不足的，贏了還想贏，輸了想翻本，所以一個人走進賭場，他的身子完全失了自由，受了束縛，好像是關在一間屋子裏，不過所差別的，是每個人們都自動的不願出去罷了。」

祖同在走出賭場門口的時候，他的腦子會清醒起來，遂也笑嘻嘻的回答。但玉明却搖搖頭，把小嘴兒一撇。俏皮地說道：

「也許不是純粹爲了這個緣故那麼的簡單罷！」

「你這話奇怪，難道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

「當然，你們這般男子都是色迷迷的，見了賭檯旁這些妖形怪狀的姑娘，她們嗲聲嗲氣的把你一迷惑，你們當然是糊裏糊塗連魂靈都不在身上了。」

「玉明！你不要瞎冤枉人家，在賭檯裏交女朋友，這到底是很少的。總而言之，上賭檯終不是一件好事情。」

「哼！你也知道？」

「我當然知道，憑良心說，我是不大到的。今天原是逢場作戲，而且也是爲了消磨時間問題而來的。」

「可是我瞧你一切的情形，不像十分陌生，簡直是個中老手，可見你對於這個萬惡之門，平日是常進常出的！」

祖同聽她這樣猜測，因爲是被她猜到心眼兒上去，所以他急得漲紅了臉兒，不過他表面上是絕對不肯承認的，還一本正經的樣子。急急的辯白着說道：

「玉明！你不要冤枉我，我假使真的在長跑賭場的話，那我敢向你罰咒，我決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算了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罰咒幹什麼？你又不是黃包車夫，也不是小菜販，我最不要聽的是罰咒。」

玉明白了他一眼，在怨恨之中，至少還有點苦口相勸的意思，祖同很感激的樣子，點了點頭他握了玉明的手兒，又很誠懇的神情。低低說道：

「王明！請你不要誤會，同時請你更不要疑心我，我不敢說一句謊話，我確實已把你當作了生命之火，前途上的一盞明燈。至於你剛才的一片好心，我也非常的同情，因為我對你有一番真心的愛，所以在形式上的姓字問題我是毫不計較的。只要你認爲我是你忠實的丈夫，那麼就是叫我也姓何，叫我做何家的子孫，我也非常的情願。不過你是否肯接受我這個姓何的人呢？請你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好不好？」

「我記得你爲我受傷睡在醫院裏的時候，我似乎已經對你有一種明顯的表示。所以你今天再來這麼的問我，這倒好像是多餘的事情。」

「王明！我真是太感激你了，我恨不得把一顆心挖出來報答了你。」

「我聽見這好像是第二次的話了，但我不希望你真的把心挖出來交給我，只要你把心永遠地不改變，也是使我很感到滿足了。」

「那你放心，我是到死都不會變心。」

兩人話說到這裏，三輪車在仙樂斯舞宮門口停下。祖同付了車資，和王明攜手匆匆入內。侍者招待入座，泡兩盃香茗。音樂起了；祖同和王明到舞池裏去跳了兩次。正在跳舞的時候，祖同忽然見到那邊桌旁站着一個人，正是石福華。他向自己做做手勢，表示叫自己出外談幾句話的意思。祖同見桌旁還有一個女太太模樣的人，原來就是劉太太，一時覺得舅父這人的本領可真不小，東搭西拼，到底又給他弄上了劉太太。一面想着，一面和福華點頭，表示知道的意思。不多一回，音樂停止，大家攜手回座，祖同起身，假說去小便，遂匆匆的走出舞廳來，只見石福華已

經等候在門口了。當下把祖同拉到冷僻之處，低低的問道：

「祖同！你不要只管跟她在燈紅酒綠的舞廳裏白相，正經的事情，到底辦得怎麼樣了？可有點兒眉目了嗎？」

「舅父！你不要着急呀！這次進行的事情真是順利極了。我想不到事情爆發會這麼的快，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明天下午就可以上法庭了。你想，我這件事辦得能幹嗎？」

祖同見他問這兩句話的態度，至少是有些兒嚴肅的樣子。於是笑了一笑，向他很興奮的報告。石福華到此方才露出一點笑容來，點了點頭，表示十分滿意。但他又埋怨他說道：

「事情既然已經成功了，那你爲什麼不早點兒打一個電話來通知我？倒叫我心裏時的記望着。」

「舅父！你這人真也有些兒自說自話的，昨天我和你在醫院裏才分了手，今天一早就趕着到王柏春律師事務所那裏幹着打官司的手續；我根本和玉明還一刻兒都沒有分開過，你叫我怎麼能打電話來通知你呢？」

「是的，是的，這樣說來，我倒是錯怪你了。噯！噯！祖同！初步計劃是成功了，那麼第二步計劃，你可以見機而行了。」

石福華見祖同理直氣壯的說，一面却也表示很不快的神氣。這就連忙賠了笑臉，向他低低的慫恿，祖同沈吟了一回。說道：

「舅父！第二步計劃當然比第一步計劃要困難得多。所以我覺得不能太以性急，欲速則不

達，這是一定的道理。好了，我要回座去了，玉明這妮子偏是個多心人，時光太多了，她又會向我問長問短的。舅父！你不要心急，在三天之內，我總可以給你好消息。」

「那麼你千萬小心一點兒！」

石福華再三的又向他叮囑了一句，兩人方才匆匆分手。祖同回到座桌邊，玉明果然望了他一眼，用了懷疑的口吻。問道：

「到廁所去一次就得這許多時候嗎？」

「因為我遇到了一個朋友，他和我談了幾句話。」

「哦！到處都會遇見朋友，你的交際真廣闊。恐怕不是朋友，是舞女吧！我猜她一定會問你，你爲什麼不叫她坐檯子？其實你只管可以坦白一點，反正我也不會視你的行動！」

玉明唔了一聲，她說的這幾句話是相當俏皮，而且還包含了一點酸素的成分。祖同倒忍不住好笑，急得紅了臉兒，又罰誓唸咒的說了一回，但玉明恨恨的打了他一下腿兒，却不許他再罰咒。祖同挽了她的手兒，兩人到舞池裏又溫存了一回。玉明方才又回過笑臉來。

茶舞時間是五點到七點半，跳完茶舞，大家有點肚子餓，遂到金谷飯店晚餐。祖同說要喝些兒酒，因此玉明在旁邊就不得不陪着喝幾盃。在祖同一番甜言蜜語的迷惑之下，玉明一顆枯燥的處女芳心中也會感到一點暖意的安慰。所以她是很興奮，今夜的酒似乎也比較喝得多一點。這餐晚飯吃畢，快近九點鐘了。祖同和玉明在走出金谷飯店門口之後，便對她低低的說道：

「玉明！我們先去開一個房間，免得臨時侷促。」

「難道我今夜真的不回家了嗎？」

玉明一顆芳心加快了速度跳躍起來，她忽然又疑惑不決起來了。祖同表示很正經的樣子。說道：

「就只不過一夜時間，我想就不要回家了，省得發生意外的變化。」

「那麼你……」

「我？當然回家去睡！不過我應該先陪你去借好了房間，那麼我才感到放心！」

祖同很聰明地回答，他處處地方在捉摸玉明的芳心。玉明聽他自己回家去睡，這就點了點頭，表示許可的意思。兩人遂在大東旅社三樓三百十五號開一個沐浴房間，填了姓名，侍者泡上了茶，方掩上房門悄悄地退出。這時玉明坐在沙發上，手托香腮，好像有點頭痛的樣子。祖同遂低低的問道：

「玉明！你怎麼有些兒不舒服嗎？我給你去買一包仁丹來吞服了好嗎？」

「不要，我沒有什麼不舒服，大概是酒喝得多了，所以有些兒頭暈，祖同！你弄盃開水我喝吧！」

玉明抬起紅紅的臉，眼兒像秋波似的，向他盈盈地瞟了一眼，低低的。祖同知道她確實有點醉了，心中當然暗暗的歡喜。遂親自給她倒了一盃茶，服侍她喝了兩口。不料玉明喝下茶去之後，却哇的一聲吐了起來，經此一吐，她的眼淚鼻涕也都流了下來。祖同故作焦急的樣子，皺了眉毛說道：

「那可怎麼的辦？其實你也沒有喝多少酒？怎麼會醉起來了？」

「不要緊，這是因為出來時候，吹了幾陣風的緣故。你給我靜靜的靠一回，就會好的。」

玉明倒在沙發上，把手帕掩着小嘴兒，閉了星眸，表示靜靜養神的樣子。祖同說去買些兒水菓來，給你醒醒酒。玉明沒有回答他，祖同遂匆匆的走出去了。不多一回，祖同買了生梨橘子回來，見玉明暗暗地在哭泣。一時倒吃了一驚，忙走到沙發旁。溫和地問道：

「玉明！你爲什麼好好兒的傷心起來了？」

「唉！我想不到弟弟會忘了手足之情，他和外面人去親熱了。我覺得自己的身世，好像孤零零地太可憐一點了。母親應該諒解我，這場官司也並不是我喜歡要打的，因爲事實上

是逼得我只有走上這一條路。」

「玉明！我想你所以出此下策，完全是無路可走中的一條路，我想誰都會同情你的吧！你說你太孤單了，其實你也並不孤單，我我……難道不能算是你的知心人嗎？」

「是的，只有你才是我的知心人，祖同！我希望你不要口是心非，多給我一點安慰。否則，我是真覺得做人太沒有滋味了。」

「你放心，我是決不會對你有兩條心。玉明！我給你橘子剝好了，你吃點兒吧！」

祖同聽她醉後說真心話，可見她對自己已經有十分的癡心，一時倒不免感動起來。遂剝了一隻橘子，一面服侍她吃，一面向她溫情的安慰。玉明微睜星眸，望了他一眼，至少是包含了無限感激的意思。把他手兒握得緊緊的，忽然又落下許多淚來。祖同雖然不明白她爲什麼要這樣悲

傷？但女子任她怎麼的好脚色？她的心終是軟弱的，因此也更加的憐惜起來。遂低低的說道：

「玉明！我愛你還是脫了衣服，睡到床上去吧！這樣比較可以舒服一點兒。」

「對不起！我想不到酒醉之後，連走路都有點頭重脚輕起來了。」

「這是因爲你嘔吐過了的緣故。」

玉明假在他的懷內，由祖同拉着她到床上去躺倒了。祖同這時却盡着做看護的責任，給她脫了旗袍和皮鞋，又給她蓋上的被兒。方才低低的問道：

「玉明！你還覺得頭暈嗎？我給你輕輕的捶敲一回好嗎？」

「但是我怎麼的說得過去？」

玉明在他柔情蜜意的手腕之下，他心裏有點蕩漾了。在十分痛苦的臉上也會浮現了一絲笑意，好像十分安慰的樣子。祖同見她對自己的態度，至少已經親熱並好感到了極點。那麼換句話說，自己的第二步計劃也可以說是完全的成功了。因爲這時已經十點多了，祖同遂故意顯出十二分坦白的樣子。說道：

「！你還是安安靜靜的早點兒睡熟了吧！因爲時候不早了，等你入了夢鄉，我才可以放心回家去呀！」

「不！祖同！請你不要離開我，因爲你一走之後，我會更覺得孤孤單單起來了。唉！總而言之，是我爸爸死壞了。假使我爸爸還在世界上的話，石福華也不會在我家耀武揚威，弟弟和我當然也更不會鬧到打官司的地步了。……」

因此她一陣悲酸，也只好訴諸於眼淚，
也就大胆地又偎過身子，把她緊緊地抱住了。温

情地說道：

「玉明！你不要哭了，我的心也被你哭碎了。假使你是真心愛我的話，我覺得你不應該太認真的生我氣，因為我遲早是你們何家的入贅女婿，你難道連這一點子便宜都不捨得給我享受嗎？」

「哼！我覺得你今晚對我這麼野蠻的舉動，根本就沒有真心的愛我！」

玉明嘴裏雖然還是十分生氣的回答，不過她的嬌軀被祖同摟在懷內却是並沒有一點兒掙扎。從這點子看來，也可見女子在社會所佔的地位是相當的可憐。祖同忙着又急急的罰咒唸誓說道：

「我假使沒有真心愛你，我將來沒有好死！」

「你也知道我醉後的身體是多麼軟弱，假使你真心的愛我，你也該憐惜我的身子，決不會不顧死活的糟蹋我。」

玉明說到這裏，她完全已失却了平日剛強的氣概，忍不住又嗚咽地哭泣起來。祖同覺得玉明一味的哭泣這就是她顯露了她弱者的表示，那事情就好辦的。所以他抱住了玉明，一味的甜言蜜語百般的溫存安慰。其實玉明也是一個知廉恥的姑娘，她已經在失身了之後，當然是只好從一而終的。所以含淚說道：

「祖同！我的身子已交給了你，你以後要如不給我掙氣，我在母親和弟弟那兒怎麼的交賬？所以你有變心的一日，也就是我玉明永遠離別世界的一天了。」

「玉明！你千萬別這麼的說，我若變心，一定也是我的死期到了。」

二 身已污悔莫及天長地久

三九

「只要你不變心，你爲什麼要說死？我不許你這樣說！」

「哦！那麼我說活吧！但願花常好，月常圓，縱然是海枯石爛，也指望是天長地久，我們兩人相親相愛永遠地活下去吧！」

祖同那張油嘴也是相當的靈活，他一面笑嘻嘻的說，一面湊過嘴去，吻她的臉兒。王明在沒有能力可以抗拒之下，她也只好默默地任憑他的溫存了。顯然，空氣在經過一番極度緊張之後，此刻是緩和而鬆弛了許多。祖同這就又賊忸忸的說道：

「王明！這次事情的發生，說一句你不要生氣的話，還是你自己不好。」

「放你的狗屁！我不好？難道我叫我這樣不規矩嗎？」

「雖然你不會叫我這麼的幹，不過你還記得你酒醉的時候嗎？我叫你安靜點兒睡了，因爲時候不早，路上要戒嚴。所以你睡熟了之後，我也可以放心回家。誰知道你聽了我這話，却拉住我不肯放。說我不能離開你，因爲你孤單單的實在太可憐了。也許是因爲你醉後不知道你自己的舉動，你叫我陪在你身旁。那時候我也有些兒醉了，因爲並頭的睡了，你這麼一個天仙化人般的美女，即使我是柳下惠吧！恐怕也要動起情來呢！你想，那還不是你自己不好嗎？」

「唉！我只道你是一個知書達禮的名士，那料到你是一個衣冠禽獸的小偷，假使我早道你有這種惡劣的行爲，我也決不會在外面住旅館了。我上了你的當，你不說，反而來冤我自己不好，你也太無良心了。」

「玉明！我無非是和你說句笑話的，你怎麼又難過起來了？好了，好了，時候不早，我們還是好好兒再睡上一回子，明天還得上公堂哩！」

祖同見玉明又傷心流淚了，遂連忙又含了笑臉，向她低低的安慰。玉明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遂和祖同又慢慢地入夢鄉去了？

石福華的計劃是成功的，章祖同的進行也是順利的。但可憐的玉明是中了他們的圈套，離然這場官司，憑了王柏春大律師那種畸形勢力而得到了勝利。不過他們骨肉之間手足之間的感情，是已破裂到不能再有合縫的日子了。唉！同室操戈，以致引狼入室，這是多麼的愚笨！而且又是多麼的可恥啊！

三 同室操戈寡廉又鮮恥

健生接到了這張傳票之後，他的臉兒由紅變白，由白變青；他兩手拿着傳票，已經是瑟瑟地抖動得厲害。他做夢也想不到姊姊會先落手爲強，果然是情斷義絕的向自己親兄弟打起官司來了。不過他還沒有氣糊塗，先把回單給法院裏人打去了。然後頓足大罵道：

「好！好！你這無恥賤人！何家會出你這種敗類，真也是祖宗無靈心了。」

「少爺！你在罵的什麼人？這……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情呀？」

站在旁邊的杏春，心中還有些兒不大明白，遂向他驚奇地問。健生方才想到了似的。對杏春急急的說道：

「杏春！你快到裏面去報告太太，說法院裏來了傳票，小姐先來跟我打官司了，看她老人家心裏還說這個賤人好嗎？」

「啊！小姐先在法院裏告少爺嗎？」

「是的，你快去，你快去說吧！」

杏春見少爺這時的憤怒，好像混身都已冒出了火燄來的樣子。這就不敢多問，立刻回身奔到上房裏去了，這裏健生匆匆地先到電話間，立刻打個電話到魏家驊家裏。那邊接聽的齊巧是家驊，健生遂慌張地向她告訴，說傳票已到，今天下午兩點鐘開庭，這事情可怎麼辦好呢？家驊在電話裏聽出健生的口音，好像是要哭出來的樣子。倒反而像溫開水似的慢慢地說道：

「健生！是不是人家告發你做了強盜嗎？」

「啊！不，老伯！你怎麼這樣糊塗？是姊姊要和我分遺產呀！」

「對呀！那我可一點兒也不糊塗，既然不是什麼人告發你做強盜，你爲什麼要急得這個模樣兒呢？難道她要和你分遺產在法律上說，你是應該犯罪的嗎？」

「老伯這話雖然不錯，但下午兩時開庭，時間上實在是太偏促了。因爲我覺得一點兒也沒有準備，所以我實在是急糊塗了的緣故。老伯！你此刻最好不要出去，我馬上到府上來請你指點一個辦法好不好？」

健生被家驊問得無話可答，一時倒一禁爲之怔怔地愣住了。暗想，真的，我又不是犯了法，何必要着急得這個樣子呢？雖然家驊的人兒是並不在面前，但他也會感到很不好意思起來。

方才緩和了一點語氣，向他低低的要求。家驊聽了，在那邊回答道：

「你不用來了，等會兒我上你家裏來一次好了，因為我此刻正有事情到外面去接洽，我是等不及你到來的。」

「這樣也好，那麼我在舍間恭候老伯吧！」

健生沒有辦法，只好低低的答應下來，那邊家驊已把聽筒擱下了，健生方才匆匆的回到客廳來。只見母親在客廳裏急得團團的打轉，好像是在找自己不知上那裏去了？一見了自己，便先眼淚鼻涕的哭了起來。問道：

「健生！法院來了傳票，這可是真的事情嗎？」

「哼！那還有假的嗎？媽！你現在還說你女兒是好人嗎？好女兒竟先惹手爲強的來跟弟弟打官司了。」

健生冷笑了一聲，顯然有點怨恨母親不該庇護姊姊的意思。何太太氣得手腳也有些涼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何嘗說玉明是個好姑娘？就是你舅舅離開這個屋子，那也不是爲了她起的因頭嗎？其實我是主張不許你們分家，誰要打官司？誰就是不孝！我做娘的也好到法院裏去告他的！」

「憑媽這幾句話，我健生的罪孽至少可以減輕了不少。媽！你現在終可以知道誰是存心要打這場官司的主動者了？現在下午兩點鐘就得開庭了，我倒要向媽請教請教，你預備叫

我怎麼樣對付她呢？」

健生也是很聰明的人，他要母親心對姊姊也存了惡感，所以故意對她這麼的問。何太太呆住了半晌，他忽然大聲地罵起來。說道：

「章祖同這狼心狗肺的小賊種，最不是東西！我想王明她自己決不會就對你決絕到這個地步，一定是他在做的暗鬼！所以你姊姊昨夜也沒有回家，怕的是我知道了這個消息要吵鬧。唉！我想不到王明一個很聰明的姑娘會聽信祖同的話，自己人和自己人內亂，讓外頭人來看戲，我做娘的還有什麼話兒可說？早難道我前世作了什麼孽？所以今生才叫我受這些氣受這些痛苦嗎？……」

何太太說完了這幾句話大有痛心疾首的神情。她頹然地倒在沙發上，眼淚更像雨像一般的直滾下來了。健生被母親這麼一哭，他倒是靜默了一回。方才低低的說道：

「媽！你現在既然也有一點明白了，我就不妨跟你說幾句話。祖同這小子平日爲人就像狐狸般的狡猾，豺狼似的陰險。他對姊姊本來就有一種野心，不過我知道在當初姊姊是不大和他有好感的。但事到今日，祖同趁此機會就利用這些，一面討姊姊的好，一面在他本身就可以有人財兩得的希望。所以我並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昨天夜裏，我覺得他們兩人根本就有一點兒靠不住。姊姊把寶貴的身子去送給祖同不算，還要把何姓的家產也硬生生的去送給祖同，我試問母親，姊姊是不是何姓家中一個敗門風的不孝女兒？現在事情已經鬧到了這個地步，假使我再置之不理的話，那麼我們何姓的家產完全要被

她們吞沒了。姊姊今天的翻臉，她是存心拋掉母親和弟弟，預備到章家去做人了。那麼媽到底還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年紀，難道你情願給姊姊像強盜似的奪了何姓家產剩下你和以後度苦惱的日子嗎？媽假使甘心情願的話，那麼我做兒子的決不再放一聲屁了。」

健生這一番話，完全是激將之法。何太太聽了，不由氣得跳起身子來，收束了淚痕。恨恨的說道：

「女兒到底是向外的，她既然不顧母親和弟弟將來的生活，那麼我們豈可以束手待斃呢？健生！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再堅持着不許你打官司了。你還是快到魏律師家中去一次，千萬叫他幫一個忙，不要讓這無恥賤人太得了便宜才好。唉！唉！我真是氣死了，我真是氣死了！」

「媽！你這話可是決定了？」

健生再也想不到母親竭力反對打官司的，此刻忽然會改變了主意，反而叫自己再向家驛求懇去。一時暗暗的歡喜，因為母親已經站在自己一條陣線上來了。不過他還表示豫疑的神氣，故意向母親這麼的追問了一句。何太太冷笑了一聲，她似乎完全激悟了的樣子。說道：

「健生！我爲什麼還不決定呢？你到底是我的兒子，我是你的母親，就是你娶了妻子，你也還是何家的人。這賤人跟着祖回去，她是姓章的了。我若死了之後，我終不見得要姓章的人來成殮結果，我也不見得要姓章的來做羹飯給我吃。唉！我再不能這樣糊塗下去了。健生！你爲了你母親和你自己將來的幸福着想，你還是快去找尋魏律師，我相信

他一定能夠給你法律上的保障。你去吧！你去吧！」

「媽！你不要這樣性急呀！我覺得再去請魏律師幫忙，他一定是不肯答應的了。」

健生認爲母親面前他已經得到了勝利，這就搓了搓手兒，故意這麼的刁難着她回答。何太太皺了眉毛，說道：

「我想做律師的人不給人家打官司，他還懸什麼牌子呢？雖然他對我們這件案子未免感到有些兒生氣，我想多給他一點公費，他當然是樂而接受了。」

「媽！你倒不要弄錯了，因爲我和魏律師的交情不同，他假使肯幫忙的話，他倒決不會要一個子兒的公費。只要看他深夜把姊姊從警局裏交保出來這一回事，他幾時得到我們什麼好處嗎？只不過媽在昨天親自到他家中去責備，阻止他不許代我出面打官司。有了你這一句話，他怎麼還肯答應來幫我的忙呢？」

健生因爲母親當初把家驛恨入骨髓的樣子，所以此刻也無非給家驛代爲出一口氣。何太太嘆了一聲，似乎有點懊悔的神氣。說道：

「在當初我完全是誤會了他，以爲他在從中搬弄是非，一定要你跟姊姊打官司。但事到今日，我方才明白？原來搬弄是非的不是魏律師，却是祖同這個負恩忘義的野小子！唉！我恨自己爲什麼這樣的不清楚呢？也罷，還是我自己到魏家再去走一趟，向他賠個不是，那麼魏律師一定也可以心平氣和的了。健生！你快陪我一同走吧！」

何太太說到這裏，立刻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表示馬上要走的意思。健生這就再也熬不住的笑

起來了，連忙拉住了母親。低低的說道：

「媽！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已打電話給魏律師了。他說此刻有事情到外面去接洽，回頭他會到我家的。」

「好！你這孩子！也故意急急我嗎？」

「倒不是爲了要急急你，也好叫母親知道究竟誰是熱心人？誰是幸災樂禍的野畜生？」

何太太這才放下心來，恨恨的白了健生一眼，她臉上浮現了又好氣又好笑的神氣。健生却是一本正經的回答，那語氣至少有些兒俏皮的成分。經過他們母子一番談話之後，時候已經快十一點了。就在這個時候，院子裏一陣汽車喇叭的聲音，原來魏家驊已經到來了。這回子何太太是完全改變了以前痛恨的態度，她比健生還快的迎了出去，向家驊滿面堆笑的招呼道：

「魏律師！你來了，我們已經恭候多時了，快請裏面坐吧。」

「何太太！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家驊對於何太太前倨而後恭的態度，一時倒不禁爲之愕然，但健生在何太太的身後向自己連連丟眼色，而且還裝了裝手勢，這就有點理會何太太大約想明白過來了，於是也裝出毫無芥蒂的樣子，一面點頭，一面向她含笑招呼。大家走進了客廳坐上，杏春送上了香茗。健生遞過一支雪茄，又給他燃着了火。家驊向何太太望了一眼，微微的笑道：

「何太太！健生剛才打電話給我，說令媛已在法院裏告他了，而且法院裏已經來了傳票。」

我想這個責任，是應該由何太太自己担負的。記得在舍間分手的時候，你老人家不是向

我聲明可以担保使女兒不打官司嗎？可是，現在……而且還鬧得這麼的快，可見玉明小姐後面一定是有背景的了。」

「魏律師！你可以不必再向我說這些話了，因為事情的真相，我已經完全的明白了。怪來怪去，怪我玉明這姑娘她竟會上了章祖同的當。魏律師！我真不好意思告訴你，因為昨天我從府上回家，根本還沒有和我女兒見過一次面哩！」

「啊！那麼玉明小姐是上那兒去的呀？」

「誰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她在昨夜而且還沒有回家。你想！叫我要勸阻她不許打官司，可是我找不到她的人呀！」

「唉！這樣說來，我真爲玉明小姐感到可惜！因爲一個女孩兒家，年輕無知，從此往往會弄成終身遺憾的。好好一個姑娘，唉！這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家驊聽了，他是個處世經驗最豐富的長者，如何還會不知道其中的玄虛呢？所以他非常代玉明可惜，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何太太見家驊只管可惜嘆氣，而健生坐在旁邊，更是呆呆地不發一語。雖然覺得健生這孩子似乎太刁惡一點，不過事到如此，自己也顧不得這許多的。只好低低的懇求道：

「魏律師！我在沒有說話之前，我覺得我該聲明在過去有許多地方得罪了你，這都是因爲我一時糊塗的緣故。但現在我想明白了，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熱心仗義的好人。所以我在今天向你表示非常的抱歉，同時我還得請你不要記在心裏，原諒我是一個婦人之見才

好。」

「何太太！你何必這樣客氣呢？那叫我聽了，可太不好意思了。」

「魏律師，這並不是在客氣，因為事實上我的確有抱歉你的地方。好在我知道魏律師是寬宏大量的人，大概決不會牢牢地記在心裏。……」

「當然，當然，我以為過去的事情，似乎不值得再一談了。」

「不錯，那麼我需要談現實的是……今天所以請魏大律師到來的原因，是給健生來應付這下午的一場官司。假使承蒙你鼎力幫忙的話，那就叫我們母子兩人感恩不盡的了。」

何太太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她只好微微地紅了臉兒，向他輕輕地說出了這幾句話。家驊已經知道她是恐怕自己向她有所譏笑，所以她才一再的對自己表示抱歉。因此也不再和她表示計較，點了點頭。低低的說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同時在過去我也很同情你的苦衷，總而言之，一個做父母的，把兒女養大了，在兒女們自有主張把父母一脚踢開的時候，我認爲這是做父母最可憐的遭遇了。現在玉明小姐既然已做到打官司的地步，我在電話裏先對健生這麼說過，一點也不用着急的，因為這場官司，並不是犯法的，最多的失敗，就是姊弟分產了事，所以不必把他視作非常的重要。我剛才已給健生在陶伯仁律師那裏代爲委託，下午準定由陶律師給你出庭辯護，你們的意思怎麼樣呢？」

「魏律師！你自己爲什麼不肯代我們出庭呢？」

三 同室操戈寡廉又鮮恥

四九

「老伯！你……似乎應該給我有個幫助才好啊！」

何太太和健生聽家驊另外去委託了別人出庭，一時更不約而同的急急地問他。在他們母子臉上表情看起來，顯然有着十二分的難受和焦慮。家驊笑了笑，他却不以爲意的說道：

「你們不要着急啊！我就是給你們去出庭，也未必一定可以勝訴的。況且這件分產案子，勝訴和敗訴都不足以表示輕重，因爲兩者出入關係極小，簡直可說是毫無問題。同時我還有一層緣故，所以我非避一點兒嫌疑不可。免得給外界當作了話柄，以爲我給健生出庭打官司，好像另有作用似的。所以我覺得在我的地位上說，那好像是大犯不着了。」

「魏律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可有些兒聽不懂呀！」

家驊這一篇話，健生聽得很明白了。所以他皺了眉尖，便默不作聲了。不過何太太當然是想不到這許多，她似乎有點不大瞭解的神情，還向他急急的追問，家驊吸來一口烟，很認真的樣子。說道：

「玉明的心中，以爲健生和麗英是很密切的朋友，她也許知道兩個人由友誼而會結成了連理。那麼她和健生打官司，一定猜我是健生抱腰的人。說不定她會叫祖同在外面放空氣，是我因爲看中健生做女婿，才這樣給健生出力幫忙的。萬一被她真的在外面這樣一宣傳，那叫我不是有口難辯了嗎？所以爲了這一點，我是決不能代健生出庭的。不過何太太！我要向你聲明，這一層關係並不是今天才想到，我是老早便想到的。你不信，你可以問健生，因爲健生幾次到舍間來告訴玉明小姐太以專權，將來難免有一場官司。我

是苦口婆心的勸他不能糊塗，手足打官司，這實在是可恥的。要我給健生打官司，我不允許。我只能夠給你們和解，和解不成，那我算盡了最後的責任。何太太！所以我之不能爲健生出庭，你應該原諒我的苦衷才好。」

「這樣說來，魏律師給健生另外委託了陶律師，也算是你盡了最大的義務了？」

何太太聽了，臉部有點失望的樣子，頹然地回答。家驊摸了一回下巴，表示沈吟的神氣。然後站起身子來說道：

「這倒並不是，我爲健生暗中幫忙原可以，要我出面那就覺得有點不大妥當。何太太！我想此刻陪健生一同到陶律師事務所去一次，因爲我說的到底不甚詳細，需要健生親自把家庭糾紛的情形對陶律師告訴一遍，那麼下午開庭的時候，就有一點根據了。」

「魏律師！快十二點了，我想在舍間用了飯去吧！」

何太太此刻倒覺得家驊是一個純粹幫健生忙的熱心人了，所以含笑向他留飯。家驊想起昨天自己留她吃飯的情形，他覺得又是一個報復的好機會。不過他到底涵養很深的人，搖頭說道：

「下午兩時就要開庭，時間上恐怕來不及。況且我下午也還有四五件公事要去辦理，這兩天真忙得吃飯的工夫都沒有了。」

「媽！那麼你也不用和老伯客氣了，我們還是幹正經事去妥緊。」

「慢着，讓我問問魏律師，下午我要不要到庭的？」

何太太見兩人匆匆的出了客廳，遂追上了兩步，又急急的問。家驊已站在院子裏的汽車旁邊

了，他回頭望着何太太。說道：

「我看你老人家還是不必上庭了，因為你見了他們，也無非是多使你心中感到生氣，倒還不如等在家裏安靜一點。」

何太太覺得家驛這話倒也不錯，遂點了點頭。她站在石階級上眼望着健生跟着家驛跳上汽車開出大門去了。她覺得四周茫茫地好像死過去了一樣的沈寂，一陣子悲哀湧上了心頭，在她深長地嘆了一口氣之後，忍不住眼淚又在她臉頰上展現了。後面站着的杏春，她走上來扶着何太太。低低的說道：

「太太！你還是到房裏去躺一回兒休息吧！」

「唉！你叫我還有什麼心思去休息呢？」

何太太又唉聲嘆氣的說道，她在客廳裏沙發上又坐了下來。這時廚下已開上了飯菜，杏春把飯盛出，請太太用飯。何太太搖頭道：

「我此刻心中實在悶得厲害，那裏還吃得下飯？你們收拾過了，自管去吃吧！」

「太太！已經是十二點了，你吃不下，就少吃一點兒。俗語說得好，船到橋門自會直，你要擔憂也沒有用。我看少爺小姐好像七世冤家，住在一起，也是不好，倒還是給他們爽快的分了產，各立門戶，你太太怕什麼？今天愛到兒子家裏住就是兒子家裏住，明天愛到女兒那兒住就到女兒那裏住，難道他們敢不奉養老人家嗎？所以我勸太太自己身子保重一點，餓壞了身子，還有誰來知道呢？」

何太太聽杏春這樣的勸慰，覺得自己親生兒女還及不到一個了頭，因此忍不住又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這時忽聽一陣皮鞋聲音響進來，何太太抬頭去望，原來是麗英。麗英怎麼又到何家來了呢？因為這幾天爲了健生家中糾紛的事情沒有解決，叫麗英心中也沒有心思讀書，她在學校裏打電話到家中去問阿芸，說何家有沒有什麼消息？阿芸把何少爺早晨打電話給老爺的事情告訴了一遍。麗英知道一定有了變化，遂在放午學的時候，匆匆地到何家來問究竟了。當下何太太見了麗英，因爲已經和她父親有了一點好感之後，所以對她並不再有仇視的心理。遂嘆了一聲，低低的叫道：

「魏小姐！你打從那裏來？」

「哦！伯母！我從學校裏放學回來。聽說爸爸在你府上，怎麼他又不在了？」

「你爸爸和健生一同到陶伯仁律師那裏去了。」

「作什麼去？玉明姊姊呢？」

「魏小姐！你還不知道嗎？我詳細細的告訴你吧！唉！玉明這姑娘她竟糊塗到這個地步，我真有些兒想不到。」

何太太一面說，一面便把玉明昨夜沒有回家，而且今天法院裏來了傳票的話，向麗英告訴了一遍。麗英聽了，也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說玉明姊姊完全是上了章祖同的當，以前玉明姊姊總以爲我是健生的朋友，健生有所舉動，一概都是我指使出來的。其實天地良心，這完全是冤枉的事情。健生對我說姊姊

不好的時候，我還竭力的勸他忍耐，因為姊弟如手足，手足一旦破裂，這好像一個人不健全了，你想，這一分家庭還弄得好了嗎？誰知到了現在，果然彼此免不了這不幸的事情鬧出來。唉！說來也叫人很痛心！」

何太太聽麗英這樣說，一時心中暗想，在過去不要說玉明疑心她，就是我也十分的痛恨他們父女兩個人。但照麗英此刻的話中聽來，好像她還是一個十分賢德的姑娘。難道她果然是個好姑娘嗎？但是……想到這裏，忽然她記得了一件事情。便忍熬不住的說道：

「魏小姐！我並不是對你說這一句話，玉明和健生打官司，說起來還是你的因頭。」

「啊！伯母！你這話是打從那兒說起的？」

「也許在你確實不知道，因為健生給你買了一隻鑽戒，被玉明知道了。她認為健生有私心，有舞弊的舉動，所以她們姊弟之間就此而發生了裂痕了。」

麗英聽到這裏，她粉臉兒不由一陣陣的紅暈起來，至少是包含了一點羞慚的顏色。遂認真地說道：

「伯母！對於這件事情說起來，我確實表示非常的遺憾。因為在當初我和同學們無非是打了一個賭，所以向健生暫時借用一下，後來我就歸還給健生。但健生一定強迫我接受，他並且說了許多真心真意的話。我說我暫時給你保藏着，假使我和你將來成功了事實，那麼這枚鑽戒也仍舊是你們何姓之物。假使不成事實，我也原璧奉趙，因為我父親第一個先不贊成我無緣無故接受人家東西的。誰知玉明姊妹心田這樣狹窄，爲了這一枚小小的

鑽戒，竟鬧出這麼重大的事情來。假使我早料到有這一種事情；殺我頭也不願意接受了。好在這枚鑽戒還是絲毫無動，今天我也帶在身旁，就此交給了伯母吧！也好叫我心中感到爽快一點。」

「不！你要交還給我，我是不能接受的。況且玉明今天鬧到打官司的地步，也許還有一種野心向外的企圖。對於這枚鑽戒，當然還是一種藉口而已。魏小姐！你這句話很對，假使你和健生結了婚，這枚鑽戒也是仍舊帶到何家來的。我說玉明這女孩子變了死，受了祖同的迷，竟這樣糊塗心狠起來。無怪天下做父母的人，都要養兒子，不願養女兒了。唉！真叫我太灰心了。」

何太太不等她把手兒向袋內摸，就將她手兒緊緊地握住了。她似乎完全已明白過來的神情，無形之中對麗英又增加了一分親熱的情景。麗英見她直截地說出結婚兩個字來，一個女孩兒家多少終有些難為情，頰上的桃花又深現上來。不過她還鎮靜了態度，表示很公正的說道：

「伯母！我以為這話也不能一概而論，兒子有好的也有壞的，女兒也有好的也有壞的。總而言之，做父母的固然不能太委曲了做女兒的，但做女兒的當然也應該守她的本分。除了她應有享受的權利之外，要和做兄弟的打官司，這一點確乎是太荒唐了。不過我想玉明姊姊的本心也許並不歡喜這個樣子，都是姓章的搬弄是非，因此就糊裏糊塗的身不由主起來了。其實我為玉明姊姊着想，也是有些兒可憐。」

「魏小姐！你這話說得對極了，自古以來，女兒總是要嫁人的。除了她應得的一副嫁奩之

外，其餘的權利是在她對方丈夫的身上。現在玉明完全以女易男似的不算，而且還和弟第爭天奪地，這……這……還成什麼體統呢？」

何太太被麗英這麼一說，她是越想越有道理起來。因此對玉明這個打官司的舉動，也認完全絕對的錯誤了。麗英却是微微的一笑，她又低低的說道：

「不過這又得看情形而說了，假使做父母的只養一個女兒，而她父母又非常珍愛她，情願分給她一部分的家產，那麼這也不能算是做女兒的不道德。」

「那是當然，……」

何太太說了這麼一句，忽然想起麗英原是個獨養女兒，一時倒又歡喜起來。暗想，我當初却沒有想到這許多，不錯，麗英是只有一個人，兄弟姊妹都沒有的，而且她的父親也有不少的家產，那麼她和健生結婚，麗英至少是會帶來一部分家產的。這和玉明帶了家產到章家去，兩相比較，可說是有天壤之別。那麼我怎麼還能夠用仇視的態度去對付她呢。何太太在這樣盤算之外，她的思想是完全的改變了。撫摸了她的手兒，滿顯出慈祥的樣子。忽然說道：

「魏小姐！你不是剛從學校裏放學回來嗎？那麼你一定還沒有吃過午飯，這裏現成的，就馬馬虎虎的吃些兒吧！」

「不錯，魏小姐！你不要客氣，我太太也沒有吃，她說吃不下，我想太太是爲了一個人吃飯沒有滋味，所以魏小姐陪着太太吃一點，太太一定很歡喜地吃得下飯了。」

站在旁邊的杏春，遂趁此機會笑笑嘻嘻的說。麗英當初是怕何太太看見自己有討厭的意思，

所以她是担着十二分的心事。不過今天在互談之下，她做夢也想不到何太太對自己會表示這麼的親熱，那似乎感到意外的驚喜。遂不免揚揚眉毛兒，掀起了那個傾人的酒渦，伸手去扶何太太的身子，給她到桌旁坐下。說道：

「伯母！事情既然已經鬧成了僵局，那你徒然的愁苦也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勸你飯只管吃，看下午他們回來告訴究竟是怎麼樣的判決？」

「也好！我看在你的面上，我就吃半碗飯。魏小姐！那麼你也坐下來陪我吃吧！」

「魏小姐！你聽見嗎？可見你的面子真是大極了。」

何太太這一句話本來已經有點討好的成分，再給杏春這麼的補充了一句。這使麗英心中更感到快樂一點，因此玫瑰花兒般的臉上那顆小酒渦也就沒有平復的時候了。

兩人匆匆的飯畢，何太太又叫麗英到臥房裏去洗臉。這時已一點相近了，何太太煙癮上來，遂到後房去吸大煙，叫麗英隨便遊玩一回。麗英坐着翻了一回畫報，覺得很感寂寞，忽然想到法院裏兩時開庭，我何不前去旁聽旁聽，這就和何太太說明了。何太太認爲很好，麗英遂告別出來，匆匆地到法院裏去了。

何太太吸完了煙，她的精神倒又飽滿起來。看看時鐘齊巧兩點，不知怎麼？她一顆心兒會別別地跳動了一下。暗想，這該是開庭的時候了，我想這時候玉明和健生見面，也許會不認識是同胞手足了吧！一個是鐵青了面，一個是漲紅了眼，說不定大家會像仇敵一般的相待起來。唉！爲了這萬惡的金錢，使同胞手足涉於訟事，這……這……叫我做娘的心中真是痛苦極了。何太太想

到這裏，心灰意懶，暗暗的流了一回眼淚。倒在床上，不知不覺的却是睡着了。

也不知經過多少時候？何太太忽聽耳邊有人低低的叫喚。遂睜開眼珠，用手揉了一揉眼皮，向床前一望，原來叫喚的是杏春。遂忙問道：

「杏春！什麼事情？幾點鐘了？」

「快五點了，有人打電話給太太。」

「是誰？」

「我問他！他不肯告訴，說太太去接聽了，自然會知道。」

「奇怪！是男子的聲音還是女子的聲音？」

「是男子的聲音，太太去接聽嗎？」

「叫他等一回，不知是那個打來的？」

杏春答應，便匆匆的自去。這裏何太太起身洗臉，她有點懷疑地猜想了一回。遂急急的到電話間，握了聽筒。問道：

「喂！你是誰？」

「我……哈哈！連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了？你是不是何太太呀？」

憑了他這一陣子笑聲，就可以猜得到那是石福華。何太太想不到石福華會打電話給自己，而且他的語氣至少是包含一點譏笑的成分。這就也有些兒生氣，遂冷冷的說道：

「我道是誰？原來是石先生！不知有什麼貴幹呀？」

「梅英！我覺得你不應該用這種態度來對付我。」

「哼！承蒙你多情來打個電話，可是你就應該用這種語氣來對付我？這不是笑話！」

「梅英！你不要誤會，因為我們隔別了也並不怎麼的久，你就把我共枕同衾人的聲音都聽不出，我覺得你也和健生玉明一樣的把我忘記了。」

「忘記了怎麼樣？不忘記又怎麼樣？我幾次三番相勸你，孩子年紀大了，無論是什麼事情？你總要寬鬆一點，可是你不聽我的話，偏偏把他們逼得這麼緊，而且還轉玉明的念頭。你這種禽獸的行爲，你不怨你自己，倒反而來說我忘了你，其實我和我的緣分本來是完了。」

「好！你總算有情義！可是我走了之後，你家也不見得是很太平呀！」

「哦！原來你是爲了知道玉明和健生打官司的事情，所以打電話來諷刺我的嗎？我老實對你說，假使不是你派了流氓來尋事吵鬧，他們姊弟的感情也許不會破裂到這樣地步，所以這樣陰險的行爲，你還是個負恩忘義的人！」

「哈哈！哈哈！你自己負恩忘義，把我的好處全不記得了，你還來說我，算我瞎了眼，當初沒有拿定主意，今天才遭到你們的驅逐，可是你們眼前報却在我的跟前活現世呀！哈哈！哈哈！」

「放你狗屁！」

何太太也是一個聰敏的人，她在石福華被兒女趕走的時候，雖然有點依戀之情。但後來仔細

想想，覺得自己兒女這麼的大了，爲了兒女的面子着想，的確不應該再和他含混下去。再說石福華的行爲又是這樣的卑鄙齷齪，趁此一刀兩斷，倒也是一件爽快的事。後來又因爲福華派流氓來尋是非，可見他更是個無賴。此刻又接到他這樣一個冷譏熱嘲的電話，使她更加的死了一條心。這就恨恨的罵了一聲放屁，便把聽筒擱下了。但是想想被他侮辱的情形，倒忍不住又暗暗地淌了一回眼淚。不料就在這個時候，忽聽杏春在外面叫道：

「少爺！你回來了？小姐呢？」

「小姐？哼！這不要臉的賤人最好讓馬路上汽車撞死了她，也好出了我心中這口怨氣。」
「健生！何苦來呢？你要怎麼的毒心去咒唸她？爸爸不是跟你說過嗎？一個年輕的人，靠祖上的遺產是過不了一輩子的。最要緊的是自己創造事業，我想你只要自己努力，能夠給父母掙一口氣，將來比你姊姊能夠更好一點，我想你也很可以揚眉吐氣的了。」

後面這說話的聲音分明是魏麗英，何太太聽了，就明白這場官司反而給玉明佔了上風。一時心中十分氣憤，便三腳兩步的奔出客廳來。因爲是氣糊塗了的緣故，所以竟忘記跨了門檻，前脚一絆，一個跌衝，身子便直撲跌倒地上去。這一來把正在憤憤不平的健生和麗英，都大吃了一驚，情不自禁啊呀一聲叫起來了。

四 男女平權香火趕和尚

何太太心慌意亂的走出客廳來，不料被門檻一絆，身子就跌了下去。當時健生和麗英見了，

急得啊呀了一聲，連忙把何太太扶起身來。但何太太心中既是憤怒，又是疼痛，一時跌悶了，幾乎氣厥過去。健生給她剋住了人中，高聲叫喊。杏春又急急倒上開水，麗英給她灌上了兩口。何太太方才悠悠地睜開眼睛，但是她還說不上什麼話來。健生麗英猜她跌傷了腳踝，遂扶她到沙發上坐下。大家連連慰問，可曾跌痛了沒有？這時何太太第一要緊的是問這場官司的結果，究竟怎麼樣判決？健生聽了這話，不由又憤怒起來，把腳恨恨的一頓。大聲地罵道：

「他媽的！這還成什麼世界呢？什麼叫法律？簡直是不法之至了。這種判決的方式真是奇特極了。媽！你看，你看，什麼房產一概歸何玉明，田產一概歸何健生。徐氏的贍養費，由兩人名下所管的產業中酌量分撥！這……這是什麼混賬屁話？根本是豈有此理，一竅不通！」

健生說得額角上青筋都暴露起來了，他從袋內取出判決書來，恨恨的擲到母親的懷內去。但紙兒是輕薄的東西，因此飄落到地上，何太太因為根本識不了多少字，所以也並不去拾起來。急急的說道：

「那麼淘律師難道不能給你一點保障嗎？就儘管讓他們說話不成？」

「唉！媽！你還不知道，這個年頭兒，再要緊的就是有勢力。聽說姊姊請的一個王柏春律師是日本人的過房兒子，所以法院就好像是他開設的商店一樣了。他是老闆，他說一句屁臭香的，誰敢回答說不是呢？唉！認賊作父，這叫請了閻神野鬼來捉弄自家人，一國如此，一家如此，如此家國，那還有什麼話兒好說呢？」

健生說到這裏，表示痛心疾首的樣子。他頹然地倒在沙發上，忍不住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麗英在旁邊勸慰道：

「事情既然已到這個地步了，嘆氣還有什麼用呢？我說一個人總要自己努力，否則，縱然得了成千成萬的家產，恐怕也要敗光的！」

「哼！姊姊此刻不要得意，她不知道完全是上了祖同的圈套。我們睜大着眼睛看吧！終有一天，姊姊會抱着頭兒痛哭呢！」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起初，你們是爲了鬪一口氣，嚷着要打官司。我做娘的，苦口婆心勸告你們，叫你們彼此退讓一步，手足總有手足之情，可是你們偏不相信，一定要爭天奪地，拚個你死我活。現在可好了，讓祖同這小子做了玉明的靈魂，硬生生把我們一家拆散了！那叫我做人還有什麼滋味？還有什麼滋味好呢？」

何太太說到這裏，一陣子傷心，她又忍不住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了。麗英連忙叫杏春揮手巾，把何太太勸住了，一面遞上烟捲，一面低低的說道：

「伯母！你快不要這個樣子了，自己身子也該保重一點兒。我說他們姊弟雖然分了產，但做娘的誰都應該要奉養。難道分了家，連母親都不管了嗎？所以伯母現在做個現成人也好，樂得不管閒賬的享幾年清福。要吃吃一點，豈不是好嗎？」

「魏小姐！你還說哪！做父母的我覺得就不是人做的。我自己在當家的時候，處處地方還受他們的束縛呢？何況現在連家都被他們分了，不把我活活的餓死，我已經是夠幸福

了，還敢有什麼非分的妄想嗎？唉！我恨自己爲什麼不早點兒死了？眼不見爲淨，也就隨他們去內亂了。」

何太太聽麗英這樣勸慰，一時倒覺得麗英真是一個好女兒。遂抬頭向她望了一眼，低低的回答，表示灰心已到極點的意思。健生聽了，遂連忙說道：

「媽！你說這些話，那叫我們做兒子的就難做人了。唉！現在我和姊姊雖然是分了家，正如麗英所說，難道可以把母親不奉養嗎？不過法庭已經這麼的判決了，這屋子好像，不！簡直是整個兒沒有我的分了。所以我就不得不到外面另找屋子去，我找到了屋子，我總不讓母親住在這個賤人的家裏。媽！你應該相信你的兒子，他到底還是一個讀過書懂得道理的人！」

「伯母！你聽，健生已經向你這麼的說了，那麼你老人家總算也稍許得到一點兒安慰的了。」

麗英這兩句話的意思，至少還有點代表着自己而說的。何太太嘆了一口氣，却並不說什麼。健生這時又對杏春道：

「杏春！你陪太太還是到上房裏去休息一回吧！媽！我瞧你這一交跌得不輕，還是去躺會兒。」

「現在是什麼都完了？鬧得四分五裂，這好好兒的一個家。」

何太太雖然由杏春扶着到上房裏去了，但是她一路地還自言自語的說着，也可見她所受的刺

激是很深的了。健生待母親走後，他把地上判決書拾起，憤憤的撕了。咬牙切齒，大有痛恨入骨的樣子。麗英在旁邊瞧了，遂走上去把他肩胛輕輕的一拍，用了溫和的口吻。低低的又慰勸他說道：

「健生！何苦來要氣得這個樣子？一個人總要想明白一點兒的，多分少分就這樣算了，玉明她得了便宜，也不見得立刻就會發胖起來。」

「我倒並不是爲了少分而感到生氣，因爲我和姊姊到底是同胞手足，而且當初對付石福華的時候，曾經站在一條陣線上，共過患難，大家合作努力，到底驅逐豺狼，才有今天這應自由的日子。現在，就算我做兄弟的有一百二十四分不是，她也不應該投入祖同這小子的懷抱裏去，借此滿足她好勝的心理倒是小事，讓祖同這小子不費吹灰之力，而坐享其成，得了何姓這大部分的家產，你想，這還有誰能一些兒不生氣嗎？」

麗英聽他這樣說，不由微微的一笑，搖了搖頭，表示不以爲然的樣子。低低的說道：

「健生！這你未免是太傻一點了。你們兩人既然有了仇視的心理，那麼彼此都色不了想找一個幫手來應付對方。你以爲玉明是上了祖同的當，可是在玉明的心中想起來，她何嘗不在說你是上了我們父女的當呢？她的意思，總說我爸爸仗着做律師的地位，幫了你去壓制她，其實這當然還是冤枉的事。不過她就根本不會想到，假使她能夠知道我爸爸對你們是一片好心的話，那麼她也不會一定要和你打這場官司了。」

「我也何嘗想去壓制她呢？因爲她做什麼事情都有點專權。好像有了她，就沒有了別人。」

比方說，她把阿根辭歇了生意，那簡接的就完全在對付我。假使你處身在這一種地位，你能不能再忍耐下去呢？」

健生恨恨的回答，表示姊姊在過去的手段真是太厲害了一點。麗英想了一回，忽然又思索到什麼似的。說道：

「說起來這事情也太湊巧，其實還是太不巧了。阿根去行刺她的時候，偏偏我也會到你家裏去。照理，我是救了玉明一條命，但在她說來，還咬我們同謀要害死她，這一半固然使她的神經衰弱的緣故，一半也是造物太捉弄人了。假使阿根不去暗殺她，她或許還不至於走上了這一條極端的路。」

「那倒不一定是爲了這個緣故，我以爲章祖同是使我們姊弟打官司的罪魁。他對姊姊一定鼓動得很厲害，我姊姊是最好勝的，說不定就是這個緣故使她愛上了章祖同。噯！對了，對了，我想起來了，那天祖同爲着應付那些流氓，在這裏大費氣力，也就是要表示他是一位英雄！好哇！這小子可以說久有此心的了。」

健生越說越想到祖同的陰謀可惡，他恨不得把祖同的肉有咬幾口的意思。麗英微咬着嘴唇皮子，沈吟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我玉明平日做人，不但聰明，而且精細，不知怎麼的會去上他的當？」

「這就叫：君子可欺以其方！」

健生嘆息着說，他坐到沙發上去，把手托了下顎，抬頭忽然見到上首壁上掛着父親一張小

照。他又淒涼地說道：

「爸爸！你怎麼知道你留下的那座洋房？做兒子的沒有分，倒反而給女兒得了去呢？我想爸爸假使魂今有知的話，恐怕也要十分憤怒了吧！」

「健生！我覺得你這人就未免太無聊了，你也多少給我放一點男子的氣概出來，爲什麼老是悲喪着這場官司的失敗呢？」

麗英見他幾乎要流淚的樣子，這就向他用了責備的語氣，低低的說。健生望了她一眼，嘆道：

「麗英！你不同情我的失敗，還要說我無聊嗎？其實我爲什麼跟姊姊打官司爭遺產？按諸實際，也不是爲了你我將來的幸福嗎？」

「健生！可是你不知道，你這場官司雖然是失敗了。不過有一件事情，你是勝利了。」

健生聽麗英說得好像有點神祕的樣子，這就望着她玫瑰花兒般的嬌靨倒是愣住了。良久，方才迫切的問道：

「麗英！你這話叫我真有點兒不明白，那一件事情我是勝利了呢？」

「這件事情說起來，假使你有誠意的話，那當然比得了更多一點家產還要好。假使你沒有誠意的話，那當然又作別論。」

麗英也是一個很刁攢的姑娘，她不肯直接的就告訴，偏喜歡繞了一個圈子來俏皮地回答。健生直弄得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的神情，皺了眉毛兒。急急的又問道：

「麗英！你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好歹也給我說一個詳細才好呀？否則，叫我悶也快悶死了。」

「健生！我先告訴你，你媽對我的態度好像並沒有怨恨我的樣子了。」

「是的，這也許因為她需要你爸爸來幫我忙的緣故。你不知道，上午聽到傳票之後，媽急得什麼似的，她還慫恿我去請你爸爸來給我做一個保障，可見她的思想已經慢慢地轉變了。」

「你知道她老人家怎麼會轉變的？」

「這個……你問她做什麼？我……至少是姊姊過分無情的手段，使我媽太以悔了心。大凡一個人總不能成孤立，尤其是爲人子的父母，她對女兒有了惡感之後，相反地必定對她兒子有了好感，那麼推而及之兒子的朋友，她自然也感到可愛起來。」

「健生！你這幾句話回答對極了，所以我覺得你才不是一個十分粗魯的少年。」

「啊！你把我當作粗魯嗎？」

「我說你那暴躁的性子，不知幾時會改一點？」

「你不懂，我這人暴躁是在外表的，肚子裏也許比你還要精細一點。」

健生似乎有點不服氣，忍不住故意這麼的說，但他臉上是浮現了一絲得意的笑意。麗英聽他還表示勝過自己的精細，這就把嘴兒一撇。呖了一聲。笑道：

「省省吧！你既然是精細的人，那麼你知道我說你得到勝利的那件事情，到底是指點什麼

「而言呢？」

「麗英！你難道真的把我當作傻子看待不成？」

「不用逞強，你把事情指出來，我才佩服你。」

「你聽着，母親在當初所以恨你們，是以爲你們父女兩人在慫恿我和姊姊打官司。後來母親趕到你府上，原來是責備你的爸爸不該抱我的腰來拆散這一分家庭。經你爸爸再三的聲明，表示了並不願我和姊姊打官司的話，我媽的怒氣才比較稍爲平靜一點。這裏就以知道，假使是我做了打官司的主動，有了充分準備的時間，那我可以相信這次決不會失敗到這樣的地步。那時候我的官司雖然早勝利了，不過母親對你的印象自然是格外的惡劣了。換句話說，我和我的婚姻一定會受到阻礙，這是意料的事情，母親一定大爲反對。雖然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婚姻該有自主之權，但未經家長的同意，將來少不得一件很不順我的事。現在官司雖則失敗，而我倆的婚事可以毫無阻礙的進行了。你想，在這一方面勝利的代價，不是比得到多一點遺產要可貴得多了嗎？麗英，你聽我這一番話說的可是不是你心中的意思？我想至少有七分的把握。嘻嘻！……」

健生絮絮地說了這麼一大篇的話，直到末了，她却又嘻嘻地笑起來了。麗英想不到會被他說到心眼兒上去了，一顆芳心，也由不得暗暗的驚喜。秋波水盈盈地斜睨了他一眼，低低的笑道：

「我記得在兆豐公園裏和你遊玩的那一天，曾經把你比作了張飛，後來又把你比作了諸葛亮。真的，張飛入川之後，他有小諸葛之雅號。誰知道你在打完了這場官司之後，也變

成了小話裏一樣的厲害了。健生！算你說得不錯，不過你既然認爲這件事情比多分一點遺產來得可貴。那麼你就不許再老是愁眉苦臉，長吁短嘆。你應該表示歡喜，那麼才顯得你是真心誠意的愛我！」

「你幾時看見我愁眉苦臉？我不是十分的歡喜嗎？」

有了麗英後面這一句話，那倒叫健生不能再有什麼表示氣惱的話了。於是站起身來，把麗英手兒緊緊地握了一陣，顯出無限快慰並親熱的意思。不料正在郎情如水妾意若綿的當兒，忽然一陣皮鞋聲音，只見玉明從外面昂然而入。健生麗英放下了握着手兒，可是已不及離開身子。玉明呼起了面龐兒，表示瞧着不入眼的態度，冷笑了一聲。諷刺地說道：

「你們要討論什麼問題，可以另外去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這屋子已經完全屬於我了，如果你們要做些什麼不乾淨的事情來，那我可要對你們不起了。」

「這真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不錯！這兩句話，在此時此地，正好用得着。」

「可是！姊姊！我老實對你說！你是一個女孩兒家，你把嘴兒說得清潔一點！我和麗英在這裏說幾句話，就會做出不乾淨的事情來。那麼你昨晚和祖同一晚未歸，誰知道你們在做些什麼勾當呢？哼！真是笑話！」

健生聽姊姊這麼的尖酸，把麗英說得通紅了臉兒，幾乎吊下眼淚來。這就苦笑了一下，低低的說。可是玉明並不放鬆她應說的話兒，還是自鳴得意的樣子。健生這就惱恨成怒，遂冷笑了一

擊，把昨夜的事實來向她作一個報復。玉明對於弟弟這個報復，好像是感到意料之外的。因為無意之中就被弟弟直刺到心眼兒上去，這叫玉明全身會感到針刺一般的不自然，芳心一陣亂撞，她每一個汗毛裏都會冒出一點羞愧的汗點來。不過她還竭力鎮靜了態度，逗給他一個白眼。喝道：

「健生！你……你在放什麼屁？」

「噯！你知道人家說了你就是放屁，可是你不知道你在胡說了人家就不能算是放屁嗎？姊姊！我勸你做人不要聰明得太過分了，多少也給你自己積一點福壽在後頭吧！」

健生還是裝出很冷雋的態度，他是極盡諷刺的回答。玉明想不到弟弟現在越弄越厲害起來，這就把腳一頓，鐵青了臉兒，把手向外一指。恨聲地說道：

「弟弟！不用你爲我關心了，我覺得你對我在這裏已沒有了說話的餘地和資格！假使你有志氣的話，你就應該自己識相！」

「健生！我可聽不慣這些忘記了手足之情的混賬話！我們走罷！」

麗英聽玉明簡直有驅逐健生出外的意思，一時氣得漲紅了粉臉兒，她站在旁邊再也忍熬不住了回答，玉明哈哈地笑了一陣。說道：

「我的手足已被狐狸精迷死了，那裏還來什麼手足兩個字。魏小姐！你究竟是個識時務的聰明人，你想，在別人家戶子裏談愛情，這是多麼的難爲情呀？」

「健生！你還在這兒呆站着幹嗎？你不走，我走了。」

麗英被玉明冷譏熱嘲的這道再也站不下去了，她向健生連連的催促，同時她一扭身子，預備

匆匆先走的意思。健生把她怔住了，一面他還有點不甘示弱的狠視了玉明一眼。冷笑道：

「姊姊！你不要太以驕傲，就算這屋子現在是分給你名下了，但也只好算你是用了不正當像強盜手段般地搶奪來的！况且俗語說得好：千年田地八百主，你能保守得一輩子嗎？哼！哼！」

「能夠保守不保守？這是用不到你担心的！現在家產既然已經分開，我們各有各的門戶，請你自己努力一點吧！」

「健生！說走就走，你一定還要在這裏跟她多說什麼廢話呢？」

麗英有點不耐煩再站下去似的，恨恨的說，至少有點討厭的樣子。玉明白了他一眼，爽快快的說道：

「我覺得你要走就走得乾淨一點，不要拖泥帶水的使人感到討厭！你所有的東西！我決不想佔你的便宜，你完全搬走了。」

「當然，事到如今，我也決不會要想佔你的便宜。麗英！你給我打個電話到搬場汽車行裏，叫一輛汽車來吧！」

健生知道玉明是自己立刻搬走的意思，他想不到姊姊連一點點情分都不肯留給自己。他口裏雖然對麗英這樣的說，但他的手脚已經氣得有點涼的了。麗英望着院子裏斜西的太陽，她皺着眉毛兒。向玉明婉和地說道：

「玉明姊姊！你們到底是同胞手足，究竟不是殺父仇敵。你看天色快夜了，難道你不能放

寬一點兒，一定要他今天全搬走嗎？我覺得已經是分了家，彼此何必再面紅筋青？樂得客氣一點，常言道，海水也有相逢的日子，何必苦苦地逼得那麼的緊呢？所以我覺得姊姊做事雖然能幹，到底未免做得過分一些兒了。」

「這用不着你來向我批評，你應該記得你的父親魏家驊，曾經代表他的意思，要把我攆出去的日子。現在，只好請他自作自受。」

麗英說的話還不能打動玉明一點慈悲的心腸，她認為這是應有的果報，該讓弟弟來嚙嚙被人驅逐的滋味。麗英想不到一個溫順的姑娘，會變得這麼狠的心腸，她覺得有點兒心痛。遂也冷笑道：

「你把我父親來給你們和解的一番好意當作惡意猜，那麼我父親把你從警察局交保出來的時候，難道你也說是我父親對你有着一番惡意嗎？」

「這是被一時此一時，我覺得你是多餘的話。」

「麗英！她的心已不是我姊姊的心了，完全是已煊染了章祖同的野心了。所以我認為不必和她再多說了，來，來，來，你跟我到房中幫着去料理東西吧！」

健生認為無話可說，向麗英一招手，匆匆地預備奔進到自己的臥房裏去。忽然抬頭瞥見父親那張遺照，於是停住了步，走近前去，把鏡框取了下來。玉明見了，便立刻趕上去。說道：

「健生！你拿這張父親的照片幹什麼？」

「這是我父親的遺照，應當由我保存。」

健生一面拭着玻璃框上的灰塵，一面理直氣壯的回答。王明冷笑了一聲，因為她心中早有一個存心。便也非奪取不可的說道：

「是你父親？難道就不是我的父親嗎？既然這座屋子是歸我的，你就不能把這張像片拿去！」

「哼！你連祖宗都忘記了，還要這個幹什麼？」

「健生！你這是什麼話？你……你……敢侮辱我！」

「這也算不得是侮辱你，因為事實上就是這個樣子。假使在你心目中還有父親的話，也就決不會跟你弟弟打官司了。」

健生是一步一步的向她語語諷刺着，王明氣得睜大了眸珠，半晌方才一本正經的說道：

「和你打官司這是我爭取生命上的自由，假使我一步退讓一步的話，那麼我在你專制手腕之下恐怕連一碗淡飯都吃不到了。至於這張照片，我認為男女平權，父親的照片決不是你們做兒子所得的專有品，至少我做女兒的也有一半的分。」

「你這幾句話簡直是卑賤之至！你以為和我在這形式上的爭奪父親照片，人家會說你孝順嗎？可是你對於活着的母親，為什麼却一點兒不順從她老人家的意思呢？她不許你打官司，你偏偏要打。是爲了你的自己的利益，情願向母親忤逆。活的不孝順，把死的父親來掩飾你罪惡的幌子，我覺得你真是一個不知廉恥的東西！老實跟你說吧！你是快要做章家的人了。我父親的遺照決不能跟你到章家去受氣，假使我父親在九泉知道了，恐怕真

「要爲你這不孝女兒痛哭流涕了。」

玉明，健生這一番話說得面紅耳赤，一時真覺得無話可對。因爲是痛恨到了極點，遂伸手去拾奪父親的照片。一面咬牙說道：

「不行，母親既然在我這裏，父親的遺像也應該留在我這裏。你可不必說我的結婚不結婚？就是我跟人家結婚了，你瞧着吧！我也決不會有對不住父親的地方。比不了你，把全部的生活已經寄託在這位魏小姐的身上，魏家驛可以說是你真正的父親。你單單拿去了一張父親的遺像，你也不見得是何氏門中的孝子！」

玉明之所以說決不會對不住父親，就是她預備要祖同入贅的意思。但健生是決不肯就此而放棄這張像片的，遂很快的把身子避到那個骨董架子前去。麗英在旁邊呆立了良久，此刻也就插嘴說道：

「玉明姊姊！請你說話不要生尾巴，甩來甩去，又甩到我頭上來幹什麼？你和人家不開心，總而言之，我決沒有和你心中過不去！」

「是的，你已達到了你的目的，你當然心滿意足了，還有什麼過不去？」

「我達到了什麼目的？這可不是笑話！你爲什麼要向我亂咬呢？」

「主張打官司的是你，弄得我們分家的也是你，你是拆散我們這一家的禍根。我說來說去，怎麼不要說到你的頭上來呢？」

「我看這一個禍根倒並不是她。」

麗英聽王明說自己是禍根，正欲有所辯白。但健生先開口急急的回答，表示這個禍根另有其人。王明冷笑道：

「你說不是她？難道倒是我嗎？」

「不是你，不是她，是章祖同！」

「你這意思，我明白，你以為我說到魏小姐的身上，你就拿章祖同來作為一種口頭上的報復對不對？其實這也沒有什麼，而且你提到他的名字，我反而感到歡喜，」

健生見她厚了臉皮，說出了後面這一句話。一時真覺得她的可恥，遂哈哈地大笑了一陣。說道：

「虧你有這麼厚的臉皮說得出來？你有了他這麼一個好丈夫了，你怎麼還會不歡喜呢？況且你又靠了他的力量，分得了比我還多的一部分家產，居然堂而皇之地做了這屋子裏的主人，滿足了你從前所不會滿足的一種慾望，你當然是應該歡喜的！可是，你越歡喜，我却越替你悲哀！」

「你替我悲哀？哈哈！哈哈！我覺得你這話真是太可笑了。我有什麼悲苦的遭遇？才需要你來給我悲哀？」

王明和健生的思想當然顯著地有着不同，她忍不住又厲害地大笑了一陣，這笑是包含諷刺的成分。健生却認真的說道：

「我好像有一種感覺，祖同是玩木偶的藝匠，你是被玩弄的木偶。過去我記得好像和你說

起過，祖同是隻陰惡的狼，你當心上他的圈套！可是，現在真會到這樣的地步！唉！我真爲你感到痛惜！」

「哼！這些不通的話根本是在你立場上的一種偏見！假使我沒有他來給予幫助的話，恐怕這一分家產，就連一個子兒都沒有我的分了。」

「是的，所以章祖同利用了這個機會，他才獲得了你的愛情，不過你要明白，他不是真心的幫助你，他無非是幸災樂禍，使他可以從中得利。」

「我想這和魏家驊是出於一貫的，你認爲祖同是幸災樂禍，那麼魏家驊的陰險也可想而知了。」

玉明因爲健生提到了祖同，她也非把魏家驊說出來表示一種報復。麗英在旁邊聽了又覺不服氣了。遂急急辯白道：

「玉明姊姊！對不起！這次你們打官司，我爸爸完全是局外人，請你不要再冤枉人了。」
「冤枉？不見得我明天就會遭到天打雷劈？越是不出面，越是暗軍師。我早知道你爸爸是個聰明人，他怕外界有一種議論才不肯明目張胆的出面。其實這種虛偽，除了三歲小孩子，就不能誇飾甚麼人的耳目！」

「健生！你到處預備怎麼樣？要搬東西又不搬，儘管在這裏和她多纏做什麼？家也分了？她已有驅逐你的手段了，你還等些兒什麼呢？我在這種悶人的地方再站下去，我真要悶出病來了。」

麗英覺得和她無從理論，遂別轉身子去，又向健生第二次埋怨地催促。健生把父親那張照片交到麗英手裏，向她一揮手。說道：

「你先把這像片拿回你的家裏去，其他東西，明天再搬，她總不能給我全數吃沒了？我此刻跟母親去說一聲，等我找到了房子，馬上來接她老人家。」

麗英接了像片，正欲向外走的時候。王明猛可趕上來，她伸手把父親的照片搶了過去。惡狠狠的說道：

「你有什麼資格來拿這張像片？」

「健生！你看，我手中的血水都被她弄開了。我真想不到一個溫和的姑娘，忽然會兇悍到這個地步。健生！今天我爲了你，我已受盡了不少的委曲！對不起！我只好先走一步了。你去和母親告別了，就隨後到我家來吧！」

麗英冷不防被王明把照相搶奪了去，在她虎口上就刺出一條血痕來。因爲自己對王明好像是啞子吃黃連，因此望了健生淒婉地說，她說完了這兩句話兒之後，便不等健生的回答，就急匆匆的跑出院子去了。健生這時心中的憤怒，他忍不住要暴跳起來。覺得麗英在王明那裏的委曲，只有我來給她出一口氣。於是猛可的也趕了上去，把王明手中的像片再搶了過來。冷笑道：

「她沒有資格，你也沒有資格！」

「好！好！健生！你敢向我行凶？」

王明被他搶奪了過去，雖然心有不甘，但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就是和弟弟動武也決不是他的

對手，所以只好口裏憤憤的喊着。就在這時，忽然見章祖同口裏啣了板烟斗，却像惡魔似的從院子裏步入客廳來。玉明一見，好似遇到了什麼救星似的。遂走上去急急的告訴道：

「祖同！你瞧弟弟要把這張像片拿了去，你說有沒有這個道理？」

「是誰的像片？」

「我爸爸的遺像。」

「這有什麼要緊呢？他高興要，就讓他拿去好了。這一點點東西，你還要跟他爭奪，那你的精神似乎太好一點。」

玉明那種焦急的表情，這當然更襯托祖同態度的安閒。他走到沙發旁坐下了，表示這張照片的去留是並沒有多大問題的意思，玉明却跟到沙發旁來，一定要他表示同情的樣子。又急急的說道：

「祖同！你要曉得，這屋子既然是分在我的名下了，除了他自己應用的東西可以拿走外，其餘一切，當然都應該由我保存的！他憑什麼要把這張像片拿走呢？」

「這張像片能值多少？你就讓他拿走吧！假使你要這樣斤斤較量的話，將來爲了這點家事，眞要把人都麻煩死了。」

健生見祖同眼睛望着天花板，還是那麼毫不介意的回答。這就逗了玉明一瞥輕視的目光，俏皮地嘲笑道：

「你瞧，姓章的就根本不把這一點點小事放在心上，你還死爭着這張像片要什麼用？因爲

這是何姓的爸爸，不是章姓的爸爸，你也要弄得清楚一點兒呀！」

「你還有什麼東西要拿走？你趕快去清理一下，我要如再多看見你一秒鐘，我的眼睛裏是痛得快要流血了。」

玉明被健生刺激得是只有增加心頭無限的痛恨，這就咬牙切齒的討厭他。健生忍不住苦笑起來，他有點感慨的口吻。說道：

「姊姊！你對我說這幾句話，那我覺得你未免形容得過分的誇張了。我想你要真到了眼睛裏流血的時候，也許你倒反而要記起我這個做兄弟的人來了。」

「不要多說這些廢話了，我情願就此永遠的不看見你！」

玉明說到這裏，別轉臉兒去，大有不願再見的表达。祖同是靜靜的吸着板煙斗，此刻却又故作茫然的神氣。安閒地問道：

「他預備到那兒去啊？」

「這屋子是我的，我不要他在這裏再住下去，管他上那兒去？反正他去的地方也不少。」

「唔！這倒是你對的，你們既然由法庭判決把你們各自分開了；如果仍舊住在一道，反而要多弄出一點是非來。健生表弟！你要搬走，我倒很贊成！」

「哼！這本來是你們預先定好的計劃，還要你說什麼贊成不贊成？章祖同！我關照你，我走之後，你要把姊姊受一點委屈，我決不會放過了你！」

健生冷笑了一聲，他脅下還挾着何應昌那張像片，望着祖同，警告了這兩句話，他便頭也不

回的奔進母親的上房裏去了。

五 母子悲別離 母淚點滴痛心頭

玉明的心中似乎想不到弟弟會對祖同警告了這兩句話，那麼在弟弟的心中至少是還有一片愛護我姊姊的意思。因此倒不免激起了一點手足之情，眼望着弟弟怒氣沖沖的身子在門框子裏消失了；她忍不住輕微的嘆了一口氣，不覺有些兒淒涼的意味。祖同向玉明望了一眼，却淡淡的一笑。說道：

「那真是笑話，他和你幾乎已變成仇敵了，倒還會來管你這些事情。明明是一種虛偽的表示，來使你對我有一種懷疑，這小子的心思多狠毒的！」

「不過我猜想弟弟這句話倒是真心的，因為他明白我和你已經親熱到快結婚的地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叫你對我不要有中途變心的行爲。」

「那麼你的心中難道也和他一樣的不相信我？」

祖同聽玉明這樣說，似乎有點兒生氣的样子，沈靜了臉色，向玉明低低的反問。玉明笑了笑，在沙發的臂膀上坐了下來，把纖手按了他的肩胛。溫情地說道：

「祖同！你問我這句話，你就該打，我假使不信任你的話，我怎麼會件件事情都要和你來商量呢？」

「那麼你贊成健生是一番好意，叫我心中總有些兒感到不快！」

「奇怪！我覺得你何必要不快樂呢？我的意思，說弟弟既然懷疑我沒有真心的愛，那麼你似乎更應該掙一口氣，不要被人家猜到了，至少我們要給弟弟看看我們兩人享受着白頭偕老的美滿和幸福！」

「這個你可以一百二十四分的放心，我當然不會像健全那麼所說的愛不專一。我說你現在應該表示得意，因為你所需要達到的目的不是完全的已經實現了嗎？」

玉明這一番話聽到祖同的耳裏，才知道玉明是鼓勵自己對她的愛更應該堅固一點的意思。這就點了點頭，向她也柔和地安慰。玉明在沈吟了一回之後，她忽然有所遺憾的神氣。說道：

「目的雖然達到，但我總覺得美中不足。」

「你感到什麼地方美中不足呢？我說你並沒有什麼吃虧的地方呀！比方說，你雖然和弟弟離開了，但是，你到應得了一個比弟弟更親熱的人，甚至於比你母親更親熱的人，難道你還覺得不滿足嗎？」

祖同自以為自己是玉明最親熱的人，他含了笑容，低低的說。但玉明却輕微地嘆的一口氣，依然感到遺憾的說道：

「一個人那裏有完全滿足的時候呢？如果我的家庭是完完整整的，同時在愛情上又獲得了——一種恰如所願的美滿，那麼在我的心中當然更感到歡喜興奮一點。現在好好的家庭，起了裂痕，好好的手足，弄成仇敵。試問，這種損失是你所能夠補償得了的嗎？」

「你假使要作這種矛盾的想法，我覺得你真是存自尋煩惱！」

「我本來在自尋煩惱，否則，我也決不會來愛上你了。我記得你在從前曾經向我這樣的說，願意把全副的生命交託給我。然而現在的事實上却完全相反，我的生命倒真的全部操縱在你的手裏了。」

祖同聽玉明這樣說，心中雖然感到有點不自然，但也不得不裝出無限真情蜜意的樣子。把她纖手兒握住了，輕輕的撫摸了一回。低低的說道：

「玉明！你何必要這樣說呢？難道你已發覺我對你有什麼不負責任的地方了嗎？」

「不！我倒並不是有這個感覺。但你應該明白，我在以前是個何等清白的人，但昨夜被你有了這麼一……之後，我覺得我在人家的面前說起話來，聲音都好像低了一點，那怕人家說一兩句極普通的話，我也會覺得他們的話裏頭好像對我含有了一種刺激。唉！我爲什麼要弄成這個樣子呢？我覺得這當然是你的過錯。」

玉明羞慚地說完了這幾句話，她紅暈了粉頰兒，至少對祖同有點怨恨的意思。祖同全身有點熱燥，一時倒弄得啞口無言。良久，方低低的說道：

「這不過是你的心理作用，等到我們正式結了婚，那你自然再不會有什麼虛心的感覺了。玉明！我以爲愛情是不受什麼約束的。雖然昨夜的行動，我有些兒糊塗。但我一片癡心，至少還可以使你感到情有可原。」

「你這種解釋雖然有理，不過我們都是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程度，對於這種行爲的發生，這至少是有些兒感到可恥的。況且你口裏儘管對我負責任，事實上你究竟對我負了些什

麼責任呢？」

「我怎的沒有負責任？你不是打勝了官司嗎？你不是分到家產了嗎？你還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去做？我能力及得到，我決沒有推委的餘地。」

「不過，今天有一件事情，你使我感到失望……」

「什麼？我使你感到失望？那一件事情？我却茫無頭緒。」

祖同道才感到有點吃驚，向她急急的問。玉明微蹙了兩條細柳似的眉毛，秋波脈脈地向他凝望了一回。方才又低低的說道：

「我問你一句話，你昨夜好像答應過我，你爲了愛我，就是你做了我何家子孫，你也甘心情願，不知道你還記得嗎？」

「這個……我好像這麼的說過……怎麼啦？」

祖同紅了臉兒，吱唔了一回，因為相隔不過一夜的時間，他有點賴不掉，這就勉強的回答。玉明很認真的說道：

「既然你這麼的承認過，那麼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爸爸。爲什麼你要主張把我爸爸的遺像給弟弟拿去呢？我覺得剛才被弟弟諷刺並侮辱的情形，這完全是你的過失。」

「哦！說了半天，原來還是爲了這一張像片。其實你是不瞭解我的意思，因爲這場官司，你弟弟已經大大的吃虧，假使再不給他佔一點小便宜，說不定他會瘋狂地對你有一種很毒相害的舉動來。那時候你要受了他的眼前虧，豈不是自討苦吃嗎？所以我的意思，孝

順是不在乎僅僅顯在形式而已。假使你一定也要這張像片的話，至多再去放一張大的來，那麼在事實上倒可以兩得其平了。」

恁同哦了一聲，他委婉地向玉明解釋，表示完全還是爲了玉明的安全問題而着想的，玉明覺得恁說的倒也未始無理，一時把怨恨之情，稍許平靜一點。但還有點憂愁的樣子。說道：

「就怕弟弟把照相拿去之後，他就不肯再交出來了。」

「其實我覺得即使多掛了這張遺像，也沒有什麼多大的用處。」

「怎麼會沒有用處？祖同！我覺得你太不替我設想了。我要大家知道我決不是爲了爭奪遺產而分家；我是爲了保持何姓的家產，不使弟弟去濫化費而因此鬧着分家的。假使這張遺像落到弟弟的手裏去，將來一何姓的族中人說起來，議論就有點兩樣了。」

玉明聽祖同結果還是這麼的說，一時又感到怨恨起來。遂瞅了他一眼，低低的說出自己這一番理，來。但祖同聽了，却陰險地笑了起來。說道：

「我真沒有想到這張像片，倒會發生這麼大的效用。其實你就是把父親的屍骨從地下掘起來放在大門口，姓何的家族恐怕也未必會承認你是何姓的一個兒子的地位！」

「承認不承認隨他們？我覺得非這樣做不可。因爲我雖然是個女兒的地位。但我到底是姓何的，我是何家的血統！」

祖同聽她真的要實行自己入贅的意思，在他心中當然有點反感。所以唔了一聲，不覺默然了。玉明搖撼了他一下肩膀，問道：

「爲什麼不說話？難道你把昨夜的話反悔了嗎？」

「不！我做事向來不反悔。但我要問你，明兒我們結婚的時候，在喜帖上到底印着你嫁人呢？還是你娶丈夫呢？」

「我以爲在喜帖上當然無需要加以註明，單用結婚兩字，人家已很可以知道我們是結成一對夫婦了。」

王媽聽他問得厲害，遂微紅了粉臉，烏圓眸珠一轉，才略有思索的回答。祖同還並不放鬆地追問下去道：

「那麼在夫婦兩個字眼上說，我是變成『婦』，你是變成『夫』的了。」

「祖同！我們何必要考究這些呢？在名義上儘管可以給你享受『夫』的地位，只不過實際上稍有點不同罷了。」

「我倒要請教你實際上的不同點，因爲孩子總是在女人家腹中養下來的。」

「這是生理上構造如此，何必拉扯到這些頭上去？」

「那麼到底有何不同？」

「我的意思，我們結婚之後，是我從何姓分得的家產，應該仍舊由我管理。」

「那麼我賺來的錢呢？」

「你賺來的，當然歸你管理的。假使你失業了，我儘管可以供給你的衣食住。可是你就不能來過問我的財產，除了我應該給你零用之外，你若需要放本做生意，我倒可以劃一筆

款子借給你，不過利息照市要付我的。」

祖同聽她說得新奇極了，由不得好笑起來。但仔細一想，覺得一個堂堂七尺之軀，那至少是一種侮辱。這就冷冷的說道：

「我明白了，你把我當作雄媳婦看待，對不？」

「不錯，我的意思，我既然分了他家的財產，我也要做一個男子，在何氏門中的宗譜上佔一個地位，我覺得你爲了愛我，你應該受一點兒委曲。」

玉明不管他生氣不生氣的却老實地這樣說了。祖同竭力壓制着憤怒的發展，還鎮靜了態度。微微的笑道：

「我爲你受委曲原可以，但你這一番苦心，何氏族中的人也未必會接受你這一點意思。況且你到底是一個女子，我縱然可以入贅，但我却不能立刻把章祖同而改爲何祖同，被我的朋友們知道，豈非是莫大的恥辱。再說我姓章的也有家族，我固然可以一切犧牲；但他們也許會不答應的！」

「祖同！我並不是要你把章姓家族完全的拋棄，在你本身儘管可以姓章。只是將來我們有了兒女，可只能讓他們姓何，而不能姓章。」

「但是你們何氏門中原有健生在接續香烟，爲什麼要你在旁邊多弄出一支來呢？那就叫人真有點兒不懂。」

「我不願意把我的家產落到外姓人的手裏去，同時我也不願意健生以獨生子的名義來承繼

着這一脈血統。」

祖同對於玉明開頭這一句話感到不滿意極了，這就站起身子來，在室中踱了一回子步，然後很生氣的說道：

「我以爲彼此成了夫婦，什麼就都沒有你我的界限。可是現在聽你的話，好像我們不是結爲夫婦，是合夥開店一樣。所以你假使再要清楚一點，我還可以給你聘請一個會計來任常年會計顧問，這樣我們之間筆筆都是清賬了。」

「祖同！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玉明已經窺測到他的態度表示十二分的不高興，於是跟着站起，走到他的背後，低低的聲明。祖同吸着板煙斗，兩眼望着院子裏已經暮蒼茫的天空。冷冷的說道：

「我覺得一點兒也沒有誤會你，同時我更感到你在完全的利用我，想不到我給你出了這麼大的力量，所得的代價，是只做了一家公司裏的小伙計而已，那你根本沒有真心愛上我的意思。」

「祖同！你這話也未免說得太過分了一點。那麼你的意思，預備怎麼樣才能滿足你的慾望呢？」

「這不用說得，我和你成了夫婦之後，至少我應該需要有些兒實權。比方說，在有一個時期裏，你交上了賭運，雖然你是在賭博你自己的產業，然而我做丈夫的應該有向你干涉的權力。」

祖同說到這裏，又舉一個很正當的例子來回答。玉明含笑點了點頭，她偎在祖同懷內去。柔順地說道：

「假使我果真有不好的行爲，那你當然可以干涉，而且我也希望你干涉我。在眼前我所以單保持我管理家產的權力，這是因爲怕何姓的家族來說一句閒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讓旁人來指謫我的錯處。祖同！我問你，你把昨夜答應我的話，到底有沒有反悔？」

「只要我權利和義務可以相等的話，我根本就不會有什麼反悔這兩個字。玉明！你應該相信我，我是你忠實的丈夫。」

「你的義務不過是給我代爲打勝了官司，可是你所得的權利，連我的身體都已經整個地屬於你的了；難道你還不覺得相等嗎？」

玉明的臉兒浮現了朵朵嬌豔的桃花，秋波盈盈地逗了他一瞥嫵媚的俏眼，却是赧赧然笑了起來。祖同才覺得心裏有一陣歡喜，伸手環抱了她的肩膀，却忍不住哈哈地大笑了。就在這個時候，健生提了一隻摺匣匆匆的走出來。他的脅下仍舊挾了那張父親的照相。玉明立刻離開祖同的胸膛，健生似乎已經發現了他們那種旖旎之情。遂冷笑道：

「幸虧這座房子已不是屬於我的了，否則，我至少要買大量的臭藥水來澆澆這客廳裏骯髒的地板。」

「弟弟！你在胡言些什麼？幹麼只拿一隻摺匣？要拿似乎該拿得乾淨一點。」

玉明知道他是給予我剛才說他和麗英在這裏談話的報復，這就漲紅了臉兒，嚴肅的說。健生

說道：

「其餘的東西，我明天叫了車子來搬。現在最緊的是請你把那幾張田契拿出來，彼此以清手續。」

「好！請你等一回。祖同，你不要走開。」

玉點點頭，遂匆匆入內去了。祖同見健生呆呆的站着，好像連看望自己一眼都覺得討厭的。於是偏走到他的面前，向他搭訕道：

「健生弟！你預備和魏小姐什麼時候結婚呀？」

「將來在報紙上登載結婚啓事的時候，裏面當然會告訴你。」

「假使我不留心沒有看到，你是不是肯發一張喜帖給我呢？」

「那也未嘗不可，反正我們是公開地戀愛，公開地結婚。決不至於因為你們要來參加婚禮，就特地祕密起來的！你放心，我總不會讓麗英大了肚子拜堂，在你們面前丟臉出醜！」

健生這幾句話在無意之中竟語語刺到祖同的心眼裏去；一時倒弄得啞口無言，只好望着他微微一笑。說道：

「無論什麼事情都出人意外，當初石福華被你們趕走，我真是代你們高興。但會幾何時！你們姊弟竟分了家，鬧成各立門戶，我又代你們感到可惜！」

「謝謝你，我們似乎不配你這樣熱心的好人來可惜！因為鬧成我們勢不兩立的局面，也許

完全是受了一般勢利小人的播弄和暗算。」

祖同知道他又是指點自己而說的，遂故意一味的裝出毫不相關的樣子。用了第三者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我猜想你的愛人和愛人的父親魏家驊，他們好意的幫助，然而事實上所得的效果，對於你們鬧成分產，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那麼你就不拿面鏡子來照照你自己的那只面孔，恐怕你的責任比他們更加要負得重大一點。」

健生語語諷刺，把祖同說得十分沒趣。就在這時候，何太太從裏面一拐一拐的走出來，好像剛才跌了一交膝踝上尚有餘痛的樣子。她一面哭泣，一面說着道：

「我不許你們這樣做，健生！你怎麼不跟我說一聲，就這樣地離開我了嗎？」

「媽！我並不是要離開你，因為這屋子不是我所有的了，我受不了人家的白眼和侮辱，所以我覺得還是搬走，比較心中好過一點。剛才我到你臥房裏去過，因為你睡着，就沒有驚醒你。反正我明天還要來搬東西，所以我不和你告別了。媽！我覺得我們做兒女的是太不孝順了，其實，我也想和你一樣的痛哭，可是我爲了不甘示弱，我只好把眼淚都吞到肚子裏去了。」

健生伏到母親肩膀上去，他哽咽了喉嚨，說到這裏的時候，眼淚真的流下來了。何太太抱着健生的身子，益發嗚咽地哭起來。說道：

「這是誰把我一家弄成這個樣子呢？天哪！你假使有眼睛的話，你應該給他一種報復，讓他不得好死！」

「媽！你不要傷心，你不要哭呀！你看著吧！假使大地上儘讓這些陰險作惡的人在橫行，那末好人豈不是都悲氣死了嗎？所以這報應，不久的將來，一定會爆發的！」

母子兩人正在依依不捨的流淚，王明從她的臥房裏匆匆的出來。她見母親和弟弟這個情形，先是一驚；但她立刻又鎮靜了態度。把田契交與健生。故意用了悽惋的口吻，低低的說道：

「弟弟！這是田契，都在這兒，你看一看。」

「不用看了，大概你不會再要佔我的便宜吧！」

健生把田契接過，就納在懷內，拭了拭眼皮，是不願姊姊看見他在落淚的意思。這時何太太的心中，對兒子是存了一種憐憫的成分。所以向王明白了一眼，痛責地說道：

「王明！你真是太狠心了，就說你弟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你也多少看在我做娘的面上。我覺得你這姑娘變得實在太快了，就是這次打官司，你在我做娘的面上有沒有請過示？我覺得你簡直是造了反，把我做娘的拋置於腦後，只管自己的利益，不顧親手足的生存，你現在又硬生生的趕走了弟弟，你到底是算何家的什麼人？你……難道也做了武則天了嗎？」

何太太這一頓痛責是相當的厲害，把王明罵得面紅耳赤，顯出無限羞愧的樣子。不過她還放低了語氣，低低的加以辯解。說道：

「媽！你老人家且不耍惱怒，弟弟的狠心，你是並不知道，他曾經賣通阿根來暗殺我，這事……你……又怎麼能曉得？爲了這樣，我覺得非分家不可，因爲與豺狼處於一室，我的生命不是太沒有保障了嗎？」

「啊！健生！你果然這樣做過了嗎？」

何太太聽了女兒的話，她又驚駭地望到健生的臉上去，急急的問。健生搖了搖頭，冷笑道：「我何健生不是禽獸，縱然爲了姊姊太專制而有了一層意見，也決不至於弄到殘害姊姊的地步。我以爲阿根的暗殺你，正因爲你平日對待下人的苛刻，否則，阿根爲什麼不來暗殺我？」

「本來原是你指使他來幹這不法的事，他怎麼還會來暗殺你？」

「唉！你們姊弟兩人間的事情太使我弄不明白了，到底誰是存着壞心眼兒害人？我……我……真不知該怎麼評判才好？」

可憐何太太攤着兩手，急得雙淚交流，表示沒有辦法的樣子。健生把挈匣提在手裏，大有要走的神氣。向何太太說道：

「媽！我以爲事到今日，剛才這些話都是多餘的廢話，總而言之，這屋子既然是分給她，我總應該乾脆的讓她。」

「健生！你不能走，我做娘的在一日，我決不能讓你一個人到外面去飄零。」

何太太究竟是疼愛兒子的，她拉住了健生不放，眼淚會滾滾地落了下來。祖同在旁邊看了，

這就冷冷的插嘴說道：

「姨媽！據我看來，你老人家還是讓健生搬出去的好。俗語說道：『兄弟分家，如同陌路。』而且，他們既然已經打過官司，事實上也成了勢不兩立的地位。你若一定要他住在這屋子裏，說不定將來還有更麻煩的事情發生哩！」

「不要你放什麼屁？你想把健生弄出去，讓你在屋子裏可以自由的做一個主人是不是？」

祖同碰了她這一鼻子灰，也只好自認晦氣。遂指了指玉明，冷笑道：

「姨媽！我是好意，你不要誤會。這屋子裏的主人是玉妹，與我有什麼關係？那可真是笑話了！」

「既然知道不與你相干，你就別在這裏多放屁！玉明！我倒要問你了，你所以把弟弟立刻的趕走，是不是怕弟弟佔了你的便宜？那麼，讓他住房出房錢，吃飯付飯錢，我在世界上做人，我就要在我的身旁。等我死了之後，我當然也管不得這許多了。」

何太太起初兩眼狠視着玉明，表示痛恨的樣子。但當他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想到何姓的子弟反而要向外頭人乞憐：她在無限氣憤之餘，到底又感到無限沈痛，因此眼淚又像雨點似的落下了兩頰。健生不待玉明回答，遂先向何太太說道：

「媽！你這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我既然一樣要出錢住屋吃飯，我爲什麼一定要貼人家情面強住在這裏呢？」

「健生！不是這樣說的，我要你住在這裏，我要天天看見你。」

「媽！你要天天看見我，那也不是一件難事情。因為我明天就要去找房子的，找到了房子後，我可以接媽上我這裏去住。雖然不能住高樓大廈，但是我也決不會十分委曲媽的！媽！暫時的分離，我認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健生！你這話雖然對，但是我爲什麼要讓她？這座洋房是你父親遺下來給我住的，我在沒有斷氣之前，她有主權把我趕走嗎？雖然法院裏已把這屋子歸到她的名下，但我沒有死，我還有權力可以留你在這裏住下去，要走你也得等我死了以後再走！」

何太太怒容滿面的，她拉住了健生的身子，是一定不許他走的意思。祖同向玉明衣袖輕輕的一扯，努了努嘴，是叫她出場表示不允許的意思。玉明遂走了上來，還只有開口叫了一聲媽！但萬萬也料不到何太太猛可回過身子來，向玉明討厭地啐了一口。怒叱道：

「誰是你的媽？誰是你的媽？你現在有了章祖同，還要我這個媽做什麼？哼！你就當我死了吧！」

玉明被何太太這樣一喝，她不免倒退了一步。因爲母親對自己的印象惡劣到這種地步，也可見自己的確有太過分之處。這就凝眸含釁的沈思了一回，方才向健生勉強地說道：

「弟弟！那麼媽的意思既然不讓你走，你就……」

「謝謝你！我已經打定了主意，大丈夫做事要乾脆，縱然今夜我是睡露天去，我也決不願賴在這裏佔你的光。你放心。這一種假人情，我可不敢領受！」

健生這一點倒是相當的強硬，表示非走不可的意思。玉明待要再說什麼，祖同却把玉明身子拉到後面去，他自己身子挨到健生的面前來。微笑著點頭說道：

「健生弟！我覺得你這有志氣，因為一個青年應該有這種不沾人家光的精神。所以我勸姨媽不必再去勉強他，因為他決不是沒有辦法的人。至少，魏家驛那裏他是有把握可以去安身的。也許他離開這間屋子之後，倒可以使他飛黃騰達地去幹一兩事業，也未可知哩！」

「哼！你這小子又來多嘴？是不是玉明委託你做代表的？我覺得你這些都是花言巧語的一篇鬼話！我知道你們的意思，預備先趕走了他，再來趕我！這用不著你們再多費心思！好罷！健生！你是我的好孩子，你有志氣，我也跟你一道走吧！我們媳兒兩一同住到鄉下去，讓你這個不知廉恥的好姊妹在這裏去過她繁華的生活吧！」

何太太一面說，一面拉了健生的手已向門外匆匆的走。這一下子舉動，玉明到底急了起來。立刻攔住了何太太，不免雙淚交流的樣子。哭起來道：

「媽！你不能走，你不能走！我情願讓健生住在這裏，不要他房錢飯錢，但是你千萬不能走的！」

「玉明！你真的有點想明白過來了嗎？」

何太太見女兒邊哭邊說的模樣，她的心腸倒又軟了下來。俗語說，手背是肉，手心亦是肉。兒女都是親生養的，只要他們稍為有點孝順之心，做娘的豈有不疼愛之理呢？所以她停止了步，

向王明驚喜地問。王明方欲點頭說是，但祖同又在向王明努嘴兒，丟眼色，是叫王明不必勸留的意思。可是這情景又被健生發覺了，他不禁嘻嘻地冷笑起來。何太太不知其故，回頭望了他一眼。問道：

「健生！你笑什麼？」

「我笑他們做戲做得很逼真，只可惜動作上太不一致了。」

「你這話是怎麼樣講的？」

「看姊姊的樣子，好像很有一點孝心。可是祖同却恨不得我們馬上離開這屋子，你們擠眉弄眼的醜態，這算什麼樣兒？我可真有點看不慣。媽！我們爽爽快快的走吧！」

「哦！原來他們還在做假戲文給我看。你這不孝女兒給我滾開點！從今以後，你也不必認爲我是你的娘，我也只當沒有生你這個女兒。健生！我們走！我們走！」

何太太哦了一聲，她的全身又氣得瑟瑟地發抖。把手使勁地向王明一推，王明站腳不住，幾乎向後跌倒。但是她還奔上前去，拉住了何太太不放。流淚說道：

「媽！你不要專門聽健生的話，你縱然不承認我是你的女兒；可是這十月懷胎，三年哺乳，我是決不能忘記母親老人家的養育之恩。我是一直在你面前長大的，你不願健生搬走，是爲了天天要看見他，難道你就忍心把我一個人丟下走嗎？媽！我不能離開你，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離開你！」

「你這孩子！你不肯聽我的話，你一定要打官司。你還要把弟弟趕走，我索性都讓了你，

你怎麼到也會感到一個人太孤單了嗎？」

何太太被女兒放聲一哭，她悲酸極了。覺得女兒也許是有孝心的，都是祖同這小子把她引壞了。好好兒的一分家庭，爲什麼要外頭人來搗亂呢？一時她也忍不住哭起來了。健生想了一回，遂說道：

「媽！你不要哭了，我想姊姊既然要你住在這裏，你就暫時住了下來。」

「那麼你呢？你也不要走！」

「我？我是不能不走的！媽！因爲我在這裏多站一刻，我的心中就會多痛苦一刻。你放心，好在我不會去死。媽！我此刻上魏家去，明天早晨，我一定再到這裏來望你。媽！我……走了。……」

健生覺得姊姊留的是媽，她決不會留自己；遂說完了這兩句話，提了挈匣，挾了照相，匆匆地出去了。何太太心中空洞洞的，她說不出什麼話，她只有大哭起來了。

六 強盜遇劫賊強中自有更辣手

何太太眼望着兒子急匆匆地奔出院子去了，這好比是被女兒硬生生趕走的。一時悲從中來，忍不住放聲大哭。祖同故意含笑走了過去，伸手摸着下巴，至少有得意的神色。低低的說道：

「媽媽！你是上了年紀的人，身子第一應該保重點。切勿過分的悲傷，健生明天還要來搬東西的，他也不是永遠不來了，你這麼一哭，我覺得真有些不利！」

「你這無恥的畜生！我不要你來管什麼？你這個閒神野鬼憑什麼資格可以站在這裏跟我說話？你給我滾！滾出去！」

何太太究竟不是愚笨的人，她當然聽得出祖同的話，根本沒有一點兒好意的勸慰，完全是一種冷譏熱嘲。所以她心中痛憤極了，遂停止了哭泣，猛可趕上一步，擦起手來要打他耳光的樣子，若不是祖同逃避得快，他的頰上也許真的會添上了一記。王明恐怕鬧得彼此沒有落場勢，遂從中攔住了。哭泣道：

「媽！你要打就只管打我，和祖同根本是不相干的。」

「好！好！好……幫助這小子，和我做娘的反對？你……爲什麼要留住我？是不是放我一條生路還不肯？一定要把我害死在這屋子裏，你方才甘心了嗎？」

何太太伸手道的要想打王明，但這麼大的女兒又如何打得落手？所以她把手兒又縮了回來，一面說，一面又嗚嗚咽咽的哭泣了起來。王明遂高喊杏春，叫她扶着太太到臥房內休息去。祖同待何太太走後，遂冷笑了一聲，他恨恨的把腳一頓。說道：

「哼！有了她，就沒有我。」

「祖同！啊！你在說什麼？」

王明見他咬牙切齒的樣子，不覺吃了一驚，秋波含了恐怖的目光，注視着他的臉急急的問。祖同的眼睛裏好像要冒出火星來的神氣，合了警告的口吻。說道：

「王明！我說你母親對我實在太無禮了，因爲在她的目光中看起來，把我當作了一個毫不

相關的人看待，她竟然可以叫我滾出去！我覺得這種侮辱我實在受不了。假使你認爲沒有辦法把我的地位按排好，我就可以立刻永遠地離開這個屋子！」

祖同這幾句話完全包含了一種威脅的成分，他一面說，一面轉身便有要走的樣子。玉明連忙把他拉住了，溫情地說道：

「祖同！你別忙呀！你不要以爲我不顧全你的面子，儘讓母親來侮辱你。其實我此刻心中的怨恨，比你更要厲害十分呢！」

「你心中有什麼怨恨？反正弟弟已經被趕走掉，屋子已完全歸你了，你一切都已達到目的。」

「祖同！你何必說這些話來俏皮我？其實我正需要和你有一種善後的商討。」

「你還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商討呢？」

祖同雖然是停不走了，但他口裏還表示有一種怨氣未平的樣子回答。玉明低低的說道：

「照今天的情形看起來，母親忽然和健生打成一片；這分明是讓我一個人走上一條孤獨的途徑。我覺得我的環境太空洞，我的身世太淒涼了。所以我希望你趕快的跟我結婚，這樣在你當然是有了身分，母親再不會說你沒有資格住這在屋子裏。同時我也可以實現我的計劃，使族中人知道我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利益，是完全爲了保持何姓的家產，我預備在何氏門中建立一個由女性傳衍下來的宗派；那麼我才對得住父親在天之靈，而且也對得住我現在活着的母親。」

「照你的意思，你就一定要我姓何，要我做你們何家的子孫！」

「是的，我想在實際上你就根本沒有感到什麼吃虧的。況且你昨天晚上你自己親口的答應我，你說爲了愛我，你可以不顧一切的犧牲，來答應我的條件。」

玉明的明眸裏充滿了熱情的光芒，在她是需要祖同的答應一聲好的兩個字。祖同躊躇不決地在室中踱了一回步，他又連連的抽烟。玉明在旁邊又急急的催促道：

「祖同！你就答應我吧！」

「這不是一件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情，我怎麼隨隨便便可以答應你？所以我得有個鄭重的考慮不可。」

「你昨夜已經答應了我，今天怎麼又要考慮起來？」

「玉明！你一定要我做何家的子孫原也可以，但是我要有個條件。」

「你要什麼條件？你說吧！」

「家裏的事務由你去支配，一切財產歸我來管理。」

祖同說着，陰險的眼睛斜睨着她粉臉，是在窺測她的意態。玉明聽了，果然有爲難的顏色，搖頭說道：

「祖同！我不是早對你說過，何姓的財產，不是應該仍舊由我來管理嗎？」

「那我就覺得不懂了，你既然不許我姓章，但又不叫我承受你們何姓的家產，我覺得你好像把我當作一件木偶般的玩弄，那我論說不能答應！」

祖同滿面怒容的哼了一聲，他走到沙發旁去又坐下了，表示十分生氣的樣子。玉明這回並不軟化，也表示嬌囔的態度。說道：

「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照你這樣說，可見你愛我的並不是人，原來就是爲了愛我的家產。」

「玉明！你不用拿這種話來諷刺我，我覺得一個人是不能太以自私的，然而照你所說，你又何嘗是真心的愛我？無非是借我的身子來實行你對付族中人的計劃罷了。」

玉明覺得祖同說的完全是針鋒相對，倒叫自己有點啞口無言了。不過她還怒氣沖沖的樣子，白了他一眼。說道：

「祖同！你對我說這幾句話，那你簡直是放屁之至！我把女孩兒家最寶貴的清白都交給了你，難道我還不能說是真心的愛上你嗎？」

「那麼我在你身下得了一點肉慾之愛外，此外的權利是一概都沒有享受的了。假使我明天發了財，你是否要來管理我的財產？」

「那我以絕對的不過問，因爲我有了這一點家產，已經是夠我一輩子的吃用了。」

「照你這樣說，我和我的夫妻無非是一種形式而已，決不是真正的過着兩性合作的生活。對不起！我不夠資格來做你的雄媳婦，請你另聘高明！」

祖同氣極了，他說完了這兩句話，立刻站起身子，向外就走。玉明見他竟然不負責任地一走

了事，這就急得漲紅的兩頰。喝道：

「祖同！你回來！」

「何小姐！你還有什麼話說？」

祖同回過身子，故意彎了彎腰，向她稱呼了一聲何小姐。玉明又悲酸又憤怒地湧上淚來，哼了一聲。說道：

「祖同！你在我身上撒了這一泡爛污，你就預備不負責任的一走了事嗎？那恐怕在法律上就沒有這樣的容易吧！」

「我給你在這次官司中是盡了多少的力量？那麼昨晚這一件事情，也可說是你給我的一點酬勞。這是所謂權利與義務相等，根本談不到是我撒爛污三個字！」

「祖同！好！你這沒有心肝的東西！」

玉明也許是憤怒過了度，她撩上手來，就老實不客氣的在祖同臉頰上拍的一記耳光。打得祖同倒怔怔地愣住了，但玉明既然打了他耳光之後，却又表示害怕的神氣，忽然投入祖同的懷內，抱住了他身子。嗚咽起來泣道：

「祖同！我錯了，請你原諒我吧！」

「這並不是你一個人的錯，我覺得彼此似乎說得太過火一點，其實我們應該大家都退讓一步的。」

「是的，我已經是變成孤零零的一個人了，你當然再不能和我走上了極端，更使我受到了

一重打擊！」

「不過！你也應該爲我着想而使我在社會上有一點面子。至少，你把這家產中分一半給我來管理。」

王明到底是個女孩兒家，何況她的身子已被祖同佔有了。所以她雖然是個胸有成竹的好腳色，究竟不能和祖同堅強到底，因此她有點軟化了。遂低低的說道：

「那麼你預備管理那一半的家產？」

「我說這裏五樓五底的洋房，一半是應該劃在我的名下。其他如美亞，景福各種股票，我也應該有一半的分。」

「好！我就答應你，但是，你得和我結婚，而且做我何家的子孫。」

「因爲你已答應把一半的家產分給我管理，那麼我當然應該盡做何家子孫的義務。王明！我也完全的答應你了。」

祖同似乎已經達到了他一部分的目的，遂含的笑容，低低的回答。王明心中有點難受，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眼角旁却湧上一顆晶瑩的淚水。祖同見了，立刻又顯出柔情蜜意的樣子。拿了一方小手帕，給她輕輕的拭淚。低低的說道：

「王明！爲什麼你又傷心起來？是不是你不放心我拿了你這一半的家產？」

「不！祖同！你再不要拿這些話來挖苦我！難道你不想想我的身子都已屬於你的了嗎？其實，你不用和我斤斤計較，似乎使我心裏感到好過一點。」

六 強盜遇劫賊險中自有更棘手

一〇三

「既然你信任得過我，那麼請你給我一個筆據。」

「啊！祖同！你爲什麼這樣性急？難道你還怕我賴了你不成？」

「不！並不是這個意思，因爲你母親明天若再有叫我滾出去的時候，那就叫我有了說話的餘地。否則，我還是只好讓她任意的侮辱。」

祖同是爲了表示應付何太太有回答起見，所以非立刻要一張筆據不可。玉明聽他說得有理，遂只好委委曲曲的寫了一張筆據給祖同，說明這座洋房和祖同各有一半，兩人都有主權管理等字樣。寫好之後，玉明又簽字蓋章。當她交到祖同手裏去的時候，便鄭重的說道：

「你的慾望，我都依順你了。那麼我們的婚禮，也應該早點舉行才好。」

「那當然，我的意思，應該上瞎子命館去揀個日腳。」

祖同把筆據接過藏入袋內，他臉上是浮現了勝利的微笑。玉明點頭說好，這時廚下開上飯菜，室中也亮了電燈。祖同忽聽電話鈴聲響了，遂到電話間去接聽。不多一回，玉明見他匆匆的出來。遂問他說道：

「是誰打來的電話？」

「是王柏春律師打來的電話，叫我去一次，我想大概是爲了這筆公費吧！」

「那可糟了，家裏沒有這許多現款，天氣又夜了，你和他說一聲，明天準定送到他事務所是了。」

「由我去說一聲，那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玉明！那麼我走了。」

「祖同！你回頭再上我這裏來嗎？」

玉明見他要走了，遂跟上去兩步，僂了他身子，依依不捨的問。祖同握了她的纖手兒，輕柔地撫摸了一回。說道：

「假使時候太晚了，我明天來吧！」

「不會的，即使太晚了，你可以睡在弟弟的臥房裏。」

祖同見她嬌羞地回答，在她的心中當然是需要自己來的意思。一時想到昨晚一幕神祕的情景，他們心兒不免蕩漾了一下。遂點頭說好，方才匆匆的握手別了。

這一個電話其實不是王律師打來的，因為祖同和王柏春很有一點交情，當然王律師決不會這樣的來不及。那麼是誰打電話來呢？原來就是這個人間的惡魔石福華。祖同對於石福華，不知怎麼的？終感到有點威懼，所以他在玉明面前說了一個謊，便匆匆地坐車到劉太太家裏去了。」

石福華原是住在劉太太的家裏，當時一見祖同到來，因為已經知道玉明和健生打了官司，他也忘記了自己是個長輩的身分，却和祖同握了一陣子手。笑道：

「你真是勞苦功高，果然使他們終於也內亂起來了。」

「那裏那裏！這都是舅父的錦囊妙計。」

「好說好說，今天我請你到金谷飯店去吃飯，表示慶祝計劃成功的意思。笑驚！笑驚！你怎麼啦？換件衣服要怎麼許多時候嗎？」

「爸爸！來了，你幹麼這樣性急？人家女孩兒家不該打扮打扮的嗎？」

石福華說到後面，抬頭望着樓上高聲地叫女兒。就在這時候，一陣子皮鞋聲音響入內來，只見笑鶯亭亭玉立的站在書房內了。她見了祖同之後，並不像以前那麼顯出親熱的樣子，只略爲點了點頭兒，含笑叫了一聲表哥。倒是祖同走上去，和她握了一陣手。笑道：

「表妹！你真是越弄越漂亮了，混身香噴噴的，叫人真有點心神欲醉的樣子。你這兩天身子好嗎？」

「託你的福，還算不錯。我是算不了什麼漂亮？怎及得上玉明小姐的美麗？我想你這幾天一定是夠快樂的了。」

笑鶯雖然是笑盈盈的回答，但她這幾句話中是很可以體會出來包含了一點酸溜溜的作用。祖同望了福華一眼，表示很坦白的神氣。笑道：

「舅父！你聽，你聽，表妹和我吃這一罐子醋，那不是多餘的事情嗎？」

「她完全是小孩子見識，你儘管可以不必去理睬她。來，來，來，我們大就這麼動身走吧！」

石福華表示很明亮的神氣，一面說一面便領頭走出大門外去。三個人坐了汽車，一同到金谷飯店，侍者招待入座。把一本菜單送上，由福華點了四菜一湯，並拿了四瓶啤酒。不多一回，酒菜上來。石福華親自給祖同滿斟一盃，於是大家慢慢的吃喝起來。在喝下一盃啤酒之後，福華要求祖同把所經過的事情都詳細的告訴出來，常言道，酒能誤事，祖同乘了酒興，遂源源本本的一事不漏的向福華訴說了一遍。因此使福華知道祖同已經佔了王明的身子，而且還得了王明一

半的家產。他心生一計，便笑嘻嘻的說道：

「祖同！你把玉明給你的那張筆據倒拿出來給我看看，不知有什麼弊病沒有？因為玉明是個厲害的姑娘，所以我們似乎不得不防的！」

「舅父！她寫得清清楚楚的，大概不會有什麼弊病吧！給你看一遍，那當然更靠得住一點。舅父！你快拿去看。」

祖同認為舅父的話完全是一片好意，遂點了點頭，伸手在袋內把玉明那張筆據取了出來，交到他的面前，石福華在看了一遍之後，他微微的一笑，遂把筆據摺好。祖同伸手來取還，可是石福華却老實不客氣的把那張筆據藏到自己的袋內去了。祖同倒是呆呆的一怔，石福華却毫不介意的說道：

「這張筆據你帶在身邊，很不方便，還是我給你藏着吧！」

「舅父！那恐怕不行吧！假使玉明要我拿出來給她看的時候，那叫我怎麼辦呢？」

「祖同！她既然已經寫給了你，如何還會叫你拿出來看呢？我覺得這是你一種過分的考慮。你應該把腦子弄清楚一點，你雖然把玉明弄上了手，但至多也不過是你的小老婆罷了。你的太太在這裏，我是你的岳父！你所分得的產業，我要給笑鶯有一個保障，那當然應該由我來保管。況且你的目的，是代我向玉明的一種報復，決不是叫你真的去愛上了她呀！」

石福華見祖同那種焦急的神情，心裏很不高興。這就把臉兒一沈，眼睛一睜；顯出一副猙獰

的面目來。笑鶯在旁邊聽祖同和玉明已經發生了肉體關係，她心中已經有點酸溜溜的滋味。只因爲怕爸爸在旁邊，不好發作。此刻聽爸爸對祖同也有呵責之意。這就大了胆子，冷笑了一聲。恨恨的插嘴說道：

「哼！他是被這個賤貨迷得魂靈也沒有了，那裏還會想得到代你爸爸去給她一種報復呢？我早已猜到，一個男子在女人家的柔情蜜意手段之下，怎麼不要弄成了假戲真做？爸爸！我看表哥的樣子，完全是真心愛上玉明了那……那……不是害苦了我的終身嗎？」笑鶯說到這裏，臉上顯出了無限哀怨的神情，大有盈盈淚下的樣子。祖同這才如夢初醒般的急了起來，因爲他確實一心一意的要和玉明去結婚了，現在被笑鶯這樣一說，方才一本正經的態度。急急的辯白道：

「表妹！你不要傷心，你也不要冤枉我，我對玉明完全沒有真心的愛，不是給舅舅報仇嗎？現在目的已達，我當然慢慢地要離開她了。」

「笑鶯！你聽見祖同說的話嗎？可見他並沒有忘記你。就是他忘記了你，好在他還有筆據在我的手裏，難道他就不怕犯法嗎？所以你是不必難過，這種疑心完全是多餘的事；因爲我却很相信祖同，他決不是一個得新忘舊的無賴子。」

石福華含了陰險的笑，雖然他在向女兒安慰，不過他那雙時常在想陷害人的眼睛，却牢牢地釘住在祖同的臉上。祖同心中別別的一跳，他害怕着舅父又有什麼陰謀會來捉弄自己，所以他認真的表示毫無變心的意思。說道：

「舅父就知道我的心了，我怎麼會去真的愛上玉明呢？表妹！你不要傷心，我是你忠實的丈夫。」

「哈哈！哈哈！祖同這話說得好，笑驚！你再不用傷心了，假使你還不放心的話，我再可以給你更堅固一點的保障。祖同！勞駕你動一動筆，再寫一張字條。」

石福華在一陣笑聲之中，他陰險的思慮中又轉出一個念頭來了。遂在他帶着的那隻公事皮包內取出紙筆，放在祖同的面前，笑嘻嘻的說。祖同眼睛有點定住了，木然了一回。才驚異地問道：

「舅父！你還需要我寫什麼字條呢？」

「你寫這張字條，對你有十分的好處。」

「哦！那麼怎樣的寫法？」

「我唸，你寫……」

「舅父！你先唸一遍給我聽然後我再寫吧！」

祖同的門檻也相當的精，所以他不肯先落筆就寫。石福華笑了一笑，點了點頭。說道。

「我先講一點意思給你聽聽也好，玉明這一半家產分給了你，其實你還不能得到她的實權，因為她到底是這屋子裏的主人，除非你和她正式結了婚，那麼你們夫妻才有共同管理家產之權。不過你要和她結了婚，就犯了重婚之罪，因為你一定要娶我的女兒不可。

在這情形之下，你要得她的家產就為難了。所以我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寫一張把這分得的一半產業算已經抵押給了我的憑據，那麼你就是和她鬧翻了，我可以給你出面打這

場官司了。祖同！你以為我這話說得有理嗎？」

「道理倒是有一點，不過……」

祖同覺得舅父的手段太辣，他完全把自己當作了伙計，我辛辛苦苦的向玉明去詐騙來的家產，却讓他坐享其成，那我不是成了他的牛馬了嗎？所以心中老大不高興。但口裏不得不表示他的意思很對，然而在很對之中；他又用了不過兩字，顯然下文是有些兒困難。石福華見他皺了眉毛，心裏當然明白他的意思。這就把面孔又變得可怕了，冷笑了一聲。說道：

「我以為沒有什麼不過可說的，祖同！你莫非被笑驚猜中了嗎？要如你真的和玉明相愛上了，那你莫怪我舅父手段的狠毒，恐怕立刻就要對不起你了。」

「舅父！你何必要這樣的說呢？我和玉明根本沒有什麼好感，我怎麼會去真心的愛上她？那你們絕對可以放心的！」

「既然你沒有真心的去愛上她，那你應該把這一張筆據寫給我。」

「舅父！我以為這是兩個問題，因為我已有兩張筆據在你的手裏，假使再寫一張給你，那我的生命全部都操縱在你的手裏了，而你們給我的，却又有一點什麼保障呢？」

祖同這幾句話雖然沒有明白的表示，但從他臉部的表情看起來，也很可以知道他有點生氣的意思。石福華冷笑道：

「祖同！你這話奇怪了，我女兒的身子是破你破壞的，憑這一點處女的血，難道還不能算是你的保障嗎？祖同！最後我給你考慮三分鐘，你到底預備寫不寫？」

祖同見福華說這話時，臉上已含了一股子殺氣，他一顆心兒忐忑地跳躍不停，覺得自己好像在做犯人似的簡直被他們父女在審判的樣子。這就沈吟了一回子，呆呆地說不出話來。石福華接着又沈着說道：

「祖同！你若不肯寫，那你就是存心拋棄笑鶯的意思。假使你真心愛笑鶯的，那麼你就快點兒寫了吧！因為這完全是關於你們將來終身幸福的問題，所以你快點作個最後的決定。」

「好！爲了表明我完全是真心愛上了笑鶯，那麼我就寫吧！」

「唔！這樣你才是我真正的好女婿！祖同！你知道怎麼樣寫法嗎？」

「我已知道，你已經對我說過，把我這煞費苦心得來的這一半產業，算已經抵押到舅父的名下，對不對？」

憑祖同這煞費苦心四個字，就可以知道他是含蓄諷刺福華坐享其成的意思。但福華並不理會到這些，連說不錯不錯，祖同於是提筆寫了一張，並且又蓋了章。交到福華手裏，說舅父你看一遍。福華看了，認爲滿意，點頭稱好，向女兒說聲我給你代爲保存，他便老實不客氣的把筆據藏到公事皮包內去了。

吃飯畢，福華向笑鶯丟了一個眼風，一面付了賬單，一面對祖同點點頭，笑道：

「我有事情，不奉陪你了，好在笑鶯已經是你的未婚妻了，所以我不必再有什麼不放心的考慮，你們要到什麼地方去玩？就到什麼地方去玩吧！我絕對可以不來過問。再見！」

福華說吧，便興匆匆地向外走了。這裏笑鶯和祖同相互地望了一眼，似乎有點明白父親這幾句話的意思，兩人心中都有點難爲情，在各人的臉頰上都忍不住浮現了一層桃花的色彩。祖同微笑的笑道：

「表妹！那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遊玩一回呢？」

「隨便，到舞廳裏去坐一回也好，你有興趣嗎？沒有興趣，請你自便也不要緊。」

笑鶯不像以前那樣的看見祖同彷彿當作寶貝一般的神氣，她淡淡的一笑，表示毫不在乎的神情。祖同覺得她的話中當然是包含了俏皮的作用，這就挽了她的臂膀，故作親熱的樣子。說道：

「你這是什麼話？陪我心愛的未婚妻上跳舞廳去遊玩，就是一點工夫也沒有，那麼我至少也得抽一點時間出來的。笑鶯！你說對不對？」

「哼！別說這些好聽白話了，心愛的妻子也許已經不是我了。」

笑鶯冷笑了一聲，一面孔顯出吃醋的樣子。祖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似乎悵悵怨的口吻。說道：

「笑鶯！你這是什麼話呢？我之所以去和玉明弄上了手，還不是都爲了你的爸爸嗎？你爸爸已經得到了願望，把我在玉明那裏所得的財產都已弄在他的名下，那你們不是完全已得到保障了嗎？只有我，爲你爸爸費盡心血，所得的是有點什麼好處呢？」

「你這話也太不應該了，難道我清清白白的身子被你占的嗎？」

「就是爲了這一點，所以我勸你不要跟我吃醋，我覺得你近來的態度和我有點變了，記得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你沒有這個意思，爲什麼叫我到大東旅社去？」

「噢！不是給你去休息嗎？」

「難道回家就不能休息嗎？」

「既然你要回家，那也好，我討車子送你回去！」

祖同被笑鶯說得無話可答，遂只好又溫情地順從她的意思說，笑鶯點點頭，祖同遂付了茶資，還扶着她身子，一同走出舞廳，討好了三輪車。說道：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你也自管回去吧！」

笑鶯跳上三輪車，向他揮了揮手說。祖同的念頭是這樣的，笑鶯那裏既然得不到甜蜜；還是到玉明那裏去，她叫自己今夜睡在健生的房裏，說不定在半夜三更的時候，還可以和她再度的享受雲雨之情。所以他並不說一定要強送，因爲兩人心中各有目的，遂匆匆的分手別去。其實笑鶯頭痛嘔吐也是假的，她無非不願和祖同在一處，借此可以分開。當她一見祖同也坐三輪車走了，這就立刻吩咐車夫把車子掉頭，仍舊靠到米高美舞廳的大門停下，付了車鈿，匆匆入內去找尋李新南去了。三輪車夫倒是弄得莫明其妙，可見上海地方，怪事真多。所以他倒希望每日多遇見這種主顧，他可以不要費氣力，而坐享車錢了。

祖同到了何公館，匆匆入內，他一直走進玉明的臥房。只見玉明坐在檯燈下面悶悶地想心事。當她見到祖同的時候，便含笑站起身子來。低低問道：

「祖同！你怎麼直到這時候才回來？晚飯在那裏吃飯？」

「哦！我和王律師在會滿記吃的。因為要和我聚一次餐，所以倒叫我請面難却了。」

祖同含了笑容，不得不撒着謊回答。王明信以爲真，自然不疑有他。遂給他倒了一盃茶，兩人在長沙發上坐下。王明低低的問道：

「王律師對於公費的話可會和你談起過嗎？」

「我對他先說了，他很客氣，連說沒有關係，其實像他這樣一個大律師，他也並不在乎這一點點公費的。」

祖同喝了一口茶，望了她一眼回答。王明點了點頭，她好像在想什麼似的，忽然抬頭一擦眼皮。說道：

「祖同！我的意思，明天就去揀日子，那月裏結婚相宜就那月裏，你看好不好？」

「好的，其實，我比你還性急，閨房之樂，誰不急於想享受呢？王明！我從小就有這麼一個癡心，最好王明能夠嫁給我，現在，果然成了事實，你想，這叫我還不喜之欲狂嗎？」

祖同一面說，一面把王明纖手兒握住了，低了頭去却吻了一個香。王明逗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縮回手去，輕輕地打了他一下，却嬌然地笑了。兩人絮絮地談着話，不知不覺的時已十二點了。王明打了一個呵欠，秋波斜乜了他一眼。說道：

「時候不早了，你可以到健生臥房裏去安睡了。」

「唔！王明！你陪我一同去，好不好？」

「爲什麼？難道還不認識那一個房間嗎？」

「不！因爲我有些兒怕。」

「怕？你怕什麼？又不是三歲小孩子，你眞是不怕難爲情的！」

玉明把手指在臉上劃了一汗，是說他不害羞的意思。雖然她口裏是這麼的說，不過她的身子却是陪着他一同到健生房中去了。兩人步入健生臥房，玉明替他摺好了被，拉上了窗簾。說道：

「你好睡了，明兒見！」

「慢慢交！玉明！你別忙，我們再談一回。」

祖同却依依不捨的拉住了他的手，低低的說。玉明瞅了他一眼，表示好笑的样子。說道：

「啊呀！你看看時候吧！這樣深晚了，還有什麼多談呢？」

「玉明！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談話，就會忘記了疲倦，忘記了一切的煩惱。假使我們這樣相對的望到天明，我也一點兒不會感到吃力的。玉明！你就陪我再談一回吧！」

祖同一面說，一面拉了她，已一同坐到床邊去了。玉明似乎難以拒絕的神氣，含笑說道：

「我覺得沒有什麼談兒可談了，你還是睡吧！」

玉明伸手把他一推，祖同便倒向床上去。但是他把玉明用力一拉，玉明也倒了下來。祖同牽拉着她的身子，笑嘻嘻道：

「玉明！我們就這樣躺着談吧！慢慢兒的想，我相信談到天明也是談不完的。」

「祖同！你不要這樣子，被杏春撞見了，像什麼樣兒呢？」

「那麼我們熄了電燈吧！她就看不見了。」

祖同順手在床上開關上熄了燈光，因此臥室內便黑漆的一片了。可是兩人並不聽見他們談話的聲音，靜悄悄地不知在做什麼？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早晨，健生的房裏是只有祖同一個人睡着。噹噹的鐘聲，把他驚醒了，祖同匆匆的起身，遂叫杏春倒面水，齊巧杏春在給何太太裝煙。所以沒有聽見，等杏春知道了倒面盆水進房，祖同像煞要做屋主人的神氣，向她罵了一頓。杏春受了委曲，便到何太太面前的哭訴。何太太一聽，不覺大怒起來，遂匆匆地來找祖同。大罵道：

「祖同！你這野小子簡直是發了神經病！我家的婢女，要你來責罵嗎？你是什麼狗東西？你給我滾出去！」

「姨媽！對不起！我也是這專屋主人一分子了。」

「啊！你放的什麼狗臭屁！這……這屋子是你的嗎？虧你有這張臉兒說得出，我打你這不要臉！」

何太太聽了這話，氣得臉色發了青，她猛可的揮手過去，在他頰上結結實實的就是一記巴掌，打得祖同按了面頰，倒是怔怔地愣住了。但他立刻伸手到袋內去摸皮匣，是拿玉明給他這張筆據的意思。可是伸手摸進袋內，方才想到這張筆據昨夜被石福華拿走了，一時倒弄得啼笑皆非，無言可答。但何太太毫不放鬆的又扭住了他衣襟，沒頭沒腦的就打，口裏還罵着滾！滾！就在這時，玉明匆匆的趕來。祖同不當要還手抵抗，一見了玉明。遂故作哀告道：

「玉明你快給我說一句話，你媽叫我滾出去！還打我！打我！我爲了你，我情願受這一分委屈，不過你得給我說一句話！」

「媽！你……不能這樣對待祖同！」

玉明見母親拉住了祖同，好像要吞吃的樣子。一時上前把兩人拉開了，向何太太嚴肅的說。何太太想不到女兒幫助了他來喝住自己，她心中這一氣，便放聲大哭起來。說道：

「好，好，你這賤人！你有了他，你……就沒有我娘了。我……白白辛苦養到你這麼大！你……竟變得這個樣子了。我問你，他是我家什麼人？爲什麼我不能叫他滾出去？」

「媽！我老實的說，祖同……他是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是誰做的媒？」

何太太氣得手腳都麻木了，她用了尖銳的語氣，向她諷刺地問。玉明的臉兒紅得一團炭火似的，她羞得難以回答。良久，方說道：

「是弟弟給我做的媒，假使弟弟不跟我打官司，我不會請祖同幫忙。現在我覺得沒有一個知音，所以我想……和他結成一對夫妻。不過，母親千萬要明白我的苦心，我決不是心已經向外了。因爲我要保持我父親遺下來的產業，我已叫祖同答應做何姓的入贅女婿。那麼我們在結婚之後，祖同也可說是何家的子孫了。」

「放你臭屁！我何家決不要像他這種沒出息の子孫！」

「媽！你說這話，那就使我未免太以難堪了。」

「什麼難堪不難堪？我養了你這個不孝的女兒，我也不要做什麼人了，我把這條老命就和你拚了吧！」

何太太一面啼哭，一面把她身子向玉明撞了過來。玉明連忙閃身躲開，不料何太太一撲空，就跌倒地上。既然跌倒，因為是氣糊塗了，還以為是女兒抵抗，遂大叫打母親了，打母親了！一面在地上亂哭亂滾。就在鬧得不亦樂乎的時候，忽然見健生急急地奔入臥房來了。

七 錢經挫折方訂鴛鴦結

健生提了一隻挈匣，並挾了一張小照，急急地奔出何公館的大門。管門的趙大，一見少爺似乎要出門到外碼頭去的樣子。這就低低的問道：

「少爺！你預備到那裏去呀？」

「哦！趙大！你還不知道嗎？我和小姐已經分了家，她一定要和我打官司。」

「打官司我知道，法官怎麼樣判決呢？」

「田產歸我，房產歸她，因此這房子的主人倒成爲沒有我的分了。趙大！你是從我父親手下的老管門的，你給我想想，這判決是不是太混賬了？」

健生在萬分氣憤之下，他情不自禁的向趙大訴起苦來。趙大聽了，真有些兒代打不平，連說豈有此理，憤憤的說道：

「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做父親留下的洋房汽車，倒都歸在做女兒的名下，這……這……是

什麼混賬法官判決的？少爺！我……這……你是太吃虧一點兒，你……你難道就這樣地讓她一走算了嗎？」

「在這個強權是公理的世界，我不讓她，我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健生說完，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和趙大一點頭，便跳上一輛三輪車匆匆地走了。趙大低低地喊了兩聲反了，反了，他眼睜着少爺被三輪車載遠去了的身子，在暮色蒼茫的黑昏裏消失了後，一時想起了已死去了的老爺，他真有些兒感到說不出的惆悵！

健生到了魏公館，只見魏英堵起了嘴兒，正在絮絮地告訴我這場官司的經過，從他們父女兩人的面部表情上看起來，就可以知道他們也代我一百二十分的生氣。健生把摺照照片放下，他低低的叫了一聲老伯！也不知爲什麼緣故？當他叫了一聲老伯之後，也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股子悲酸？眼淚竟會奪眶流了下來。不過他又覺得這樣未免太顯得懦弱了一點，遂竭力忍住了，把手帕拭擦了一下，裝作沒有什麼的神氣。家驊把手擺了擺，叫他在旁邊坐下。說道：

「這場官司的結果，麗英都已詳細地告訴了我。我想這樣也好，一個青年人靠祖上遺產根本不算希奇。最要緊的，當然還是自己努力，來創造偉大的事業；這我好像老早就對你這樣說過。所以事情已經判決了，你也不必老顯出頹喪的樣子。要知道輕年人是不可無春夏之氣的；反正這裏房子也不算怎麼的狹窄，你儘管可以在這裏安身讀書，而且順便更可以給我照顧照顧家中的事情，所以我倒是極其的歡迎。」

「老伯的金玉良言雖然不錯，不過我心裏却有這樣的感覺，假使這次是老伯給我出面上庭

的話，我想這場官司就決不會失收到這樣的地步！」

麗英親自給他倒了一盃茶，健生却並不理會，他托着額角，似乎有所思索的回答。家驊把雪茄烟灰用手指彈了一下子，微微的一笑。說道：

「這也不盡然，因為我不想利用這畸形的惡勢力來打勝這一場官司，比方說王柏春吧！他現在雖然是出足了風頭，不過在我給他設想，他似乎眼光太近了一點。爲了將來的前途計，我認爲他此刻種下的因，往後自然會凝成他的果子來。那麼他現在越出風頭，我也越替他表示痛惜！」

「爸爸說這次你官司打輸了，他心裏倒反而覺得很快樂，因爲他和當初的思想，完全有點相反了。」

麗英在旁邊也插嘴低低的說，健生聽了，不覺默了一回。家驊這時忽又想到了似的，望了健生一眼。低聲問道：

「你此刻匆匆離家出外，你母親知道沒有？」

「知道的！」

「她的意思怎麼說呢？」

「媽見我要走，她老人家不肯，遂和姊姊大吵起來，後來她氣極了，說要走母子兩人一同走，就是晒露天去也好，總算養了一個強盜般的女兒，把做娘的都趕跑了。姊姊聽了，抱住母親不肯放，故意還嗚嗚咽咽的哭泣，我看不慣這種僞虛的表示，所以我就自管奔

到這裏來了。」

健生憤怒十分的告訴着，他幾乎有點咬牙切齒的樣子。家驊點了點頭，却有種得意的神色。笑微微的說道：

「在當初，我覺得你媽好像是站在玉明那邊陣線上的。現在她居然同情到你的身上，那麼我覺得你這場官司雖輸了，然而骨肉間的情感上你是達到勝利了。我以為這代價是比家產要可貴得多，所以這場官司說你勝利也無不可。健生！你媽既然要跟您一同走，那很好，你爲什麼不請她一同到這裏來呢？假使她老人家肯不嫌待慢她的話，我也是相當的表示歡迎。」

「健生！我想明天就去接你媽來我家住吧！」

麗英聽父親這樣說，遂也低低的慫恿，表示她對何太太也有一分兒孝心的意思。健生點點頭兒。說道：

「也好，反正我明天還要去搬東西哩！」

「你去搬什麼東西？」

「老伯！我想我房中的一堂傢具應該是歸我的吧！」

「這也難說，假如玉明一定不肯，你就不必再找麻煩。整個的已經給她得了便宜，這些小數目，也索性太太一點吧！況且這裏屋子內的傢具都很舒齊，你就是搬了來，也沒有安放之疑，所以我說樂得漂亮一點。」

「不是這樣的說，我心中實在有些氣不過。就是賣給舊貨攤上，羊肉當作狗肉賣，我也甘心情願的了。」

健生表示並非爲了爭產，現在倒是爲了爭一口氣了。家驊笑了一笑，搖了搖頭，認爲大可不必的神氣。說道：

「我說這又何苦來呢？給玉明便宜，她倒底是你姊姊，將來她想明白了，她自然會知道你弟弟的老實。給別人家好處，別人家也不見得會感激你，而同胞手足更傷了感情。所以我勸你的眼光，稍爲放得遠一點。」

「是的，老伯的見識，當然比我們廣得多了。」

「健生！這只掣匣裏是什麼東西？還有這鏡框是……」

「哦！掣匣內是我的衣服和書籍，這鏡框是……我爸爸的遺照，老伯！不知我能不能把他老人家在這裏懸掛起來？」

健生聽家驊又這樣的問，遂低低的回答。說到這張像片的時候，他表示有點虛心的樣子，臉上至少有點不安的神情。家驊點頭含笑，兩眼向家驊望了一回。說道：

「我覺得你這孩子總算很有一點子孝心，所以我很歡喜。健生！我那樓上一間書室就做了你的臥房，你爸爸的照相，儘管可以掛在你的房中，那爲什麼不能夠呢？你母親來了，那你隔壁還有一間很寬敞的臥房，也好給你母親安身的。我今天晚上還有人請我吃飯，此刻我該走了。麗英！你陪健生到樓上臥房去吧！給他收拾收拾清潔。」

「老伯！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爲什麼還說這些話呢？難道你倒又和我生疎了？」

家驊笑了一笑，遂自管走了。健生和麗英送他出客廳，方才回身，麗英先去把挈匣提了，健生也來搶着拿，說挈匣很重，還是我來拿，你給我拿這一張像片吧！兩人正在客氣着，阿芬進來看見了。便忙笑道：

「小姐！何少爺！你們兩人不要客氣了，還是我來給你們拿吧！」

麗英向健生望了一眼，忍不住嫣然一笑，遂領頭走向樓上去。兩人到了書房，阿芬把挈匣照相放下，給他們倒了兩盃茶。麗英向四壁望了一下，說道：

「健生！我想你爸爸這張像片就掛在這張寫字檯旁的壁上吧！」

「好的，這地位倒不錯。」

健生點頭，表示滿意，待他把照片掛好，阿芬便來請兩人到客廳裏用晚飯去了。兩人吃畢飯，喝了一盃茶，又到樓上書房來閉坐。健生把挈匣打開，麗英給他一同整理衣服，一套一套西裝，都掛到衣廚內去。所有書籍，堆在寫字檯上。健生忽然嘆了一口氣，麗英關上廚門，回過身子。問道：

「爲什麼又長吁短嘆起來？」

「爲了打這官司，每天弄得我神昏顛倒，因此學校裏就荒了好幾天的課。今天星期五，下星期一，我非好好兒振作精神研究功課不可了。」

「本來嗎？爲了爭奪家產，而荒廢了學業，這被同學們知道了，是多麼的可恥呢！」

「唉！也無非是爲了一口氣罷了。」

健生聽麗英這樣說，心中自然感到十分羞慚，這就漲紅了兩頰，低低的回答。一面坐到沙發下去，却是垂下頰兒來。麗英跟着他在身旁坐下，伸手搭在他的肩胛上。溫和地說道：

「健生！你怨我說話太不知輕重了嗎？」

「不！我並沒有這個意思，我因爲自己覺得非常的慚愧，確實，同胞手足，爲了爭奪家產，把止經事兒不幹，一天到晚，奔波忙碌地空忙，這實在是件很可恥的事情。」

健生抬起頭來，望了她一眼，把她手兒緊緊地握了一陣回答。麗英柔情蜜意的樣子，微微的一笑。說道：

「誤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健生！我覺得從今以後，你當然還得更努力一點，使你姊姊知道一個人專靠祖上遺產也不是就此會發財的！你應該爲你自己爲我掙一口氣！」

「我知道，你往後看着吧！不過我倒也並不恨姊姊的無理，只恨祖同這小子太不是人養了，他簡直是幸災樂禍的一隻狗！」

「我真想不到玉明姊姊那麼聰敏的姑娘會上他的當？但是日久見人心，我猜玉明姊姊將來一定會後悔的！」

「後悔有什麼用呢？一失足成千古恨，……唉！我真代姊姊心寒。」

健生說到這裏，忍不住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麗英並不作答，她凝眸含顰的沈吟了一回。搖

撼了健生一下肩胛，說道：

「健生！我說你明天無論如何要把你母親去請到我家來住的！因為一個做母親的人，她的心腸總是軟的，她的耳朵也是軟的，明天被玉明馬屁一拍，好話一說，那麼對於我倆的事情，恐怕你母親又會因玉明的進讒而加以反對的吧！」

「我想那是決不會的，因為母親對祖同是痛恨入骨，而姊姊對祖同又認為唯一的知心人，所以憑這一點，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和合弄來的了。麗英！麗英你爸爸昨天不是跟我說過嗎？打完這場官司之後，便給我你訂婚，我想這件事可以慢慢地籌備起來。」

麗英是一個女孩兒家，談到自己的終身大事，究竟有些兒難為情，因此粉臉兒就像玫瑰花朵般的嬌紅起來。逗了他一瞥羞意的媚眼兒，赧赧地說道：

「我爸爸雖有這個意思，但到底還得問過你的母親才好。健生！所以我的意思，你母親能夠住到我家來，那麼爸爸和她老人家自然慢慢地可以談起這件事的機會來了。」

「不錯！我明天一定請母親住到這裏來，你放心是了。」

「你這話奇怪，怎麼叫我放心？」

健生無意中說了一句放心，麗英認為自己一個女孩兒家那就未免感到吃虧一點，因此偃着健生有點撒嬌的樣子，健生覺得她的意態是可愛極了，一時情不自禁的把她抱在懷裏，在她小嘴兒上接了一個熱烈的長吻。吻得麗英幾乎有點透不過氣來，良久，才把她恨恨的推開了，却逗了他一瞥如喜如嘆的白眼。健生笑了，麗英被他也引逗得嫣然起來了。

兩人談了一回，時已十點左右。麗英把纖手按在小嘴兒上打了一個呵欠，說明天還得上學校裏去，還是早點安睡，說完，便和健生點頭，便自管回房去了。這裏健生在燈下溫習一回功課，方才脫衣安寢。

第二天早晨，健生別了家驊，便匆匆到自己家中來。這是萬萬也想不到的事情，當他一脚跨進自己的臥房，忽然見到母親倒在地上大哭大嚷。玉明和祖同站在旁邊，臉上都有討厭的神色。健生心中這一氣憤，他幾乎呆呆地愣住了，一面把何太太扶起，一面向玉明戟指罵道：

「姊姊！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人還是畜生？你硬硬地留住了母親，原來並不是一片孝心，却要將母親活活的磨難死嗎？現在你把母親竟然打倒在地，我問你，你……你……的心肝在那裏？」

「健生！你！敢動手嗎？你要明白，這屋子的主人不是你。」

祖同在旁邊見健生鐵青了臉兒要衝過來打玉明的樣子，這就趕上來掩護了玉明，掙奪了面向健生冷冷的說。健生睜大了眼睛，差不多快冒出火星來了。說道：

「我不是這裏的主人，你就更不用放什麼屁了？你是什麼狗東西？你有資格在這裏多說嗎？你給我滾出去！」

「哈哈！哈哈！你是什麼狗東西？敢叫我滾嗎？那你也太自不量力了。我今天老實告訴你，我是你姊姊的未婚夫，我不能算是這裏主人的一分子嗎？玉明！你說，我有沒有資格可以說話？你對他說，你對他說！」

祖同哈哈地狂笑了一陣，他厚了面皮，作自我介紹的回答。同時他向玉明望了一眼，逼她對健生說話。玉明至少是受到了他一點威脅，因此使她完全地忘記了手足之情。遂點頭冷笑道：

「是的！我承認，從今天起，他是我的未婚夫了。而且，他已開始做了我們何家的子孫了。他絕對有權力，可以代表我說幾句話！」

「好！姊姊！你這喪心病狂的賤人！你將來吃苦的時候，也不要再來想到你的母親和弟弟！母親！我們讓她，我們馬上走！」

健生被她一承認，這就有火發不出來。眼瞧着祖同那種得意的樣子，心中更加憤怒，這就冷笑了一聲，向母親急急的說。這時何太太傷心到了極點，她只管嗚嗚咽咽的哭泣道：

「啊！天哪！我前世作了什麼孽？才會養到這樣一個不孝的女兒，她有了丈夫，就沒有了娘，她竟然動手來打娘，把我做娘的打倒在地上。……」

「母親！你不能冤枉我！」

「我冤枉你？天爲什麼不響雷來打死我？我活了這一把年紀，誰敢動我一根汗毛？現在這不孝幫忙外人來欺侮我，啊！我做人的爲什麼這樣的苦啊？你這賤人蜜糖嘴巴砒礪心，笑裏藏刀想殺我。健生，你今天不來，爲娘的準被他們害死了。我們走就走，不過你我房中的傢具，我們今天要搬走，情願變賣了充善捐，我也不願留給這豺狼女兒！」

何太太哭罵了一回，罵到後面，她才停止了哭泣。想出這幾句話來，表示非常果決的樣子說。祖同不待健生回答，就先搶着對何太太說道：

「姨媽！你這話可不行呀！法官判決書上註明房產歸王明所有，這是包括屋子內一切動用的傢具。比方說，田產歸健生所有，那怕田地內埋有幾十顆黃金吧！這和王明也是毫無關係的了。那麼反轉來說，除了健生衣服之外，一概都不能拿取的，更何論是房中的傢具呢？」

「好！好！你這魔鬼說得有道理，那麼健生的傢具不拿，難道我做娘的房裏傢具都不能拿嗎？」

「姨媽的傢具，在姨媽活着的時候歸姨媽所有，假使死了之後，當然還是歸王明所有。所以姨媽只能在這裏住着，却也不能搬到外面去！」

祖同沈着臉兒，又冷冷的回答。何太太氣得頓腳不已，伸手在桌子上一拉，把茶盃茶壺烟缸等打碎了一地。大喝道：

「我女兒還沒有斷氣，用不到你來跟我多說什麼的？即使你是王明的未婚夫，你也沒有資格來配跟我說話！」

「王明！你說！你說！我配不配代你說話？」

祖同回頭望着王明，又連連的質問。王明這時已迷糊了心，迷點了點眼，她把身子別了過去。健生看了他們這一種動作，他幾乎把肚子也脹破了。這就大聲地對何太太說道：

「媽！我們什麼都不要了，我無非吧！我非再在這裏站一秒鐘，我的肚子快要氣破了，我的胸口快要悶死了！媽！我們走！我們走！」

「好！我就……他們，看他們快快活活的做人！健生！我還有兩箱子衣服，我要拿，他們總還有阻止我的能力吧！杏春！杏春！快來叫車子吧！我們馬上走！」

何太太一面說，一面叫，一面已跌跌撞撞的走出客廳來。健生拉着母親，他是不想再和姊姊有什麼理論，因為他想到了家驊的勸告，所以他索性認爲吃虧就是便宜了。不多一回，杏春把車子叫來，健生便把母親的衣箱拿入車廂內。杏春這時拉住了何太太的身子，流淚泣道：

「太太！你要走，帶我一塊兒走！」

「杏春！你爲什麼要走？你不要走，我加你工資，我給你做衣服，我總可以叫你感到滿足。」

玉明祖同從後面跟着出來，聽杏春向太太這麼要求，玉明覺得自己太孤單了，所以急急的向杏春勸留。杏春平日受了玉明的委曲不敢發作，今天也搶白她，冷笑道：

「小姐！謝謝你的美意，假使你把分得的家產全數都送給了我，恐怕也留我不住的了。在你那裏享福，我情願跟太太去吃苦，因爲你這種人已經是沒有人的氣味了。」

「杏春！你這死了頭！你：在說些什麼！我給你兩個耳刮子！才知道你真是放屁極了！」玉明氣得發抖，待要趕上去打杏春。但杏春已跟着何太太跳上汽車，健生向她白了一眼，汽車便向外駛行了。玉明覺得屋子裏太空洞了，她此刻倒又覺得懊悔了，因此回身倒在沙發上，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了。

健生陪了何太太到魏公館，這時家驊也沒有在。何太太認爲很不好意思，說情願到外面另租

小一點房子，吃苦倒不怕，只恐怕被人家譏笑討厭。健生向她百般解釋，並且陪她到樓上，先到自己那間臥房，說這是給我睡的。魏老伯說隔壁一間，給母親安身。這時何太太望到壁上應昌那張遺像，覺得兒子到底還有一點孝意。回首前塵，不勝感慨系之，忍不住又暗暗地傷心了一回子。因為魏律師有這番真心相待，可見從前都是自己誤會了他，心中又不免感激了一回子。吃飯的時候，魏家父女前後匆匆的都回家了。兩人見了何太太便殷殷招待，真是客氣得了不得。何太太見他們越客氣，心中越感到不安。遂微紅了臉兒，低低的說道：

「魏律師！所謂日久見人心這句話就真不錯，今天我除了感激你之外，我又得向你表示十分二的抱歉。過去的事情，我有得罪的地方，請你千萬看在健生的臉上，不要記氣在心裏才好！」

「何太太！你何必再說這些話呢？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過去的事情，我們不談。要談的，還得談談未來的事情。」

家驊吸着雪茄，顯出毫不介意的樣子，笑嘻嘻的回答。在他這兩句話中，好像還有一點神祕的作用似的。何太太有點愕然，猜疑的神情。低低的問道：

「魏律師！你說未來的事情是指點那一件而言的呢？」

「何太太！這件未來的事情，就是指點他們兩個孩子而說的。」

家驊一面說，一面含笑向兩人指了指。健生麗英聽了，心中早已明白，所以大家的心頭忐忑的亂跳，兩頰兒上下免浮現了一層桃花的色彩。何太太不是一個呆笨的人，她見了兩個孩子的臉

色，也早已明白過來。這就哦了一聲，揚着眉毛兒，十分得意的樣子。說道：

「魏律師！你莫非說的是他們兩個孩子的親事嗎？」

「對了，何太太！你心中不知有什麼成見嗎？」

「我根本沒有什麼成見，只要魏律師不嫌他是個沒知識的笨孩子，你肯這麼的抬愛，看中他做女婿，那我還有什麼話兒可說呢？當然，我是一萬分的贊成！」

「只要何太太也認爲我女兒尙可以做你家媳婦的話，那麼這頭親事就決沒有其他的問題了。」

「魏律師！你太客氣了，像麗小姐這麼一個賢淑的好姑娘，我覺得和我玉明女兒相較，那就更有天地之差別了。」

何太太說到後面，把笑容收起了，她似乎有點痛苦，遂又低低的嘆了一口氣。家驊向她又安慰了一番，這時廚下開上飯菜，因爲是特地在早晨關照好的，所以小菜是特別的豐富。飯畢，家驊另有公事外出。臨走對何太太說道：

「何太太！其實我們已經是親家了，所以往後我也不和你們客氣，你也不必受什麼拘束，好在臥房都給你弄舒齊了。一切之事，還得請你照顧才好。」

「魏律師！我真說不出什麼話來向你表示感謝才好。」

「我們成了至親，本來還說什麼感激兩個字呢？麗英！今天是星期六，你下午不上學校，還是陪伴你婆婆到外面去看場電影，給她老人家散散心。我見她爲了這些分產的事，真

也氣壞的了。」

家驊說到末了，又向麗英低低的關照。麗英聽父親直截的就說婆婆，一時真有點兒難爲情，遂也只好含笑答應。這裏待家驊走後，麗英健生何太太三人真的到大光明去看了一場電影。

從此以後，何太太身旁有麗英孝孝順順的侍奉作伴，所以把她的煩悶也就慢慢地打消了。健生和麗英早出晚歸，很守本分的努力用功，十分勤讀。家驊見了，也十分的歡喜。

光陰匆匆，不覺過了深秋，已經是到了隆冬的季節了。家驊和何太太已經商量定當，準於十一月十五日爲健生麗英作爲訂婚的日子。既然商量已定，在三天之前，大小各報上已經登載了何健生魏麗英兩人的訂婚啓事了。

八 始悟簸弄慘演鏡花月 始悟簸弄慘演鏡花月

何健生魏麗英的訂婚啓事既然在報紙上登載出來；那麼玉明在翻閱報紙的時候，當然也會看得到的。在她看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玉明心中却感到無限的心痛。這是爲什麼緣故呢？原來在這兩個月的日子中，玉明向祖同屢次催促早日結婚，祖同却總是一味的拖延，一回兒反悔不肯做何家的入贅女婿，一回兒又向玉明假情假義的溫存。玉明已經被他一再的玩弄過了，所以在祖同眼中看起來，對於玉明當然也沒有像從前那麼的可珍貴了。

這天玉明在家裏，坐在沙發上，看到報上的訂婚消息，她忍不住暗暗的流起淚來。一陣陣的思想着，覺得祖同雖然是幫助自己打勝了官司。不過在我酒後對我這一陣子侮辱的情形猜測，可

見他對我完全沒有一番真正純潔的愛。現在我是剩了孤零零的一個人，除了顧影自憐之外，我更還有向什麼人去訴苦好呢？王明正在暗自傷心，忽然見祖同喝醉了酒，跌跌衝衝的回來。因為時已晚上八點左右，玉明有點生氣的樣子。說道：

「哼！我在這裏等你吃飯直等到這個時候，誰知你在外面又和不知什麼酒肉朋友在一塊兒胡調？喝得這個樣子。祖同！你……也多少給我掙一口氣呢？」

「你叫我再掙氣還要怎麼樣掙氣才好呢？王明！對不起！那麼你此刻快點兒自管吃飯吧！我在外面喝點兒酒，這也算不了是荒唐呀！」

祖同賠了笑臉，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還不住地打酒噎。玉明把報紙丟到他的身懷裏，怨恨地白了他一眼。說道：

「你看報紙吧！健生和麗英都已訂了婚，我們這頭婚姻還是這麼的懸宕着。唉！這樣不清不白的的生活我怎麼再能過得下去？你叫我吃飯，我如何還能吃得下飯？誰像你昏天黑地的只管在外面化錢，一點兒前後都不顧到。祖同！我問你，你到底存心和我結婚不結婚？」

「哦！哦！你是爲了他們訂婚而感到煩惱的嗎？其實，這算不了什麼希奇？頂便當，我明天也去和你登一則訂婚的啓事好了。」

祖同却把報紙擦在地上，看也不看的，自管莫名其妙的胡說着。玉明怨恨極了，向他罵了一聲放屁！說道：

「你喝醉了酒，你在說些什麼屁話？我們還用訂什麼婚？我們是快應該早點兒結婚了。假使明兒肚子大起來，你叫我怎麼樣見人才好呢？」

「結婚就結婚，這也是一件便當的事情，玉明！你何苦發這麼大的脾氣呢？來，來，來，你給我倒盃茶喝吧！」

玉明見他一面說，一面又連連的打嚏。遂走到桌邊去，倒了一盃茶，親自端到祖同的手裏，讓他喝了兩口。正在這個時候，忽然見笑鶯在門框子中出現了，她還哈哈地狂笑了一陣。玉明回頭去看，倒是一怔。只聽笑鶯用了尖銳的喉嚨，一面指了指祖同。冷笑地說道：

「我知道你一定又到這裏來了，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兒可說呢？何玉明！我看你也太不要臉了！你怎麼把祖同藏在你的閨房裏？你們到底是在幹些什麼勾當呢？」

「石笑鶯！你是什麼狗東西？你敢來管我的閒事？我把祖同藏在家裏，和你有什麼相干呢？你……沒有資格再走到我的臥房裏來！」

玉明聽笑鶯竟對自己這樣的責問，一時倒豎了兩條柳眉，瞪着眼睛，向她大聲地叱喝。笑鶯把手指在自己鼻上一指，忍不住又哈哈地笑道：

「什麼？不與我相干？你知道祖同是我的什麼人？哈哈！我怕你瞎了眼睛！昏了頭啊！」
「啊！他是你什麼人？你說，你說！」

玉明覺得笑鶯來得兀突，而且她話中顯然是有了蹊蹺；因此也不免大吃了一驚。向祖同望著，表示非常的焦急。祖同雖然是和石福華笑鶯三人做好了圈套，但表面上不得不裝出虛心而又

竭力故作認真的神氣。向笑鶯喝道：

「你在這裏瞎鬧些什麼？」

「鬧什麼？我不來鬧，難道給你們快快樂樂在這裏幽會嗎？」

「什麼？你敢放屁！你……簡直是瘋了！」

玉明氣得什麼似的，她幾乎趕上去要和笑鶯拚命的樣子。但祖同却把玉明拉住了，自己走了過去，把手向房門外一指。喝道：

「笑鶯！你給我出去！」

「出去？沒有這麼容易吧！我是起過誓才來的，今天非跟你們把這筆賬算清楚了不可的了。」

「你要算什麼賬？笑鶯！你再不走，我可對你不客氣了。」

「你……你對我不客氣？哈哈！好極了，你有了這個賤骨頭，你就把我忘記了不成？世界上沒有這麼便當的事情，就說我們還沒有結過婚，但事實上你到底是我的未婚夫。玉明！我老實警告你，你要嫁給祖同，哼！只怕也只有一个姨太太的分兒了！」

笑鶯對玉明白了一眼，她的言語在諷刺之中還包含了一點自鳴得意的成分。玉明的心兒是像小鹿般的亂撞起來，她羞紅了粉臉。但還不甘示弱的說道：

「你說什麼？他是你的未婚夫？我不相信，祖同！你應該給我一個明白的回答。」

「你聽她這個賤人的亂話，笑鶯！你還不快給我滾出去！我真的不和你客氣了！」

「好！好！你們一個姦夫，一個淫婦，想來欺侮我嗎？我今天把這條性命就和你拚了吧！」笑鶯一面說，一面撲到玉明身上來，兩人便扭做一堆打起架來。玉明想不到自己會受了她這樣的虧，遂一面高喊她新用的僕婦趙媽！一面和她抵抗，因為氣憤過了度，所以她竟使不出一點兒勁道來。這就被笑鶯抓住了頭髮，結結實實的打了兩個耳光。祖同在旁邊見了，覺得也不能讓玉明太受了委曲。所以上前把笑鶯用力拉開，拖着她向房外就走。笑鶯口裏還不停地哭罵道：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和她拚命！她這個淫婦不要臉！佔了我的未婚夫不放走，她……真是一隻不要臉的狐狸精！」

「好了，好了，你快點回去吧！」

祖同却並不敢打她，只把她拉着出去。玉明撫着自己被扯亂的蓬頭髮，她頹然地在沙發上坐下，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受過這樣侮辱，今天却被笑鶯打了兩記耳光，而且還這樣辱罵了一頓，越想越氣，越氣越傷心，這就伏在沙發臂膀上忍不住嗚嗚咽咽地哭泣起來了。這時趙媽方才匆匆地奔進來，一見小姐在哭泣，倒是一怔。便急急地告訴道：

「小姐！你快不要哭了，外面有個人來找小姐。」

「找我？是誰？」

玉明方才停止了哭泣，抬起頭來，驚訝地問。不料這時，只聽有人在回答了一句是我。玉明向房門外一望，只見石福華像魔鬼般地在房門口出現了。他嚇嚇地冷笑了一陣，在燈光之下見到他那副猙獰的臉孔，使她那顆脆弱的心頭忐忑地會感到極度的緊張起來。這就站起身子，用了顫

抖的聲音。問道：

「你……你……來幹什麼的？」

「我嗎？我來看看你！」

「我不需要你來看我，對不起！這裏是我的閨房，有話請你到客廳裏來談吧！」

玉明一面說，一面便向房外走。但石福華却把她叫住了冷笑了一聲。說道：

「玉明！你不要走！我只問你兩句話，何必到外面去！」

玉明並不理睬他，只管向外面走了。福華這就不得不跟她到了客廳，用了嚴肅的態度。問

道：

「玉明！我的女兒笑鶯剛才到過這裏沒有？」

「唔！來過剛走！」

「祖同呢？」

「一道走的！」

「玉明！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把我女婿祖同，成天成夜地弄在你的身邊，未免也太不知廉恥了。」

石福華用了嚴責的口吻，向她陰險地說。玉明紅了臉兒，她也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因此反而默無一語。福華遂接下去說道：

「好一個貞潔的姑娘！你怎麼也會幹出這樣下流的事情來呢？」

「石福華！你有資格來管我的閒賬！給我滾！」

「不用你下逐客令，我自然會走，但是我還得說幾句話！」

「不許你說！不許你說！你給我走！」

玉明的神經是受了極度的刺激，所以她有點瘋狂的樣子，把手向門外直指。石福華忍不住又哈哈地大笑了一陣，還是態度安然的神氣。冷冷的說道：

「這可是我的自由了，何玉明！你是一個聰明的姑娘呀！你會和弟弟聯合在一起把我父女趕跑呀，但是你太不掙氣了！你到底又和弟弟鬧翻了，而且，而且，把母親也趕了，只留了章祖同一個人，夜裏可以和你做伴。你……真是有了男人，沒有父母兄弟的賤東西！哼！在我的面前，却偏裝正經的樣子，真是不要你的臉！」

「哦！我明白了，祖同這個沒有心肝的狗東西！」

玉明聽福華什麼都知道了。可見得祖同和他時常在一起的，所以他才會知道得這樣的詳細。說不定祖同還是他指使出來，叫他來搬弄是非的，一時痛恨入骨，遂咬牙切齒的罵着。福華笑道：

「你還只有現在明白嗎？我老實告訴你，你假使願意做章祖同的姨太太，那你就把我叫得好聽一點的了。」

「好！好！你們串通一氣的來捉弄我，我這才知道是上了祖同的當！石福華！你給我滾出去！」

福華見她趕了上來，在她的眼睛裏好像要冒出火星來的樣子。因為要出自己的口怨氣，所以石福華要把玉明氣得做不了人，他在袋內取出兩張筆據來，又哈哈地笑起來。說道：

「玉明！只怕你也沒有資格可以來趕我走了，因為這屋子的主人我也是其中一分子了！哈哈！哈哈！」

「啊！你……你……這是打那裏說起？你有什麼憑據可說是這裏的屋主人？」

「我嗎？我唸給你聽吧！茲！章祖同向石福華借款一千五百萬，到期未能歸還，特將何玉明名下分得之洋房半座，暫時抵押與石福華名下，恐後無憑，特此爲證！……玉明！你聽清楚了沒有？假使你不相信，你可以看看你給祖同這張筆據，也在我的手裏！哈哈！你縱然有孫行者那麼的本領，但結果，還是逃不出我的手掌之中！」

「還我！你這吃人的魔鬼！」

玉明再也想不到祖同完全是做了福華的傀儡，她在瘋狂之餘，還想奪回這張筆據，遂趕撲上去伸手就搶！但福華却早已藏到背後，把她輕輕一推。笑道：

「反了，反了，這是什麼世界？你就可以動手搶嗎？何玉明！你要清楚一點，這兩張筆據在我的手裏，我明天就可以來收回這一半的屋子。那怕你和我打官司打到高等法院去吧！這回子你就贏不得了。哈哈！哈哈！……」

玉明被他一陣笑後，她氣得手腳冰涼，全身有點發麻，一陣氣急，湧上心口，她喉間感到一陣腥氣，這就哇的一聲，吐出一口血來。同時身子搖了兩搖，便跌倒地上去了。石福華却萬分得

意地向她逗了一瞥含有該死意思的目光，揚長自去。但急壞了旁邊站着的趙媽，連忙把玉明扶起身子，高叫小姐！小姐！你怎麼啦？玉明被趙媽一陣子叫醒，遂定了定心神，在沙發上頹然坐下。說道：

「我沒有什麼，趙媽！你給我靜靜的坐一回，你出去，有事我再叫你！」

「小姐！你喝茶嗎？」

「不！你出去！」

趙媽無可奈何的退到外面去了，玉明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呆呆地不哭也不淌淚，她心中在想這件事情應該有個最後的解決。祖同完全被福華利用，他不過是糟蹋了我的身子，至於其他一切的好處還是握在石福華的手裏。假使我認為這樣吃點兒虧就算了，索性走出到外埠去吧！那麼這似乎太便宜了石福華，而且我在母親和弟弟的面前拿什麼話去交代？當然，我這一口冤氣是不能不出的。但身子已經不清白了，而且父親一半房產被人奪了。因為有了這兩張筆據，我真的連官司都無從打起？想到這裏，真是心痛若割，不由淚如泉湧。忽然她想到了有一條路可以走，這條路可以報道一次受虧的大仇！雖然對於這世界還有點依戀之情，但爲了報仇，她已經是下了一個最後的決心了。玉明在經過一番考慮之後，遂走到寫字檯旁，從抽屜內取出信箋，很快地寫了一封信，摺了信箋，套入信封，在信封上又寫健生弟親拆五個字。然後高聲叫道：

「趙媽！趙媽！」

「小姐！你有什麼吩咐？」

「把這封信送到魏公館去，交給健生少爺。」

「魏公館在那裏？健生少爺是誰？」

「在華龍路五零三號，健生少爺就是我的弟弟，他接了這封信就知道的。你快去，你快去！這是車鈿！」

趙媽接了鈔票，遂匆匆的走了。玉明站起身子，在室中團團地踱了一個圈子。正欲入內進房去，忽然見祖同從外面又匆匆奔進來。他滿面賠了笑臉。向玉明打躬作揖的說道：

「玉明！你不要生氣，你也不要誤會，這賤人真不是人養的，竟莫明其妙的來咬我一口，誰要有她這樣的未婚妻，那真是在倒霉！」

「哼！祖同！你瞞得我夠苦了，你也捉弄我夠苦了。事到今日，你何必再向我花言巧語的做戲文呢？」

玉明冷笑了一聲，因為她已心痛到了極點，所以再沒有精神來大聲說話，她的喉間不免帶有淒婉的成分。祖同還裝做一本正經的神氣，溫和地說道：

「玉明！假使你一定要承認她真的是我未婚妻，那你就完全上她的當了。」

「可是我倒並非上她的當，却完全上了你的當！總而言之，這是我終身洗刷不淨的一種恥辱！我對不起我的祖先，我對不起我的父母，而且……我也有點對不起我的弟弟！祖同！你雖然是達到了目的，但是你給石福華利用了去，我覺得你爲了別人家，而犧牲了你一生的幸福，這是不值得的！而且我也爲你的前途可惜！」

祖同聽玉明這樣說，心頭別別的一跳，因為玉明後面這兩句話，在他心眼兒上有點同感。所以他也懊悔起來，挨近身子去，把手搭到她的肩胛上。低低的說道：

「玉明！你允許我再改過自新嗎？真的！石福華把我完全利用了。」

「祖同！請你不要再靠近我！你要再多碰我一碰，我的靈魂會感到多一種不安！你把我分給你半座屋子的筆據也交給了福華，而且又甘心情願的把屋子抵押給他，我覺得你這並不是完全聰明人所作的事。因為我把身子也交給了你，在你我之間多少還有一點感情存在，況且我和你也不是七世冤仇，你何苦要聽石福華的話來陷害我？即使我被你們害得丟臉出醜，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再說，你恐怕還是逃不了法律制裁的！」

「玉明！我聽了你這一番話，我完全覺悟了。是的，我真是世界上第一愚笨的人，我為什麼要這樣的做呢？唉！難怪你要怨恨我入骨的了。」

祖同越想越悔，他幾乎要流淚的樣子。但玉明却淡淡的一笑，逗給他一瞥輕視的目光，把身子離開了他，坐到沙發上去。說道：

「我倒並不怨恨你，我只怨自己的情感太脆弱，自己的氣量太狹窄！我為什麼要和弟弟打官司？我為什麼却要那些做個男子的新奇思想？到現在，我究竟是什麼都失敗了。我只有放棄我以前那種希望，讓我早一點得到一個永遠的歸宿。雖然我在這人生的旅途中已受到了你的傷害，但我可不願苟延殘喘地給人家聽到我的呻吟！」

「玉明！你這是什麼話？」

「哼！你不懂嗎？我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玉明！你不要悔心到這個樣子，我們還可以重新做個人！雖然這一半屋子被石福華奪了去，但還有一半屋子，我們還可以創造一個新的家庭！玉明！我一定做個何家的子孫，但我可以不管理一切的家產，我明後天就可以跟你結婚！玉明！請你饒恕我的罪惡，可憐我的愚蠢吧！」

祖同跟到她的旁邊，說完了這幾句話，他已在玉明的面前跪了下來，大有懺悔的意思。玉明却閉了眼睛，默不作答。祖同流淚道：

「玉明！你……難道永遠不再見我了？」

「是的，我永遠不願見你，不但是你而已，甚至是世界上其他的一切！」

玉明一面說，一面睜開眼睛，並不接觸到祖同的臉上。她站起了身子，急匆匆的奔到臥房裏去了。祖同慌忙也從地上爬起，急急地追到臥房裏去。但臥房門是關得緊緊地，祖同伸手急急叩門，裏面却並不作答。祖同以為女孩兒家不過是哭一場罷了，遂連喊玉明開門，一面在房外徘徊，心裏十分難過，不免輕輕的嘆氣。誰知忽聽蓬的一聲，好像是什麼東西倒下的樣子。祖同這才急了，遂即破窗而入。只見玉明跌在地上，喉間流了一片鮮血，旁邊落着一把尖銳的小刀。祖同想不到玉明會自殺，一時想起纏綿之情，不由十分悲痛，立刻開了房門，高喊阿三，是叫他把汽車備好送往醫院急救的意思。但在他拉開房門的時候，忽聽一陣皮靴之聲，只見健生家驊等領頭，後面跟了四名警察，匆匆到來。祖同心中一急，遂先告訴道：

「健生弟！你姊姊自殺了！」

「啊！自殺了？恐怕不見得，明明是你暗殺了她，老伯！別放走了兇手。」

健生奔至房門口一望，只見姊姊真的躺在血汨汨的地上了。他啊了一聲，竭叫起來，一面關照家驛，一面奔入臥房，把玉明抱在懷內，哭出聲音來。叫道：

「姊姊！姊姊！你爲什麼要自殺？你爲什麼要自殺呢？」

「玉明！玉明！唉！你：：你到底也有懊悔的日子嗎？」

何太太也從後面哭哭啼啼的撞進來，她是萬分心痛的叫着說。這時健生把玉明已扶到沙發上坐下，玉明口不能言；但聽了母親和弟弟的叫喊，似乎尚有知道的样子。把眼睛向他們望了一下，但很快的又合下了眼皮，同時在眼角旁湧上兩行悲酸的淚水來。何太太一摸她臉，已經冰冷，知道氣絕身死，不由放聲大哭。麗英站在旁邊，也忍不住揮淚如雨。這時家驛請四名警士把祖同上了手銬，祖同竭力聲辯，說並不是我謀殺她，的確是她自殺身死的，我根本沒有罪，爲什麼要把我押起來？那四名警士那裏由他分說，伸手先量他一下耳光，罵聲他媽的！這個屋子裏只有你們兩個人，她自殺，難道你袖手旁觀嗎？況且凶器都在，你還賴到什麼地方去？一面說，一面已給他上了手銬。家驛在旁邊說道：

「章先生！你不要叫冤枉，玉明小姐雖然死了，但是她有遺書在這裏。健生你把姊姊剛才寫給你的信，唸給他聽吧！也好叫他喊冤枉！」

「祖同！你聽着吧！」親愛的弟弟！我想不到你會有先見之明，在我眼睛裏真的出血的時

候，我的確又想到我親手足親兄弟了。弟弟！過去的事情，是我錯了；我不應該跟你打官司爭遺產！但是，這完全是祖同叫我這樣幹的，我是上了祖同的當。但祖同又受了石福華的指使，所以甜言蜜語的來欺騙我，把我的身子污了，而且逼我寫了一張筆據，說這座洋房一半該是歸祖同所有，而祖同把我那張筆據又交到石福華手裏，並且祖同又寫筆據給福華，說借款不能歸還，將該屋抵押給福華，預備將來和我打官司的計劃。他們完全是做好了圈套，謀奪我家產不算，還要逼我走上死路！我本當可以不死，但我活着，這張筆據不能作廢，現在我被他們逼死了，請弟弟給我報仇！我相信法官是賢明的，他一定也知道他們的陰險，來陷害我一個涉世未深的弱女子！弟弟！再會吧！來生！姊妹是個不孝女，還希在母親那裏代為告罪。並且祝你和麗英妹妹花好月圓！」祖同！你聽見了沒有？假使你認為不服的話，咱們到法庭裏再說吧！」

祖同聽健生朗朗地讀完了這封信，又說了這兩句話；一時低垂了頭兒，不覺默然。家驊說：

「這叫做冤有頭，債有主，你瞧着吧！石福華也是逃不了這法律的制裁！我們走罷！」
「他媽的！走！」

警士們又向祖同吡喝着說，祖同默默地跟着家驊走出房外去。他的耳朵裏還聽到何太太一陣悲悲切切哭女兒的哀聲，在這裏靜寂的黑夜之中淒怨的流動。他心中激起了無限的悔恨和慚愧，他的眼淚也滾滾地落下來了。

是非難逃公論，祖同和石福華究竟是繩法入獄了。玉明雖然是上了他們的當，但到底還是一個有智慧的姑娘；她留下了這一封遺書，到底是擊破了石福華像豺狼一般狡猾的陰謀。福華可說是做了一場春夢，他空有了這兩張筆據。結果，何姓的家產，還是仍舊落在健生的手裏。不過何太太的心中，多少受了一個創傷。同時笑驚姑娘，也永遠地沈淪在這罪惡的環境裏了。正是：

世事浮雲多變幻，

鏡花水月夢一場！

(完)

